

目 录

(一)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晏 婴

- 晏子春秋(选五) 2
- 景公欲诛骇鸟野人 2
- 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 2
- 晏子使楚 3
- 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 4
- 景公以晏子乘弊车弩马使梁丘据遗之 4

尹 文

- 尹文子(选四) 6
- 黄公二女 6
- 山雉与凤凰 6
- 田父得玉 7
- 庄里丈人 7

山海经

- 发鸠之山····· 8
 夸父追日····· 9
 黄帝女魃····· 10
 鲧禹治水····· 10

汲冢琐语

-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 11
 宣王之元妃献后····· 12

刘 向

- 新序(选三)····· 14
 晋平公盼得贤士····· 14
 政不平而吏苛····· 14
 叶公好龙····· 15
 说苑(选四)····· 16
 师旷劝学····· 16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 16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 17
 臬将东徙····· 18
 列女传(选二)····· 18
 鲁漆室女····· 18
 齐太仓女····· 19
 列仙传(选二)····· 21
 江妃二女····· 21
 萧史····· 22

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	23
燕丹子	
燕丹子	36
列子	
杞人忧天	42
宋人学盗	43
汤问	45
说符	54
神异经	
西王母与东王公	64
东方人	64
扶桑山玉鸡	64
东南方人	65
朴父	65
西海人	65
十洲记	
祖洲	66
郭宪	
洞冥记(选三)	67
武帝问东方朔	67
东方朔	68
丽娟	69
汉武故事	
金屋藏娇	70
太子断案	71

卫子夫	71
淮南王和李少翁	71
微行柏谷	72
神君	73
司马相如	74
汲黯	74
上郡有神	75
公孙卿	75
巨公	76
短人	76
汉武会西王母	76
汉武广造宫观	77
拳夫人	78
秋风辞	79
汉武驾崩	79
茂陵	80
宣帝尊孝武庙曰世宗	80

汉武内传

西王母会汉武帝	81
---------------	----

陈 寔

异闻记(选二)	83
效龟息不死	83
王余鱼池	84

曹 丕

列异传(选十五)	85
----------------	----

陈宝	85
怒特祠	86
千将莫邪	86
鲁少千	86
公孙达	87
鲍子都	88
蒋济亡儿	88
张奋宅	89
宗定伯卖鬼	90
北海营陵道人	90
谈生	91
蔡支	92
狸髡千人得为神	92
彭城男子	92
王周南	93

张 华

博物志(选四)	94
八月槎	94
千日酒	94
蜀山猥獯	95
前汉豕人	95

邯郸淳

笑林(选十一)	97
长竿入城门	97
山鸡凤皇	97

	隐形叶	98
	随典仪口倡	98
	把火照我	98
	肠烂将死	99
	俭啬老人	99
	得物唯食	99
	府佐曲单.....	100
	吊丧赍豆.....	100
	谒见邑宰.....	100
异 林		
	钟繇.....	101
郭 璞		
	玄中记(选四)	102
	炎火山.....	102
	终南山梓树.....	103
	毛衣女.....	103
	狐妖.....	104
王 浮		
	神异记(选二)	104
	银杖.....	104
	虞洪采茗.....	105
葛 洪		
	西京杂记(选五)	106
	身毒国宝镜.....	106
	王媪.....	106

武帝乳母·····	107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108
匡衡·····	108
神仙传(选二)·····	109
魏伯阳·····	109
李阿·····	110
千 宝	
搜神记(选六十)·····	111
赤松子·····	111
彭祖·····	112
葛由·····	112
淮南八公·····	112
刘根·····	113
蓟子训·····	113
左慈·····	114
于吉·····	115
介琰·····	116
吴猛·····	116
董永·····	116
杜兰香·····	117
弦超·····	118
寿光侯·····	119
天竺胡人·····	120
李少翁·····	120
营陵道人·····	121

白头鹅	121
夏侯弘	121
管辂	122
费孝先	123
华佗	124
胡母班	124
糜竺	125
蒋山祠	126
丁姑祠	128
赵公明参佐	129
三王墓	130
王祥	131
郭巨	132
东海孝妇	132
乐羊子妻	133
韩凭妻	133
邓元义	134
范巨卿张元伯	134
女化蚕	135
河间郡男女	136
贾文合	137
李娥	137
温序	139
苏娥	139
秦巨伯	140

紫玉·····	141
驸马都尉·····	142
崔少府墓·····	143
汝阳鬼魅·····	144
钟繇·····	145
张汉直·····	145
顿丘鬼魅·····	145
度朔君·····	146
树神黄祖·····	147
张茂先·····	147
刘伯祖狸神·····	149
阿紫·····	149
宋大贤·····	150
安阳亭书生·····	150
汤应·····	151
李寄·····	151
千日酒·····	152
义犬冢·····	153

搜神后记

丁令威·····	154
仙馆玉浆·····	154
剡县赤城·····	155
韶舞·····	156
桃花源·····	156
穴中人世·····	157

贞女峡·····	158
姑舒泉·····	158
鼠市·····	158
比邱尼·····	159
蜜蜂螫贼·····	159
徐玄方女·····	159
李除·····	160
李仲文女·····	161
白水素女·····	161
清溪庙神·····	162
临贺太守·····	163
腹中鬼·····	163
鬼设网·····	164
竺法师·····	164
白布袴鬼·····	164
虹化丈夫·····	165
熊穴·····	166
杨生狗·····	166
斫雷公·····	167

曹 毗

曹毗志怪(选一)·····	168
昆明池灰墨·····	168

祖台之

祖台之志怪(选七)·····	169
藻居·····	169

陶侃营葬·····	170
徐元礼嫁女·····	170
曹著与庐山使君女·····	170
千里牛·····	171
桐郎·····	171
江黄·····	172
孔 约	
孔氏志怪(选三)·····	172
卢充冥婚·····	172
钟会荀勖·····	174
龟女·····	174
戴 祚	
甄异传(选九)·····	175
张闳·····	175
谢允·····	176
吴清·····	176
碧玉·····	176
张牧·····	177
秦树·····	177
华逸·····	178
夏侯文规·····	178
杨丑奴·····	179
荀 氏	
灵鬼志(选七)·····	180
嵇康·····	180

周子长·····	180
南郡议曹掾·····	181
胡道人·····	182
间剿·····	182
外国道人·····	182
张应·····	183

灵异传

木雕鸽·····	184
刘照·····	185
胡熙女·····	185
欧明·····	186
王更生·····	186
邹览·····	187

王 嘉

拾遗记(选三)·····	188
周穆王·····	188
夷光·····	189
怨碑·····	190

裴 启

语林(选十一)·····	191
郑玄马融·····	191
孔嵩为卒·····	192
阳冻眠·····	192
床头捉刀人·····	192
杨修读曹娥碑·····	193

夏侯太初·····	193
刘伶断酒·····	194
夏少明投裴逸民·····	194
日近长安远·····	194
心中难测·····	195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	195
郭澄之	
郭子(选六)·····	196
好色不好德·····	196
许允新妇·····	196
王浑妻择婿·····	197
无可复相报·····	197
荧惑复入太微·····	198
张凭举孝廉·····	198
鬼神列传	
陈超·····	199
刘敬叔	
异苑(选六)·····	200
夜郎竹王·····	200
紫姑神·····	201
象·····	201
白鹤精·····	202
祖父庙·····	202
冥姻·····	202
刘义庆	

世说新语(选三十七)	204
管宁割席	204
庾公不卖的卢	205
阮光禄焚车	205
身无长物	206
小时了了	206
覆巢之下无完卵	206
新亭对泣	207
未若柳絮因风起	207
七步诗	208
掷地作金石声	208
无信无礼	208
鬼神有无	209
嵇康临刑	209
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209
东床坦腹	210
谢公与人围棋	210
周处	210
戴渊	211
人琴俱亡	211
天壤王郎	212
张、谢优劣	212
传神阿睹	213
吴郡卒	213
雪夜访戴	214

钟会访嵇康·····	214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	214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	215
共作危语·····	215
望梅止渴·····	216
温峤自媒·····	216
石崇每要客燕集·····	216
石崇与王恺争豪·····	217
王蓝田性急·····	217
谢无奕性粗强·····	217
何充直言·····	218
王敦初尚主·····	218
白首同所归·····	219
幽明录(选七十五)·····	219
鹰搏大鹏雏·····	219
刘、阮入天台·····	220
陈仲举微时·····	221
黄原妙音·····	221
孙钟得示葬地·····	222
葛祚斫榘·····	222
陈仙见鬼·····	223
洛下洞穴·····	223
娥潭·····	224
甲人乙脚·····	224
干庆·····	225

王长豫	225
干霍乱	226
舒礼不复作巫师	226
快犬的尾	227
牵腾	227
庾崇	227
陈都尉	228
陈素	228
捉鬼还魂	229
射师与白鸟	229
鸛鸽	230
王彪之	230
深山狸	230
终祚	231
索卢贞	231
王某	232
阮瑜之	232
狸精	233
李巫	233
有一师从远来	234
陈良	234
宫亭庙	235
易头面	235
颜从	235
诸葛长民	236

安定人姓韦·····	236
黄祖·····	236
陈庆孙·····	237
无患·····	237
曲阿湖獭精·····	238
亡妇生儿·····	238
姚牛·····	238
费升·····	239
鸡精·····	239
诸葛氏兄弟·····	239
薛重·····	240
卖胡粉女子·····	240
徐郎·····	241
甄冲拒婚·····	241
刘道锡·····	242
王明儿·····	243
王矩·····	243
马仲叔和王志都·····	244
石氏女·····	244
方山亭妖魅·····	245
树神·····	245
张缝家鬼·····	245
蛇龟鼯妖·····	246
刘儻·····	246
岩石·····	247

赵泰	247
白鹤墟獭精	249
吏母	249
汤林枕中富贵	250
河伯女	250
罗刹	251
安息国王子	251
新死鬼	252
施子然	253
徐长	253
彭虎子	253
任怀仁	254
康阿得	254
石长和	255
宣验记(选十六)	256
张融之孙	256
惠祥	257
安荀	257
群蜂护法	258
车母	258
沈甲	258
高荀	259
吴唐	259
沛国周氏	260
孙皓尿佛像	260

鸚鵡灭火·····	261
孙皓欲灭佛·····	261
孙祚·····	262
郭宣·····	262
佛佛·····	263
丁零·····	263
东阳无疑	
齐谐记(选六)·····	264
蚁王·····	264
薛道恂·····	264
麻姑华本·····	265
狂食病·····	265
母化虎·····	266
国步山·····	266
虞通之	
妒记(选五)·····	267
桓妻南郡主·····	267
王丞相曹夫人·····	268
谢太傅刘夫人·····	268
士人妇·····	268
荀庾氏·····	269
祖冲之	
述异记(选二十八)·····	270
比肩人·····	270
黄耳犬·····	270

梁清	271
蔡铁	271
黄苗	272
区敬之	273
山猱	273
不食狗肉	274
庾季随	274
薄绍之	275
曹宗之	275
胡庇之	276
索万兴	277
郭秀之	277
陶继之	278
黄父鬼	278
费庆伯	278
庾某	279
王瑶家鬼	279
毕众宝驄马	280
徐氏	280
张乙	281
王文明	281
朱道珍	281
崔基	282
周义	282
梁莹	282

伍考之	283
王 琰	
冥祥记(选五十八)	283
汉明帝遣使取经	283
羊祜	284
仕行	285
赵泰	285
支法衡	288
霍山泉	289
耆域	289
佛调	290
键陀勒	291
抵世常	292
康法朗	292
竺长舒	293
龙泉精舍	293
于法兰	294
何充	294
竺道容	294
闕公则	295
滕普	295
竺法进	296
大品	296
史世光	297
张应	297

董吉	298
周瑄	299
孙稚	300
窦传	301
比丘尼	301
李清	302
吕竦	303
徐荣	303
竺法义	304
唐遵	304
丁承	305
张崇	306
王懿	307
程道惠	307
慧达	309
庾绍之	311
释法安	312
石长和	312
赵单	313
仇那跋摩	314
陈安居	314
僧规	316
竺慧炽	318
释道罔	318
司马文宣	319

县远·····	320
释智通·····	321
仑氏二女·····	321
刘龄·····	322
马虔伯·····	322
阮稚宗·····	323
邢怀明·····	324
陈秀远·····	324
智达·····	325
袁廓·····	327
董青建·····	328

沈 约

俗说(选四)·····	330
买得郎·····	330
殷伯仁·····	330
书簏·····	330
荀妇妒·····	331

陶弘景

冥通记(选一)·····	332
六月十一日夜·····	332

吴 均

续齐谐记(选六)·····	333
紫荆树·····	333
洛水白獭·····	333
阳羨书生·····	334

七夕牛女·····	335
五花丝粽·····	336
清溪庙神·····	336

殷 芸

殷芸小说(选十)·····	338
始皇蒲·····	338
汉高祖手敕太子·····	338
高祖初入咸阳宫·····	339
汉武帝尝微行·····	339
丁缓·····	340
神鼎·····	340
蹇鞠·····	341
魏武少时·····	341
庾后持尺威帝·····	341
怪哉·····	342

刘之遴

神录(选一)·····	343
由拳县·····	343

颜之推

冤魂志(选七)·····	344
江陵士大夫·····	344
徐铁臼·····	344
张绚·····	345
弘氏·····	346
太乐伎·····	346

张稗	347
王恂	348
集灵记(选一)	348
王谌	348
续异记	349
徐邈	349
施子然	349
朱法公	350
祥异记	350
元稚宗	351
慧进	351
神怪录	352
王果	352

先秦

晏 婴 (? —前 500)

字平仲，尊称晏子。春秋时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前 556），其父晏弱死后，婴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晏子春秋》相传为晏婴所作。凡八卷，一至六卷为内篇，七至八卷为外篇，共二百十五章。这部书实际是后人采撷古书里和民间传说中有关晏婴的遗闻轶事，经过加工整理而成。刘向叙录称《晏子》。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晏子》，列在儒家。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则称《晏子春秋》。全书由很多短小故事组成，语言简练，文笔生动，从各个侧面深入细致地刻划出了晏婴这位活生生的幕僚长的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注本以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较通行。本书所选的几则故事，皆以 1982 年中华书局版吴氏本为底本。

晏子春秋 (选五)

景公欲诛骇鸟野人

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夫鸟兽，固人之养也，野人骇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后，弛鸟兽之禁，无以苛民也。”

选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在《晏子春秋》中，有关晏子要求齐君不要过分残杀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等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多的篇幅。这篇文章即写晏子对齐君滥施刑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爱民思想。（方勇）

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

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而问于公曰：“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公矍然曰：“从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属狱。”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为君数之，使知其罪，然后致之狱。”公曰：“可。”晏子数之曰：“尔罪有三：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公喟然叹曰：“夫子

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选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春秋战国时期，人欲横流，尤其是最高统治阶级，往往无节制地追求声色之美和狗马之乐。这篇文章就有力地揭露了齐景公爱马轻人的残暴本质，同时也表现了晏子这位“惠人”极力主张保全人民生命的思想，以及他临事从容不迫，谈笑风生，应付自如的才能和性格。（方 勇）

晏子使楚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侯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选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刘向《晏子叙录》说，晏子“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本文写他出使楚国，面对敌手对自己的侮辱，能够从容不迫，用巧妙的辞令给以有力的反击，既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又展示了自己机智敏捷的外交家风度，因此晏子使楚的故事一直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后人从这则故事中不难悟出这样一条真理：一切以损人动机出发的行为，必然以害己的结果告终。（方 勇）

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

晏子将至楚，楚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选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从内容看，与上篇为姊妹篇，所记述的也是晏子出使楚国，用辞令战胜楚王而不辱使命的故事。但相比之下，本文的辞令更为幽默生动，情节更为波澜起伏而富于戏剧性，晏子机智勇敢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整个故事赋予人们的启示更为深刻，因而就更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方勇)

景公以晏子乘弊车 驽马使梁丘据遗之

晏子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说，趣召晏

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

选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子三次辞却齐景公赐与辂车乘马，带头提倡节俭，防止奢侈糜费，这在当时齐国“公室骄暴”，统治阶级一味追求穷奢极侈生活方式的风气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方 勇）

尹 文

战国时人，生卒年不详。齐宣王时，居稷下，不做官而论议，与宋钲齐名。《庄子·天下》篇谓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则其处世哲学与老庄相类似。但《天下》篇又谓其“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不忘天下，日夜不休”，这却与道家的避世思想相离异，而适与墨家之旨相接近了。总之，他的学说具有广收并纳的特点。

《汉书·艺文志》著录《尹文子》一篇，相传为尹文所撰。其书在汉末已多脱误，魏黄初末，山阳仲长氏聊试条次，撰定为上、下篇。但学者或疑非但现存《尹文子》上、下篇为后人伪撰，即所谓仲长氏条次撰定云云，亦为后人所依托。尽管如此，《尹文子》书中所记述的先秦人物故事、寓言小品，却大多显得“文简理丰”，“辞约而精”，往往为后人所称引。注本以近人王启湘的《尹文子

校论》较通行。

尹文子 (选四)

黄公二女

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

卫有鰥夫，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姝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

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

选自《尹文子·大道上》。作者旨在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违名得实”（不顾丑恶的名声而得到了美好的实情）之事是屡有发生的。但这则故事的形象本身却告诉我们，谦虚固然是人的美德，然而，歪曲实情的过分谦卑却会造成名实的乖离，以致把事情搞糟。（方勇）

山雉与凤凰

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

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凰，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

选自《尹文子·大道上》。作者意在说明，“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即虚假的东西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以假乱真，被人们奉为至宝。因此，凡事都必须“别彼此而检虚实”，以免把虚假当作真实。（方 勇）

田父得玉

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一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庑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弃于远野。

邻人无何，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贺曰：“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玉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

选自《尹文子·大道上》。作者引用这一故事，也是为了说明名实相乖的现象：“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但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无知者实在可悲，他手捧至宝也毫无用处；诈骗者实在可恨，他利用人家的无知而为自己大捞一把。（方 勇）

庄里丈人

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毆。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声不转，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几殪。

选自《尹文子·大道下》。长子以名曰“盗”而被缚，次子因名为“殴”而被殴，说明名者虽为实之宾，但如果滥用名称就容易造成误会，以致严重影响到实际内容。因此，名实相滥的现象，是必须加以澄清的。（方 勇）

山海经

中国最古的地理著作，主要记载古代传说中的地理。自西汉以来的正统说法，都认为是大禹、伯益所记。近代学者则多数认为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当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作品，西汉初年又有所补益。全书十八卷，共三万一千多字，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资料。《汉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于刑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把它入地理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为“小说之最古者”。鲁迅先生认为它是“古之巫书”。

《山海经》原来有文有图，故又称《山海经图》。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图画部分已经全部散佚。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画，全部是后人补画的。晋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其后考证注释本有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今人较好的注释本，有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以下四篇均选自《山海经》。

发鸠之山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

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詵。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选自《山海经·北山经》。据六朝小说《述异记》，精卫又名誓鸟、冤禽、志鸟，俗称帝女雀。这则神话记载炎帝的女儿女娃淹死于东海，愤恨难平，其精魂遂化为小鸟，决心口衔木石以填平大海。她不以自身为小，不以东海为大，要以持久的努力，为人类彻底解除水患，这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要求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人们在传诵过程中赋予精卫以文首、白喙、赤足的美丽外形，寄托了大家对那些曾经为民除患的英雄们的赞美之情。（方 勇）

夸父追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选自《山海经·海外北经》。太阳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谜。夸父与太阳赛跑，赶上太阳，并闯入烈日之中。这则神话既反映了我们祖先要求认识太阳和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愿望；夸父死后遗下手杖，化为一片桃林，这又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民族。（方 勇）

黄帝女魃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选自《山海经·大荒北经》。其中所记黄帝擒蚩尤的故事，从传说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反映了上古时期两个氏族间的斗争情况，是可以作为研究上古史的参考资料的。黄帝，相传称轩辕氏，亦即有熊氏，诛杀蚩尤之后被诸侯尊为帝，一直是中华民族正义的象征。蚩尤，当是一个氏族名，因战争失败而遭到了后人的诋毁。（方 勇）

鲧禹治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选自《山海经·海内经》。作品通过记述鲧、禹父子两代前赴后继，终于战胜洪水的事迹，热情赞扬了我国远古人民敢于与自然災害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这则故事还反映了阶级社会的萌芽意识。天帝动辄横暴无比，“杀鲛于羽郊”，说明人间已有了残暴统治的影子。“鲛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则说明他具有背叛统治者，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无私无畏精神。（方 勇）

汲冢琐语

原名《琐语》，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出自汲县战国魏襄王冢，故后人遂冠以“汲冢”二字。原书皆以战国古文字写成，头粗尾细，形似蝌蚪，故又称《古文琐语》。内容多杂碎怪妄，往往不可训知，因而《晋书·束皙传》谓其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其遗文记事之最晚者为赵襄子之亡，则此书似当成于战国初期至中期间。

《琐语》出土时为十一篇，经荀勖等人写定为十一卷。《隋书·经籍志》仅著录四卷，至南宋时全部亡佚。清人严可均、洪颐煊等各有辑本，辑得《琐语》遗文凡二十余条，其中较完整者有十五六条。以下二篇选自《汲冢琐语》。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

《琐语》已不同于《左传》、《国语》一类信史，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故事，虽人物名号多为实有，而其事则难可征信。本文叙述姜后劝谏周宣王的故事，首尾完整，形象逼真，但显然是一种传说，只能折光地反映出周宣王这位中兴之主从谏如流的性格特征。

（方 勇）

宣王之元妃献后

宣王元妃献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举。天子召群臣及元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体有不全，诸骨节有不备者，则可；身体全，骨节备，不利于天子，将必丧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于一人。”命弃之。仲山甫曰：“天子年长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将以是弃周，弃之，何益？天子弗弃之，且卜筮之言，何必从？”乃弗弃。

前人谓《琐语》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晋书·束皙传》），或“古今纪异之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本文就包含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是《琐语》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则文字。从今天来看，献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并不足为怪，群臣们把它与政治联系起来显然是荒唐的。（方 勇）

刘 向（前 77—前 6）

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之玄孙。初为谏议大夫，元帝时为中垒校尉，成帝时为光禄大夫。他精于经学、

文学和天文、算学。而论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校订整理图书方面。成帝时，在他的主持下，广搜公私藏书，编校重写。经过编校的图书，他都写了序录，汇集为《别录》一书，成为中国目录学之鼻祖。

刘向平生著述甚多，其中《新序》一书，凡三十卷（今传十卷，系宋曾巩所校定，较原本已有残缺），采集舜、禹至汉代史事轶闻之可为法戒者，分类编纂，以为统治者治国之借鉴。本书所选的《新序》故事，是以卢元骏的《新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刘向另一著作《说苑》，原二十卷，宋曾巩校书时仅存五卷，经搜辑得十五卷，与旧合为二十卷，乃复成全书。书中的大多数故事已能独立成篇，基本摆脱先秦寓言故事在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所处的附庸地位，在中国古代寓言发展史上向独立的寓言文学样式迈进了一大步。

《说苑》旧点校注释本不多。今人赵善治的《说苑疏证》（1985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版）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本书所选《说苑》寓言故事，即以赵本为底本。

《列女传》亦为刘向所撰，凡七卷，内容多是有关国家兴亡、得失成败的道理，旨在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可看成是我国早期的小说作品。

今传刘向撰《列仙传》凡二卷。其中一部分是上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另一部分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所写的故事内容则显然是传说之辞或“街谈巷语”，由此构成了一个荒幻怪异的神仙画廊。现在常见的《列仙传》本子，主要有《古今逸史》、《道藏》、《丛书集成补编》等本。本书所选《列仙传》小说，则是以《龙溪精舍丛书》王照园校正本为底本。

新 序 (选三)

晋平公盼得贤士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

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夫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

选自《新序·杂事第一》，又见于《说苑·尊贤》篇和《韩诗外传》卷六，文字稍有不同。说明不怕没有人才，只怕没有爱才之人。但有爱才之心，而不具备识才的慧眼，也只能网罗一群“毛毳”之类的冒牌货。（方 勇）

政不平而吏苛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妇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舆而问曰：“曷为哭哀至于此也？”妇人对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则曷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顾子贡曰：“弟子记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诗曰：“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选自《新序·杂事第五》。旨在揭露并控诉反动统治阶级所推行的苛政的残酷性。不难看到，此篇是改写《礼记·苛政猛于虎》而成。（方 勇）

叶公好龙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选自《新序·杂事第五》。叶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做过楚国的令尹，封于叶（今河南叶县），故称叶公。这里，子张借叶公名为好龙而怕真龙的传说故事，有力地讽刺了“好夫似士而非士”的鲁哀公，说明他口头上好士，其实言行不一，表里矛盾，并不好士。（方 勇）

说苑（选四）

师旷劝学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选自《说苑·建本》。说明学习不分老少，只要奋发努力，任何人受益无穷。（方勇）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而国人莫之服也。

选自《说苑·政理》，又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唯“景公”作“灵公”。这则故事形象生动，说明身在领导岗位的人，如有个人偏好而不加防范，便往往会造成上行下效的恶果，以致严重

地败坏社会风气。同时告诫在下的人，凡事都应该从实际出发，不要一味逢迎盲从上面的好恶。（方 勇）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辩哉士乎！仙仙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筐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选自《说苑·指武》，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家语·致思》等，文字略有不同。整个故事通过记述孔子师徒在一起谈论各人的政治抱负，反映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从艺术方面来看，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了各个人物的性格和情态，与《论

语》中“侍坐”章相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刘向此则故事，显然是从“侍坐”故事演变而来。（方 勇）

泉将东徙

泉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泉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泉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选自《说苑·说丛》。猫头鹰的叫声，为众人所厌恶，但它不从根本上改掉自己的毛病，仅想换个地方了事，其实这是徒劳的。这就启示人们，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不好印象，首先要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不能回避矛盾，想换个地方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方 勇）

列女传（选二）

鲁漆室女

漆室女者，鲁漆室邑之女也。过时未适人，当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其邻人妇从之游，谓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耶？吾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为有知，今无识也。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太子幼。”邻妇笑曰：“此乃鲁大夫之忧，妇人何与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晋客舍吾家，系马园中，马佚驰走，践吾葵，使吾终岁不食葵。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情吾兄行

追之，逢霖水出，溯流而死，令吾终身无兄。吾闻河润九里，渐洳三百步。今鲁君老悖，太子少愚，愚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甚忧之，子乃曰‘妇人何与’者，何哉？”邻妇谢曰：“子之所虑，非妾所及。”

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

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之谓也。

颂曰：漆室之女，计虑甚妙。维鲁且乱，倚柱而啸。君老嗣幼，愚悖奸生。鲁果扰乱，齐伐其城。

漆室邑，地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北之漆城。漆室女能根据客马踩死园葵、哥哥追亡溯流而死这两件事，联想到“鲁君老悖、太子少愚”，将会引起国家的动乱不安和人民的流离失所。说明她虽是一个普通女子，却既有分析判断事物发展趋势的聪明才智，又有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群众安危的可贵精神。作品以“邻人妇”作衬托，使漆室女的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生动，高大可敬。（方勇）

齐太仓女

齐太仓女者，汉太仓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缙紫。淳于公无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时，淳于公有罪当刑，是时肉刑尚在，诏狱系长安。当行会逮，公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缙紫自悲泣，而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

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欤？吾甚自愧。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怜之。夫刑者，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淳于公遂得免焉。

君子谓：缙紫一言发圣主之意，可谓得事之宜矣。《诗》云：“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此之谓也。

颂曰：缙紫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小女之言，乃感圣意。终除肉刑，以免父事。

在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所谓“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正代表了当时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但这里所描写的淳于缙紫，敢于上书帝王，请求替父赎刑，却是一个敢作敢为，有胆有识的女子的形象。因此，她成了后世传颂的人物，而那些注重封建礼教的人，则将她作为一个躬行封建孝道的榜样来宣传。（方勇）

列仙传 (选二)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这篇小说的题材来源较古，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已有所记载（见《文选·南都赋》李注引）。江妃二女，是传说中的水神。《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湖。”郭璞注：“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二女，即指帝尧之女娥皇、女英。相传舜南巡狩，崩于苍梧，娥皇、女英奔赴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水神。郑交甫，战国时周人。小说通过叙述他与江妃二女以诗相答，托物言情的人神相恋的故事，使人间男女的相恋之情得到了生动的艺术再现。（方勇）

箫 史

箫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风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这篇小说，是现实社会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美好理想的反映。小说以箫史夫妇“随凤凰飞去”作结，具有明显的喜剧效果，反映了西汉末年人们崇道求仙，幻想超脱尘世的思想。明清时期，剧作家进一步推演箫史、弄玉相恋的故事，又创作了《秦楼箫史引凤》、《吹箫引凤》、《跨凤乘龙》等杂剧。（方 勇）

穆天子传

作者不详。《穆天子传》又称《周王传》，或《周穆王游行记》，为晋代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之一。初经荀勖校定，分五卷。其后，郭璞注此书，又合竹书《杂书》十九卷中“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共为六卷。此书以编年纪月，叙述穆王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故自《隋书·经籍志》以来，皆归入“起居注类”。但《四库全书总目》以其所记之事“恍惚无征”，乃退置于“小说家类”。

汲冢竹书皆为先秦蝌蚪之文，多古字奇字，兼以简残字烂，当时人已感到往往“不可训知”（杜预语）。这里所选的《穆天子

传》，是以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百子全书》为底本的。在点校整理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其他版本，择善而从。

穆天子传

饮天子罍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载立不舍，至于铍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铍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铍山之隧，北循滹沱之阳。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陞。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郟人。河宗之子孙郟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淖，乃西钓于河，以观□智之□。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郟邦之南、渗泽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鸞行至于阳纒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郟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衽，帔带，搢笏，夹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时事！”南向再拜。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春山之宝，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宝。赐语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己未，

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宝器，曰天子之宝，玉果，璿珠，烛银，黄金之膏。天子之宝万金，诸侯之宝百金，士之宝五十金，庶人之宝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剑牛马犀□器千金。天子之马走千里，胜人猛兽。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豹。柏夭曰：“征鸟使翼曰□乌鸢，鸛鸡飞八百里，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邛邛距虚走百里，糜□二十里。”曰柏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乙丑，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用伸□八骏之乘，以饮于枝诗之中，积石之南河。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狗：重工，彻止，藿猓，□黄，南□，来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脩苟及。曰：“天子是与出□入藪，田猎钓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七萃之士□天子曰：“后世所望，无失天常。农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宝富。官人执事，故天有时。民□氏响□，何谋于乐？何意之忘？与民共利，世以为常也。”天子嘉之，赐以左佩华也，乃再拜顿首。

□柏夭□□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硕草，爰有野兽，可以畋猎。戊午，曷□之人居虑，献酒百□于天子。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爰有鸚鸟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鸚鸟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鬯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以钓于流水，曰珠泽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藿苇莞蒲，茅苽蒹萋，乃献白玉□只，□角之一□三，可以□沐。乃进食，□酒十□，姑劓九□，亦味中糜胃而滑。因献食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

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宝。天子乃□之人，□吾黄金之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仑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孽木□华畏雪。天子于是取孽木华之实，曰春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悬圃。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曰：“春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兽，食虎豹，如麋，而载骨盘□始如麋，小头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豸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鸟青鹏，执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悬圃之上，以诏后世。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稌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宝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硕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广乐。赤乌之人丌好献女于天子，女听女列为嬖人，曰：“赤乌氏，美人之地也，宝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赵行□舍。庚辰，济于泮水。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戏觴天子于泮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稌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银□，贝带四十，朱四百裹，戏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东还。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谓鸿鹭。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师之属。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

是曰留骨之邦。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知阿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寡草木而无鸟兽。爰有□木，西膜之所谓□。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潜时，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柏夭曰：“□氏，檻□之后也。”天子乃赐之黄金之罍三六，朱三百裹，潜时乃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劓閼氏，天子乃命劓閼氏供食六师之人于铁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铁山，乃彻祭器于劓閼之人，温归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鸚韩氏，爰有乐野温和，稌麦之所草，犬马牛羊之所昌，宝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师之属休。己酉，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鸚韩之人无鳧，乃献良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犛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稌麦三百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罍四七，贝带五十，朱三百裹，变□鸚官无鳧，上下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际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

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还归，丌□世民作忧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鹄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卉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丁未，天子饮于温山，□考鸟。己酉，天子饮于溇水之上，乃发宪命，诏六师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泽，爰有陵衍平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琫之上，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斂于旷原，得获无疆，鸟兽绝群。六师之人，大斂九日，乃驻于羽之□，收皮效物，债车受载，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己亥，天子东归，六师□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师之人。庚辰，天子东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处。□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劳用白驂二疋，野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乃献食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游于籀子之泽，智氏之夫献酒百□于天子。天子赐之狗璫采，黄金之罍二九，贝带四十，朱丹三百裹，桂姜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东还。己丑，至于献水，乃遂东征，饮而行，乃遂东南。己亥，至于瓜瓠之山，三周若城，闾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东征，南绝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颈，取其青血以饮天子。天子美之，乃赐奔戎佩玉一只，奔戎再拜稽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积山之邗，爰有萋柏曰曷余之人命怀，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罍，贝带，朱丹七十裹，命怀乃膜拜而受。乙巳，□诸钎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罍，贝带，朱丹七十裹，诸钎乃膜拜而受之。

庚辰，至于滔水，浊繇氏之所食。辛巳，天子东征。癸未，至

于苏谷，骨飢氏之所衣被。乃遂南征，东还。丙戌，至于长浞，重
繼氏之西疆。丁亥，天子升于长浞，乃遂东征。庚寅，至于重繼氏，
黑水之阿。爰有野麦，爰有答堇，西膜之所谓木禾，重繼氏之所
食。爰有采石之山，重繼氏之所守，曰枝斯璇瑰，瓊瑶琅玕，玲瓏
无瓏，玕琪徽尾，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繼氏共
食天子之属。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
子使重繼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无疆，曰天子
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繼之人餽，乃赐之黄金之罍二九，银
鸟一只，贝带五十，朱七百裹，笥箭桂姜百岗，丝纁雕官，餽乃
膜拜而受。乙丑，天子东征，餽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只，天
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繼氏之先，三苗氏之□处。”以黄木
斲银采□，乃膜拜而受。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己巳，至于文山，西
膜之所谓□，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
稊米千车，天子使毕矩受之。曰□天子三日游于文山，于是取采
石。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
牛三百，守狗九十，犝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马豪牛，龙狗
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赐之黄金之罍二九，贝带三十，朱三百
裹，桂姜百岗，归遗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
馱而左绿耳，右骖赤鼈而左白俄。天子主车，造父为御，囷囷为
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右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
参百为御，奔戎为右，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至于巨搜之
人。鬲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因具牛羊之湏，以洗天子之
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搜之鬲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献马
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膜稊三十车，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
枝斯之石四十，僂鬲鬲珷珷百只，琅玕四十，醜醜十筐，天子使

造父受之。□乃赐之银木菹采，黄金之罍二九，贝带四十，朱三百裹，桂姜百岗，鬻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乃遂绝懿胥之谷。已至于鸛瑯河之水北阿，爰有黎洩之□。河伯之孙，事皇天子之山，有模槿其叶，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赐以佩玉一只，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东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郟人。郟柏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斲多之汭，河水之所南还，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泽之上，以待六师之人。戊午，天子东征，顾命柏夭归于开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天子南还，升于长松之陞。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食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陞。丙寅，天子至于钐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陞，乃宿于二边，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进白鹄之血，以饮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饮四马之乘一。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灑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乌氏春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乙酉，天子□六师之人于洛

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济于河，□羝之队，以西北升于盟门九河之陞，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橐山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

宝处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泽。”于是射鸟猎兽。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郑来谒。留昆归玉百枚。陵翟致赂，良马百驷，归毕之宝，以诘其成。陵子曷胡□东牡，见许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辞，曰：“去兹羔，用玉帛见！”许男不敢辞，还取束帛加璧，□毛公举帀玉。是日也，天子饮许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许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饮毋有礼。”许男不敢辞，升坐于出尊，乃用宴乐。天子赐许男骏马十六，许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许男归。癸亥，天子乘鸟舟龙卒，浮于大沼。夏庚午，天子饮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郑，用□诸侯。辛未，天子北还，钓于渐泽，食鱼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东至于房，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尽经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东虞曰兔台，西虞曰栌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来十虞所。□辰，天子次于军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宫，以观桑者，乃饮于桑中。天子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人。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饮天子酒，乃歌《闾天》之诗。天子命歌《南山有犍》，乃绍宴乐。丁酉，天子作台，以为西居。壬寅，天子东至于雀梁。甲辰，浮于菟水，乃奏广乐。季夏庚□，休于范宫。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二八。还，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来，虞人次御。孟冬鸟至，王臣□弋。仲冬丁酉，天子射兽，休于深藪，得麋麋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天子西游，射于中□，方落草木鲜，命虞人掠林除藪，

以为百姓材。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辛丑，塞，至于台，乃大暑除。天子居于台，以听天下之远方□之数而众从之。是以选扠，乃载之。神人□之能数也，乃左右望之。天子乐之，命为□而时□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犹□，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桺，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天子赐奔戎駉马十驷，归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丙辰，天子北游于林中，乃大受命而归。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林。季秋，□乃宿于房，毕人告戎，曰：“陵翟来侵。”天子使孟佷如毕讨戎。霍侯旧告薨。天子临于军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东游，饮于留祈，射于丽虎，读书于荔丘。□献酒于天子，乃奏广乐，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鸣，乃树之桐，以为鼓则神；且鸣则利于戎，以为琴则利。□于黄泽，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废□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喷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喷玉，皇人受穀。”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于启室。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藪泽苍苍。其中□宜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喜，畋猎则获。”□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絺纁三十筐，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有阴雨，梦神有事，是谓重阴。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员阒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我徂黄竹，□员阒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有蛟者鹄，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上，礼乐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登乃宿于黄竹，天子梦羿射于涂山。祭公占之，疏□之□，

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黄。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窳轸，乃次于涇水之阳。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

之虚，皇帝之间，乃□先王九观，以诏后世。己巳，天子□征，舍于菹台。辛未，纽菹之兽。于是白鹿一牯乘逸出走，天子乘渠黄之乘□焉。天子丘之，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饮于瀑水之上，官人膳鹿，献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瀑□，乃西饮于草中，大奏广乐，是曰乐人。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赐之上姬之长，是曰盛门。天子乃为之台，是曰重璧之台。戊寅，天子东徂于泽中，逢寒疾。天子舍于泽中，盛姬告病。天子怜之，□泽曰寒氏。盛姬求饮，天子命人取浆而给，是曰壶糒。天子西至于重璧之台，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殡盛姬于穀丘之庙。□壬寅，天子命哭，启为主。祭父宾丧，天子王女叔姪为主。天子□宾之，命终丧礼。于是殓祀而哭，内史执策，官人□丁职，曾祝敷筵席设几，盛馈具，肺盐羹馘，脯枣醢醢，鱼腊糗韭，百物乃陈，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壶尊四十器。曾祝祭食，进肺盐祭酒，乃献丧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献女主叔姪，叔姪拜受。祭□祝报，祭觞大师，乃哭即位。毕哭，内史□策而哭，曾祝捧馈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觞夕而哭，佐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乐□人陈琴瑟□竿箫箛管而哭，百□众官人各□其职事以哭。曰士女错踊，九□乃终。丧主伊扈哭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从之。佐者哭，且彻馈及壶鼎俎豆。众官人各□其职，皆哭而出。并利□事，后出而收。癸卯。

大哭殇祀而载。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乐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之丧，视皇后之葬法，亦不拜后于诸侯。河济之间共事，韦穀黄城三邦之事辇丧，七萃之士抗者即车，曾祝先丧，大匠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钟以葬。龙旗以□，鸟以建鼓，兽以建钟，龙以建旗，曰丧之先后。及哭踊者之间，毕有钟旗。□百物丧器，并利典之，列于丧行，靡有不备。击鼓以行丧，举旗以劝之，击钟以止哭，弥旗以节之。曰□祀大哭九而终丧，出于门，丧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孙倍之，诸侯属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属七萃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执职之人倍之，百官众人倍之，哭者七倍之。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王臣姬姓之女倍之，宫官人倍之，宫贤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从。曰天子命，丧一里而击钟止哭，曰匠人哭于车上，曾祝哭于丧，七萃之士哭于丧所。曰小哭错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丧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台，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丧车，是曰罔车，曰殇祀之。孟冬辛亥，邢侯曹侯来吊，内史将之，以见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辞焉。邢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出庙门以迎邢侯，再拜劳之，侯不答拜。邢侯谒哭于庙，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内史宾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太子送邢侯至庙门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庙吊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礼。壬子，天子具官见邢侯曹侯。天子还返，邢侯曹侯执见拜天子之武一，天子见之，乃遣邢侯曹侯归于其邦。王官执礼，共于二侯如故，曰：“天子出宪，以或襚贖。”癸丑，大哭而□。甲寅，殇祀大哭而行，丧五舍于大次，曰丧三日于大次，殇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备。壬戌，葬史录繇鼓钟，以赤下棺，七萃之士，□士女错踊九，□丧下。昧爽，天子使嬖人，赠用文锦，明衣

九领；丧宗伊扈，赠用变裳；女主叔姪，赠用茵组。百嬖人官师毕赠，并利乃藏，报哭于大次。祥祠□祝丧罢，哭辞于远人，为盛姬溢曰哀淑人，天子丘人，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东征，舍于五鹿，叔姪思哭，是曰女姪之丘。丁卯，天子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马主。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蒞台。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钓于河，以观姑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祀毕哭，终丧于囂氏。己卯，天子西济于河，囂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于是禋祀，除丧始乐，素服而归，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陞，而降休于两柏之下。天子永念伤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七萃之士萋豫上谏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又流涕，是日辍己未。乙酉，天子西绝钜陞，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监。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轸之陞，乃宿于虞。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郑。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楚辞·天问》也说：“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说明穆王西征，确属史实。但《穆天子传》的作者并不受历史史实的束缚，而是强调故事的虚幻化，无论是对人物的设计，情节的安排，还是对道里、山川、时日的记载等方面，都作了真中有幻，幻而似真的艺术处理，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增强作品的虚幻化程度，作者还大量征引了神话传说故事。但作者笔下的神，都予以一定程度

的世俗化,从而展示了它们那种虽平凡而又卓异的性格,具人情而又不脱离神的身份特征,使人们既感亲切,又怀敬意。如西王母虽还留有“虎豹为群,於鹤之处”的原始痕迹,但已脱去了《山海经》赋予它“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形貌,而几乎成了一位雍容华贵、充满感情的美妇人,因而极大地引发了周穆王的爱慕之情。河神无夷也已不是“乘水车”、“驾两龙”、“逐文鱼”(《楚辞·河伯》)的形象,而是颇像一位部落酋帅。由于作者有意识地把神与人糅合成一体,把现实情节与幻想性情节融合到一处,因此使《穆天子传》成了一部小说作品。四库馆臣把它从历代著录的“起居注类”中抽出,是很有见地的。(方勇)

燕丹子

作者不详。清孙星衍《燕丹子叙》以其多古字古义,遂断为“先秦古书”。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是汉以前之书。但《燕丹子》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而以《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为最早。东汉初年至少还没有《燕丹子》这一书名,王充与班固同时,《论衡·感虚篇》从“传书”中转录了一段有关燕太子丹故事的文字,与今本《燕丹子》大致相同,即可证明东汉初已经有了记载燕太子丹故事的文字,但还没有成为最后定型的本子。魏晋间,张华多取古书材料而成《博物志》一书,其中关于燕太子丹的一段文字,几乎与今本《燕丹子》完全相同,这又可证明,《燕丹子》大约最后定型于魏晋之前的“汉末文士”(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属于汉代的小说作品。

《燕丹子》曾著录于陈第《世善堂书目》卷上，说明此书至明中叶犹存。后散佚，有孙星衍辑校本。这里所录《燕丹子》原文，是以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汉魏六朝小说选》为底本。

燕 丹 子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深怨于秦，求欲复之，奉养勇士，无所不至。

丹与其傅鞠武书曰：“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指以为笑，易水之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谨遣书，愿熟思之！”鞠武报书曰：“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邀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

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臣愿合从于楚，并势于赵，连衡于韩、魏，然后图秦，秦可破也。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今臣计从，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虑之！”太子得书不悦，召魏武而问之。武曰：“臣以为：太子行臣言，则易水之北永无秦忧，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漫漫，心不能须也。”魏武曰：“臣为太子计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臣以为良。”太子睡卧不听。魏武曰：“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谋，愿令见太子。”太子曰：“敬诺。”

田光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弊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而先生乃不羞之，丹得侍左右，睹见玉颜，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令先生设降辱焉。”田光曰：“结发立身，以至于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将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泪横流曰：“丹尝质于秦，秦遇丹无礼，日夜焦心，思欲复之。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位，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愿先生图之！”田光曰：“此国事也，请得思之。”于是舍光上馆，太子三时进食，存问不绝。

如是三月，太子怪其无说，就光，辟左右问曰：“先生既垂哀恤，许惠嘉谋，侧身倾听，三月于斯。先生岂有意欤？”田光曰：“微太子，固将竭之。臣闻骐驎之少，力轻千里，及其疲朽，不能取道。太子闻臣，时已老矣。欲为太子良谋，则太子不能；欲奋筋力，则臣不能。然窃观太子客，无可用户。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灵得交于荆君，则燕国社稷长为不灭。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执光手曰：“此国事，愿勿泄之！”光笑曰：“诺。”

遂见荆轲，曰：“光不自度不肖，达足下于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荆轲曰：“有鄙志，尝谓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于太子，敬诺不违。”

田光谓荆轲曰：“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轲吞舌而死。轲遂之燕。

荆轲之燕。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自坐定，宾客满坐。轲言曰：“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轲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今无恙乎？”轲曰：“光临送轲之时，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见信，向轲吞舌而死矣。”太子惊愕失色，歔歔饮泪曰：“丹所以戒先生，岂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杀，亦令丹自弃于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日。

太子置酒请轲。酒酣，太子起为寿。夏扶前曰：“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马无服舆之技，则未可与决良。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轲曰：“士有超世之行，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昔吕望当屠钓之时，

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弩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服舆而后别良哉！”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于君何如也？”坐皆称善，竟酒无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轲，永无秦忧。

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奉盘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后复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暨樊将军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同床而寝。

后日，轲从容曰：“轲侍太子，三年于斯矣。而太子遇轲甚厚：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凡庸人当之，犹尚乐出尺寸之长，当犬马之用。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剑袂正色而言曰：“丹尝游秦，秦遇丹不道，丹耻与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国，今丹以社稷干长者，不知所谓。”轲曰：“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太子曰：“丹之忧计久，不知安出。”轲曰：“樊於期得罪于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则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举燕国而献之，丹甘心焉。樊将军以穷归我，而丹卖之，心不忍也。”轲默然不应。

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今秦已破赵，兵临燕，事已迫

急，虽欲足下，计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阳，何如？”轲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轲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

于是轲潜见樊於期曰：“闻将军得罪于秦，父母妻子，皆见焚烧；求将军，邑万户，金千斤。轲为将军痛之。今有一言，除将军之辱，解燕国之耻，将军岂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饮泪，不知所出，荆君幸教，愿闻命矣。”轲曰：“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仇，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刭。头垂背后，两目不瞑。太子闻之，自驾驰往，伏於期尸而哭，悲不自胜。良久，无奈何，遂函盛於期首与燕督亢地图以献秦。武阳为副。

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

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武阳欲击，轲止之。

西入秦，至咸阳，因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与督亢地图，愿为北藩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数百，见燕使者。轲奉於期首，武阳奉地图。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轲顾武阳前谢曰：“北藩蛮夷之鄙人，未见天子，愿陛下少假借之，使得毕事于前。”秦王谓轲曰：“取图来进。”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搯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

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

司马迁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史记·刺客列传》）可见，汉初以前民间口头流传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有一些情节是荒诞不经的，所以，《战国策》的作者和司马迁都不敢把这些情节写进自己的史传著作中。但在《燕丹子》中，情况就不同了。作者为了把故事叙述得曲折有致，生动感人，就把这些怪异不经的情节都收入作品中，并进行了一番再创造，从而使燕太子丹和刺客荆轲这两个人物形象更富有传奇色彩。总之，《燕丹子》是一部在民间口头传说故事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小说作品，它再现了弱燕反抗强秦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方勇）

列子

《列子》，《汉书·艺文志·道家》题列圉（御）寇作，凡八篇，但此《列子》书，汉后已亡佚。关于列御寇的生平，《庄子》之《应帝王》、《至乐》、《达生》、《田子方》、《让王》、《列御寇》及《吕览·审己》等皆略及之，大约是一位不慕势利、甘愿淡泊的人。据《达

生》“子列子问关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关令尹喜强使老聃著书，与《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等事推证，则列御寇为春秋末期人，故《汉书·艺文志》谓其“先庄子”。而《尸子·广泽》、《吕览·不二》并云“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复称其“贵正”。则其学说当属道家，故《汉书·艺文志》又谓“庄子称之”。

现在的《列子》(八篇)已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子》，而是晋人张湛注释的本子，可能是由魏晋间人杂采先秦的资料而成，因此其中的某些文字也不免反映了魏晋人的思想倾向和文风特征。但全书主要是在宣扬道家的贵虚学说，而行文也与《庄子》一样，喜欢引用神话、寓言和民间故事，文词优美，富于幻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选《列子》文章四篇，是以1979年中华书局版《列子集释》(杨伯峻撰)为底本。

杞人忧天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跼蹐，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长卢子闻而笑之曰：“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

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之一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办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忧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选自《列子·天瑞》。人们常以“杞人忧天”来讽刺无根据或不必要的忧虑。如李白《梁甫吟》说：“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其实，杞人之忧虽属庸人自扰，却毕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晓之者和长卢子对于天地生成及某些自然现象问题的解释，已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不正是由这位庸人引发出来的吗？由此看来，对于某些人所提出的并不高明的见解，不能一味加以讽刺嘲笑，而是应该认真对待，这样可以使我们对有关问题多加探讨而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这则寓言故事最后借列子而归结到对一切自然现象采取“吾何容心哉”的态度，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列子》一书“贵虚”的基本思想倾向。（方勇）

宋人学盗

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闾。”向氏大喜。喻其为盗之言，而不喻其为盗之道，遂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获罪，没其

先居之财。

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若为盗若何？”向氏言其状。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今将告若矣。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孕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过东郭先生，入问焉。东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盗乎？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载若形；况外物而非盗哉？诚然，天地万物不相离也；认而有之，皆惑也。国氏之盗，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盗，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盗也；亡公私者，亦盗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为盗耶？孰为不盗耶？”

选自《列子·天瑞》。在作者看来，人类的形体都是由天地赋予的，并不属于自己所有，因此，只要自己向大自然有所索取，便是一种“盗窃”的行为。齐之国氏盗天地之所生而未曾获罪，只不过是他的“为盗之道”比较高明罢了，并没有离开其“为盗”的实质。作者的这种看法，反映了道家虚幻的人生态度和虚无的思想倾向。但这则寓言故事客观的积极意义，则在于鼓励人们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大胆向大自然索取财物，以达到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目的；对于那种不劳而获，如盗窃之类的行为，则要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方勇）

汤 问

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闾，人民犹是也。问闾之西，复犹闾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闕，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弦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

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汐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灭龙伯之国使阯，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发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江浦之间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觚俞、师旷方夜撻耳俯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杻。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鸬鹚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矣，地气然也。虽然，形气异也，性钧已，无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

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不待阴阳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杀戮而夭，不待将迎而寿，不待五谷而食，不待缁纁而衣，不待舟车而行，其道自然，非圣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涂，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不知际畔之所齐限，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之类。四方悉平，周以乔陟。当国之中有山，

山名壶领，状若甌甑。顶有口，状若员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潢，臭过兰椒，味过醪醴。一源分为四埒，注于山下。经营一国，亡不悉遍。土气和，亡札厉。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数，有喜乐，亡衰老哀苦。其俗好声，相携而迭谣，终日不辍音。饥倦则饮神潢，力志和平。过则醉，经旬乃醒。沐浴神潢，肤色脂泽，香气经旬乃歇。周穆王北游过其国，三年忘归。既反周室，慕其国，愴然自失。不进酒肉，不召嫔御者，数月乃复。管仲勉齐桓公因游辽口，俱之其国，几克举。隰朋谏曰：“君舍齐国之广，人民之众，山川之观，殖物之阜，礼义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满朝，肆矤则徒卒百万，视撈则诸侯从命，亦奚羨于彼而弃齐国之社稷，从戎夷之国乎？此仲父之耄，奈何从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国之不可知之也。齐国之富奚恋，隰朋之言奚顾？”

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鞮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资，或农或商，或田或渔；如冬裘夏葛，水舟陆车。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东有辄木之国，其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处。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

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均，天下之至理也，连于形物亦然。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人以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蓀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汨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所由，讼乃已。

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郑师文闻之，弃家从师襄游。柱指钩弦，三年不成章。师襄曰：“子可以归矣。”师文舍其琴，叹曰：“文非弦之不能钩，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

内不得于心，外不应于器，故不敢发手而动弦。且小假之，以观其
后。”无几何，复见师襄。师襄曰：“子之琴何如？”师文曰：“得之
矣。请尝试之。”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忽至，草木成
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
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
炽烈，坚冰立散。将终，命宫而总四弦，则景风翔，庆云浮，甘露
降，澧泉涌。师襄乃抚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弹也！虽师旷之清
角，邹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将挟琴执管而从子之后耳。”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
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
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匱粮，过雍门，鬻
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
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
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
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
娥之遗声。”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
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
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
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
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
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
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
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

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顿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惧，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鳌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甘蝇，古之善射者，彀弓而兽伏鸟下，弟子名飞卫，学射于甘蝇，而巧过其师。纪昌者，又学射于飞卫。飞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纪昌归，偃卧其妻之机下，以目承牵挺。二年之后，虽锥末倒眦而不瞬也。以告飞卫，飞卫曰：“未也，必学视而后。可。视小如大，视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鼈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以告飞卫，飞卫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纪昌既尽卫之术，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端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昌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矢扞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涂，请为父子。克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

造父之师曰秦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秦豆三

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趣，趣如吾，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泰豆乃立木为涂，仅可容足，计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还，无跌失也。造父学之，三日尽其巧。泰豆叹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应之于心。推于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而急缓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然后輿轮之外可使无余辙，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之夷，视之一也。吾术穷矣，汝其识之！”

魏黑卵以昵嫌杀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来丹谋报父之仇。丹气甚猛，形甚露，计粒而食，顺风而趋。虽怒，不能称兵以报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剑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绝众，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延颈承刃，披胸受矢，铍镞摧屈，而体无痕搥。负其材力，视来丹犹雏鷃也。来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过矣，将奚谋焉？”来丹垂涕曰：“愿子为我谋。”申他曰：“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奚不请焉？”来丹遂适卫，见孔周，执仆御之礼，请先纳妻子，后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且先言其状：一曰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

疾也。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方夜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蹶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宝者，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尝启封。”来丹曰：“虽然，吾必请其下者。”孔周乃归其妻子，与斋七日。晏阴之间，跪而授其下剑，来丹再拜受之以归。来丹遂执剑从黑卵，时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颈至腰三斩之，黑卵不觉。来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门，击之三下，如投虚。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子？”来丹知剑之不能杀人也，叹而归。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畴昔来丹之来，遇我于门，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强。彼其厌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锺鍔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诬理哉！”

此篇在《列子》中原列第五，是摘取首句“汤问”二字为题。全篇大意是说，无论是对于时间或空间，人们都是无法认知的，即宇宙是一个不可知的东西。所以，“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张湛注）。也就是说，人们所不知道的事不可胜数，如定要据其“所限知”以求其“所不知”，则还不如不去探求事物的道理为好。这与《列子》一书所谓“道”是不可知的，人生完全取决于天地的摆布这种总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相一致的。但这篇文章使用许多神话寓言故事，写得宏放恣肆，意趣横生，可称为《列子》中的佳作。尤其其中“愚公移山”一则寓言故事，千百年来人们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克服困难的力量。（方勇）

说 符

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列子顾而观影：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关尹谓子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故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严恢曰：“所为问道者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纣唯重利而轻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语也。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

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曰：“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故不班白语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奋则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则孤而无辅

矣。贤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尽而不乱。故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

宋人有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纳之为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禄富其家，爵荣其亲。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于贫。羨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趋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若全而归之，适于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

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君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锄仰天而笑。公问何笑。曰：“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窃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师而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晋国苦盗。有郟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郟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人乎？”

白公问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问曰：“若

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于浴室。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胜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谒之。襄子方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卒取亡焉，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为能持胜。”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胜者以强为弱。

宋人有好行仁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其子曰：“前问之而失明，又何问乎？”父曰：“圣人之言先违后合。其事未究，姑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其子归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

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

大惊，立赐金帛。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闻之，复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异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适值寡人有欢心，故赐金帛。彼必闻此而进复望吾赏。”拘而拟戮之，经月乃放。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对曰：“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庄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

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于耦沙之中，尽取其衣装车，牛步而去。视之欢然无忧忤之色。盗追而问其故。曰：“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盗曰：“嘻！贤矣夫。”既而相谓曰：“以彼之贤，往见赵君，使以我为，必困我。不如杀之。”乃相与追而杀之。燕人闻之，聚族相戒，曰：“遇盗，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适秦，至关下，果遇盗；忆其兄之戒，因与盗力争。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辞请物。盗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将箸焉。既为盗矣，仁将焉在？”遂杀之，又傍害其党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明琼张中，反两擒鱼而笑。飞鸢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侠客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报，无以立谨于天下。请与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属必灭其家为等伦。”皆许诺。至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

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呕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则盗矣，而食非盗也。以人之盗因谓食为盗而不敢食，是失名实者也。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则食菱芰，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

自以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辨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则死之，不知则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厉叔可谓怱以忘其身者也。

杨朱曰：“利出者实及，怨往者害来。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是故贤者慎所出。”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门人不获所命。弟子孟孙阳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杨子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孙阳让之曰：“何吾子问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子长先生之门，习先生之道，而不达先生之况也，哀哉！”

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将加诛焉。幸臣谏曰：“人所忧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过于生。彼自丧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诛。有齐子亦欲学其道，闻言者之死，乃抚膺而恨。富子闻而笑之曰：“夫所欲学不死，其人已死，而犹恨之，是不知所以为学。”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术者亦有矣。卫人有善数者，临死，以诀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问之，以其父所言告之。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术，与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为不能言生术哉？”

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共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嚼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齐有贫者，常乞于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遂适田氏之厩，从马医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戏之曰：“从马医而食，不以辱乎？”乞儿曰：“天下之辱莫过于乞。乞犹不辱，岂辱马医哉？”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

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其邻人遽而伐之。邻人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乃不悦，曰：“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与我邻若此，其险岂可哉？”

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言语，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铁，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铁者。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辍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意之所属箸，其行足踈株坎，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此篇在《列子》中原列第八。张湛解说全篇大意云：“夫事故无方，倚伏相推，言而验之者，摄乎变通之会。”又卢重玄云：“本篇去末明本，约形辩神，立事以显真，因名以求实，然后知徇情之失道，从欲以丧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时，任能者不必远害。”即是说，作者认为万事万物的因果利害关系是不可推知的，但如能“以至虚为宗”，“以凝寂常全”，“则无幽不照”（张湛《列子序》），无微不烛，也就可以明乎“变通”之道而立于远祸全身之境了。文中援引诸多事例，正是为了反复发明此旨。

这篇文章虽然反映了道家“以至虚为宗”的消极思想，但它与《汤问》等篇一样，里面所运用的寓言故事，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方勇）



神异经

《神异经》一卷，今存。有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清陶珽《说郛》本、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马俊良《龙威秘书》本、民国王文濡《说库》本、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等，以上各本均为五十八则。《神异经》旧题东方朔撰。东方朔（前154—前93）是西汉人，武帝时累官侍中、大中大夫等职，以诙谐滑稽著称。但此书为伪托，《汉书·艺文志》著录东方朔著作二十篇，并无《神异经》。前人有称此书作于六朝者，也难成立，《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引服虔注文，已引《神异经》，服虔为东汉末人，可见此书是汉代作品。《神异经》体例仿造《山海经》，书凡九篇，分述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八荒及中荒的山川地理及异物奇人，“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鲁迅语）。在内容上承袭《山海经》而有发展创造，表现出更丰富的想象力。例如《西王母与东王公》是由《山海经》西王母的母题衍生的，东王公配西王母，使神话更有人情味。以下六篇均选自《神异经》。

西王母与东王公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围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中荒经》）

西王母和东王公后来成为道教中的两大尊神，汉代民谣说：“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西方属金，东方属木，故有此称。（罗南超）

东方人

东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带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水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嘿嘿然而笑，仓卒见之如痴。（《东荒经》）

扶桑山玉鸡

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东荒经》）

东南方人

东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魅头，朱衣縞带，以赤蛇绕额，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东南荒经》）

朴父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古者初立，此人开导河，河或深或浅，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责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黄河清者，则河海绝流，水自清矣。（《东南荒经》）

西海人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西荒经》）

《神异经》幻想奇特，但已不是上古神话，其中神仙方术与儒家观念兼而有之。《东方人》所描叙的男女，扶困济危，谦恭有礼，

不妄言，近于儒家理想的君子形象。以鬼为饭的东南方人，则似乎为神仙方术所创造。《神异经》文字简古而流畅。（罗南超）

十洲记

又名《海内十洲记》、《十洲三岛记》、《十洲三岛》、《海内十洲三岛记》、《十洲仙记》，志怪小说集。《隋志》史部地理类著录一卷，题东方朔撰。东方朔是西汉武帝时人，说东方朔撰是后人伪托。《十洲记》包括“序”、“十洲”、“三岛”三个部分，其序云：“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并是人迹所希绝处。又始知东方朔世非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方物之名。”可见此书模仿《山海经》，主要记地理博物，宣扬神仙道化，其故事性、文学性都不如《神异经》。下选《祖洲》为《十洲记》之一篇。

祖 洲

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衔此草覆死人面，当时起坐而自活也。有司闻奏，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

字君房，后亦得道也。

郭 宪

生卒年里不详。是东汉初著名的方术之士，汉光武帝曾拜为博士，后迁光禄勋。其所撰《洞冥记》又名《汉武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别国洞冥记》等等。《隋志》杂传类著录为一卷，题郭氏撰。两《唐志》著录为四卷，亦题郭宪撰。按《洞冥记》原序称“撰《洞冥记》四卷”，则原本当为四卷。今存本为四卷六十则，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龙威秘书》本、《百子全书》本、《道藏精华录》本、《说库》本等等。历来有人怀疑此书非郭宪所作，现在还难以定论。《洞冥记》的主旨，该书“序”说得十分清楚，是搜集记录有关汉武帝的求仙之事，以洞达神仙冥迹之奥妙。文笔细腻，辞藻丰赡，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洞 冥 记 (选三)

武帝问东方朔

武帝末年，弥好仙术，与东方朔狎昵。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药耶？”朔曰：“东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鸟数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掩鸟目，不听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鸟兽食此草则美闷不能动矣。”帝曰：“子何以知

乎？”朔曰：“臣小时掘井，陷落地下，数十年无所记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履与臣，臣泛红泉，得至此草之处。臣采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业，邀臣入云端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黑玉、铜镂为日月云霄之状，亦曰缕云枕。又荐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织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举手拭之，恐水流湿其席，乃其光也。”

东方朔讲述不老药和他的经历，尽管完全出于臆想，但也不能不佩服想象的丰富。丰富的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美。武帝晚年欲求不老药，这却是十分真实的帝王的心态。（罗南超）

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父张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岁，颜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时景帝三年也。邻母拾而养之。三岁，天下秘讖一览暗诵于口，居常指挥天下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方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忽见，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我耶？”朔曰：“儿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渊湔浣，朝发中返，何云经年乎？”母问之：“汝悉是何处行？”朔曰：“儿湔衣竟，暂息都崇堂，王公饴之以丹霞浆，儿食之太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既而还，路遇一苍虎息于路旁，儿骑虎还，打捶过痛，虎啣儿，伤脚。”母悲嗟，乃裂青衣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于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濛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有黄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千余岁，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见幽隐

之物。三千岁一反骨洗髓，二千岁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东方朔本是汉武帝的弄臣，有“滑稽之雄”的雅号，《洞冥记》将他神化了。此篇情节虚幻，但写母子对话，母亲对儿子的关切之情却很有人间气息。（罗南超）

丽 娟

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身轻弱，不欲衣纓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也。帝常以衣带系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裙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

此篇对一位少女的肖像描写极有特色，形容体态轻盈，说汉武帝怕她随风飘去；形容她歌声动听，说庭中之花皆为翻落。语言自然而不事雕琢，简练而韵味无穷。（罗南超）

汉武帝故事

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又名《汉武帝故事》，旧题班固撰。《隋志》和两《唐志》均著录，但都不题撰人。到宋代《崇文总目》始题班固。班固为伪托是无疑的，但作者是谁，有人认为是南朝宋齐间人王俭，有人认为是晋代葛洪，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成帝时某人，一时难以定论。《汉武帝故事》记述汉武帝一生的杂闻琐事，内

容有四个方面，一是武帝幼时以及他即位后内官后妃们的故事，二是求仙的故事，三是其他逸闻琐事，四是武帝死后的故事。此书把实事和虚构、现实和幻境结合起来，这种创作方法对后世长篇小说有深远影响。它的语言简雅，叙事简捷流畅，亦善于摹景状物，渲染气氛，继承了史家笔法。以下十九篇选自《汉武故事》。

金屋藏娇

汉景帝王皇后内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其怀。帝又梦高祖谓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是时皇后无子，立栗姬子为太子。皇后既废，栗姬次应立；而长主伺其短，辄微白之。上尝与栗姬语，栗姬怒，弗肯应，又骂上“老狗”；上心衔之。长主日谮之，因誉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贤之，废太子为王，栗姬自杀，遂立王夫人为后，胶东王为皇太子，时年七岁；上曰：“彘者彻也。”因改曰彻。

金屋藏娇已成为有名的成语，而这一段故事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描写了宫闱的斗争，可补正史之不足。（罗南超）

太子断案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杀父，因杀陈。依律，年杀母，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缘父之爱，故比之于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年弃市。议者称善。时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

卫子夫

陈皇后废，立卫子夫为皇后。初，上行幸平阳主家，子夫为讴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意动，起更衣，子夫因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欢乐。主遂内子夫于宫。上好容成道，信阴阳书。时宫女数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入，独在籍末，岁余不得见。上释宫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请出；上曰：“吾昨梦子夫庭中生梓树数株，岂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后生男，即戾太子也。

淮南王和李少翁

淮南王安好学，多才艺；集天下遗书，招方术之士，皆为神仙，能为云雨。百姓传云：“淮南王，得天子，寿无极。”上心恶之，征之。使覘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隐形升行，服气不食。上闻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传，云无其事。上怒，将诛，淮南

王知之，出令与群臣，因不知所之。国人皆云神仙，或有见王者。帝恐动人情，乃令斩王家人首，以安百姓为名。收其方书，亦颇得神仙黄白之事，然试之不验。上既感淮南道术，乃征四方有术之士；于是方士自燕齐而出者数千人。齐人李少翁，年二百岁，色如童子，上甚信之，拜为文成将军，以客礼之。于甘泉宫中画太一诸神像，祭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后升天，升天然后可至蓬莱。”岁余而术未验。会上所幸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

微行柏谷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内，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穡；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覘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姬出安过客。姬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姬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姬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姬自还内。时天寒，姬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姬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姬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希复微行。时丞相公孙雄数谏，上弗从，因自杀，上闻而

悲之，后二十余日有柏谷之暹；乃改殡雄，为起坟墓，在茂陵旁，上自为谀曰：“公孙之生，污渎降灵。元老克壮，为汉之贞。弗予一人，迄用有成。去矣游矣，永归冥冥。呜呼夫子！曷其能刑。载曰：万物有终，人生安长；幸不为夭，夫复何伤。”雄尝谏伐匈奴，为之小止。雄卒，乃大发卒数十万，遣霍去病讨胡，杀休屠王，获天祭金人，上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天祭长八尺，擎日月，祭以牛。上令依其方俗礼之，方士皆以为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国，乃止。

此篇写汉武帝微行在柏谷的遭遇，虽只写客店一个场面，已足以惊心动魄。笔法承袭史家，而绝似小说。公孙雄进谏阻挠微行放在微行结束之后，这种倒叙手法用得巧妙而自然。（罗南超）

神 君

凿昆池，积其土为山，高三十余丈。又起柏梁台，高二十丈，悉以香柏，香闻数十里，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也，死而有灵；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上乃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自柏梁烧后，神稍衰。

司马相如

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尤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

汲黯

上喜接士大夫，拔奇取异，不问仆隶，故能得天下奇士；然性严急，不贷小过，刑杀法令，殊为峻刻。汲黯每谏上曰：“陛下爱才乐士，求之无倦，比得一人，劳心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欲谁与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曰：“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愚为不知理也。”上顾谓群臣曰：“黯自言便辞，则不然矣；自言其愚，岂非然乎。”时北伐匈奴，南诛两越，天下骚动。黯数谏争，上弗从；乃发愤谓上曰：“陛下耻为守文之士君，欲希奇功于事表；臣恐欲益反损，取累于千载也。”上怒，乃出黯为郡吏。黯忿愤，疽发背死。谥刚侯。

上郡有神

天子至鼎湖，病甚，游水发根言于上曰：“上郡有神，能治百病。”上乃令发根祷之，即有应。上体平，遂迎神君会于甘泉，置之寿宫。神君最贵者大夫，次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者音与人等，来则肃然风生，帷幄皆动。于北宫设钟簏羽旗，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辄令记之，命曰画法。率言人事多，鬼事少。其说鬼事与浮屠相类：欲人为善，责施与，不杀生。

公孙卿

齐人公孙卿谓所忠曰：“吾有师说秘书，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见，以玉羊一为寿。”所忠许之。视其书而有疑，因谢曰：“宝鼎事已决矣，无所复言。”公孙卿乃因郡人平时奏之。有札书言：“宛侯问于鬼区夷，区曰：帝得宝鼎，神策延年，是岁乙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迎日推算，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与黄帝时协。臣昧死奏。”帝大悦，召卿问。卿曰：“臣受此书于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齐人安期生同受黄帝言，有此鼎书。申公尝告臣：言汉之圣者，在高祖之曾孙焉；宝鼎出，与神通，封禅得上太山，则能登天矣；黄帝郊雍祠上帝，宿斋三月，鬼区夷尸解而去，因葬雍，今大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于明庭，甘泉是也；升仙于寒门，谷口是也。”

巨 公

拜公孙卿为郎，持节候神；自太室至东莱，云见一人，长五丈，自称“巨公”，牵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谒天子，因忽不见。上于是幸缙氏，登东莱，留数日，无所见，惟见大人迹。上怒公孙卿之无应，卿惧诛，乃因卫青白上云：“仙人可见，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为观于缙氏，则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不极高显，神终不降也。”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高四十丈；于甘泉作延寿观，亦如之。

短 人

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谓上曰：“王母使臣来，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静，不宜躁扰。复五年，与帝会。”言终不见。

汉武会西王母

王母遣使谓帝曰：“七月七日，我当暂来。”帝至日，扫宫内，然九华灯。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扫

以待之。”上乃施帷帐，烧兜末香，香，兜渠国所献也。香如大豆，涂宫门，闻数百里；关中尝大疫，死者相系，烧此香，死者止。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色。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馭，戴七胜，履玄琼凤文之舄，青气如云，二青鸟如乌，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太上之药，有中华紫蜜，云山朱蜜，玉液金浆；其次药有五云之浆，风实云子，玄霜绛雪，上握兰园之金精，下摘圆丘之紫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着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话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逐，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怅良久。

本篇写西王母降临，极尽铺张之能事，地上异香缭绕，天边雷声滚滚，满天紫色云气，西王母仪仗壮观绚丽，这种场景区物描写表现了极为丰富的想象。一般志怪小说都是文字简古，不事铺张，少有如此描写者。（罗南超）

汉武帝广造宫观

上于长安作蜚帘观，于甘泉作延寿观，高二十丈。又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春至泰山，还作道山宫，以为高灵馆。又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二十丈；其西唐中，广数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池中

又作三山，以象蓬莱，方丈，瀛洲，刻金石为鱼龙禽兽之属；其南方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皇，高五丈，饰以黄金，栖屋上。又作神明台并干楼，高五十余丈，皆作悬阁，辇道相属焉。其后又为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奇异鸟兽于其中，鸟兽能言能歌舞，或奇形异态，不可称载，其旁别造奇华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宝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称数。巨象大雀，师子骏马，充塞苑厩，自古已来所未见者必备。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满四十者出嫁，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补之。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长乐三宫，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不由径路，常从行郡国，载之后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轩者亦如之。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时无妇人；善行导养术，故体常壮悦。其有孕者，拜爵为容华，充侍衣之属。

本篇所记，充分暴露皇家生活的奢侈和荒淫。（罗南超）

拳 夫 人

上巡狩过河间，见有青紫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见一女子在空馆中，姿貌殊绝，两手一拳。上令开其手，数百人擘，莫能开；上自披，手即申。由是得幸，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黄帝素女之术，大有宠。有身，十四月产昭帝。上曰：“尧十四月而生，钩弋亦然。”乃命其门曰尧母门。从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

男，七岁妾当死，今年必死。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殡，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

秋 风 辞

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舫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兮发棹歌，极欢乐兮哀情多。”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

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这是汉武醉中之言，却是最清醒的认识。“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又暴露了汉武莫可奈何的自私心理。（罗南超）

汉 武 驾 崩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钩弋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药，而身体皆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

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

茂陵

始元二年，吏告民盗用乘舆御物，案其题，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别买得。光疑葬日监官不谨，容致盗窃，乃收将作以下系长安狱，考讯。居岁余，鄠县又有一人于市货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见；县送其器，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问之，说市人形貌如先帝。光于是嘿然，乃赦前所系者。岁余，上又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世，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山陵上磨刀剑乎？自今已后，可禁之。”平顿首谢，忽然不见。因推问，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闻，欲斩陵下官，张世安谏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甘泉宫恒自然有钟鼓声，候者时见从官卤簿，似天子仪卫。自后转稀，至宣帝世乃绝。

宣帝尊孝武庙曰世宗

宣帝即位，尊孝武庙曰世宗。奏乐之日，虚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日，白鹤群飞集后庭。西河立庙，神光满殿中，状如月。东莱立庙，有大鸟迹，竟路，白龙夜见。河东立庙，告祠之日，白虎衔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骑白马，马异于常马，持尺一札，赐将作丞。文

曰：“闻汝绩克成，赐汝金一斤。”因忽不见，札乃变为金，称之有一斤。广川告祠之明日，有钟磬声，房户皆开，夜有光，香气闻二三里。宣帝亲祠甘泉，有顷，紫黄气从西北来，散于殿前，肃然有风；空中有妓乐声，群鸟翔舞蔽之。宣帝既亲睹光怪，乃疑先帝有神；复招诸方士，冀得仙焉。

汉武帝内传

杂史杂传类志怪小说。又名《汉武帝传》、《汉武帝内传》。作者佚名。《隋志》著录为三卷，两《唐志》著录为二卷，皆不题撰人。关于本书作者有种种说法，或称东汉班固，或称晋代葛洪，遽难定论。成书在《汉武故事》之后，大约是东汉末年的作品。今传两种版本，一是《道藏》本，除《汉武内传》外，还附《外传》一卷；一是《广汉魏丛书》本，大抵辑自《太平广记》卷三，而较《道藏》本文多遗缺。《汉武内传》主要写西王母会汉武帝的故事。关于这一段传闻，《汉武故事》记载不足四百字，而本书却扩张为数千言，增加了人物，丰富了情节，把整个过程写得恢宏壮观，绚丽多彩。其铺采摘文，风格颇类赋体。

西王母会汉武帝

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录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

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王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

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

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香果，为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

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绡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褙褙，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天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

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闾，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

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其词曰：“大象虽寥廓，我把天地户。披云沉灵舆，倏忽适下土。空洞成玄音，至灵不容冶。太真嘘中唱，始知风尘苦。颐神三田中，纳精六阙下。遂乘万龙辂，驰骋眇九野。”

陈 寔

东汉末人，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后汉书》有传。

所撰《异闻记》为汉末志怪小说集，书已不存。葛洪《抱朴子·对俗篇》、李亢《独异志》卷下和段公路《北户录》卷一各引一则，这仅存的二则佚文，辑入鲁迅《古小说钩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说：“《异闻记》一书，《太平广记》及《御览》俱不载，盖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当不妄云。”

异 闻 记 (选二)

效 龟 息 不 死

郡人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有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颠先

有穿穴，乃以器盛缒之，下此女与冢中，以数月许干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殡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从何得食。女言，粮初尽时甚饥，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来，衣服不败，故不寒冻。广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

龟长寿，古人认为是四灵之一。此篇叙龟长寿的秘诀在于吞气吐纳，四岁女孩仿效其气功，三年不进食物而安然无恙。这个故事甚有影响，苏轼有诗咏之，《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云：“乱离弃弱女，破冢割恩怜。宁知效龟息，三岁号穷山。长生定可学，当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无穷年。”然而战乱中父亲抛幼女而自逃生，未免自私残酷；而制造这个悲剧的时代社会则更是令人发指。（罗南超）

王余鱼池

东城池有王余鱼池，决，鱼不得去，将死。或以镜照之，鱼看影，谓其有双，于是比目而去。

此文虽短，事奇而有情韵。（罗南超）

魏、晋、南北朝

曹 丕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魏文帝曹丕所撰《列异传》三卷，《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原书在宋代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从各种文献中辑得佚文五十条。《列异传》记叙“鬼物奇怪之事”（《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序”）。

列 异 传 (选十五)

陈 宝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异物；其形不类猪，亦不似羊，众莫能名。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下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头。”媪复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

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为立祠，名“陈宝”。雄飞南集，今南阳，雉县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雉县来，入陈宝祠中，有声如雄鸡。

怒特祠

武都故道县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树疮，随合。秦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犹不断。疲士一人，伤足，不能去，卧树下。闻鬼相与言曰：“劳攻战乎？”其一曰：“足为劳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于子何如？”乃默无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随所斫，以灰跋；树断，化为牛，入水。故秦为立祠。

干将莫邪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鲁少千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

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楼榼，肴馐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王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

公 孙 达

任城公孙达，甘露中为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达有五岁儿，忽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吾欲有所道。”因呼诸儿，以次教戒。儿悲哀不能自胜，乃慰之曰：“四时之运，犹有所终；人物短脆，当无穷。”如此数千语，皆成文章。儿乃问曰：“人死皆无知，惟大人聪明殊特，独有神耶？”答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纸作言，辞义满纸。投地云：“封书与魏君宰，暮有信来，即以付之。”其暮，君宰果有信来。

汉魏之际天下大乱，人心惶惑，为宗教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外来的佛教在这个时候得到迅速的发展，道教也在佛教的刺激下，迅速发展成为完备的宗教团体。《列异传》记载了动植物各种精怪、鬼魅、神仙以及方术等等传说故事，尽管全书的宗旨是迷信说教，但因为许多故事来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传说的朴实而生动的风貌，像本篇以及《望夫石》、《干将莫邪》、《宗定伯卖鬼》、《谈生》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列异传》文字优

美，记事略陈梗概，有叙述，间或也有描写，它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第一部优秀之作。

本篇所述之“甘露”为高贵乡公曹髦年号，此事发生在曹丕身后，故此篇可能为后人增益。（王宜庭）

鲍子都

故司隶校尉上党鲍宣字子都，少时举上计掾；于道中遇一书生，独行无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车为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书一卷，银十饼。即卖一饼以殓殮，其余银以枕之，素书著腹上。哭之，谓曰：“若子灵魂有知，当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获久留。”遂辞而去。至京师，有骏马随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归，行失道；遇一关内侯家，日暮住宿，见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见马，入白侯曰：“外客盗骑昔所失骏马。”侯曰：“鲍子都上党高士，必应有语。”侯问曰：“君何以致此马？昔年无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计，遇一书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惊愕曰：“此吾儿也！”侯还丧开椁，视银书如所言。侯乃举家诣阙上荐，子都声名遂显。至子永孙昱，并为司隶。及其为公，皆乘骢马。故京师歌曰：“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疲，行步工。”

蒋济亡儿

蒋济为领军，其妻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徙士孙阿，今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尔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

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也。”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侯曰：“昨又梦如此，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蒋济之子生在卿相之家，死后托父亲走门路，由皂隶升为录事，阴间和阳间都讲特权，没有什么不同。按蒋济担任领军将军是在齐王曹芳时，这是在曹丕死后才发生的事，故此篇可能为后人增益。（王宜庭）

张 奋 宅

魏郡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曰：“银也！在墙东北角

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乃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宗定伯卖鬼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其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只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宗定伯夜间独行遇鬼，了无畏惧，巧妙与鬼周旋，探得鬼的弱点，捉而卖之。这是一个颇富幽默感的机智故事。文字简洁传神，写定伯与鬼对话，虽用文言，但却表现出说话人的心态，而且把行进中对话的动感也传达出来了。此篇后来被干宝《搜神记》采录，“宗定伯”作“宋定伯”，文字略有不同。（王宣庭）

北海营陵道人

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使人与死人相见。同郡人妇死已数年，

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死人，不恨。”遂教其见之，于是与妇人相见，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时乃闻鼓声悻悻，不能出户，掩门乃走；其裾为户所闭，掣绝而去。后岁余，此人死。家葬之，开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谈 生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按：疑为“乃”字）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借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考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

汉魏时期最讲门第，寒门士子和一般庶民根本不可能与贵姓豪族联姻，而平民百姓被压抑的人性欲望有时便通过奇幻婚配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人神恋或人鬼恋的类型故事便由此而生。谈生就是一个寒门士子，因得到女鬼的眷恋，竟然做了睢阳王的女婿，其子也跻身于官宦行列。这个故事缠绵哀惋，凄清动

人。此篇后来被干宝《搜神记》采录。(王宜庭)

蔡 支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会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设酒肴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俱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

狸鬣千人得为神

汝南北部督邮西平刘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惧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独住宿，去火，诵诗书五经讫，卧。有顷，转东首，以絮巾结两足，以幘冠之，拔剑解带。夜时有异物稍稍转近，忽来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魅，呼火照之，视得一老狸，色赤无毛，持火烧杀之。明日发视楼屋间，见魅所杀人发数百枚。于是亭遂清静。旧说“狸鬣千人得为神”也。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

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既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

王 周 南

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衣冠从穴中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某月某日当死。”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绛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缓入穴。须臾，出语曰：“向日适欲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语。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视之，具如常鼠也。

“正始”为齐王曹芳年号，此事发生在曹丕身后，故此篇可能为后人增益。（王宜庭）

张 华 (232—300)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有《博物志》十卷。《隋志》和两《唐志》均著录十卷，然而原本已佚，后世各种版本均非原貌，今人范宁《博物志校正》十卷三百二十三条，是迄今最好的版本。卷一至卷三记地理风俗和动物植物，卷四卷五记药物和方士，卷六为杂考，卷七至卷一〇记奇闻

逸事，如果称《博物志》为志怪小说集，这四卷就是全书的主体。

博物志 (选四)

八月槎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往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关于巨槎浮绕四海的传说古已有之，《拾遗记》亦有记载，此篇把巨槎传说与牛郎织女神话连在一起，使传说更加美妙，更富于文学趣味，故事结尾又与近世人严君平挂钩，使传说凭添现实感，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王宜庭）

千日酒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千日酒之传说，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酿酒的水平，另一方面则表现了魏晋名士风度与酒的关系。宋代诗人王中诗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愿醉不醒，刘玄石是否有此意识，本篇未予正面描写，也不是本篇所要表现的内容，但在客观上却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王宜庭）

蜀山猿獾

蜀山（按：当作“蜀中”）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猿獾，一名马化，或曰獾。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不取男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猿獾、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獾爪也。

猿盗妇人之说古已有之，近世在西南山区，还有流传。本篇把猿獾写得略通人性，并会使用工具（长绳）捕人，显然出自想象。这类故事对后世文学有影响，如唐代传奇小说《补江总白猿传》、元代话本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明初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之《申阳洞记》以及明末《型世言》之《陈御史错认仙姑，张真人立辨猴诈》等等，都属同一题材的不同构思。（王宜庭）

前汉冢人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

魏郭后爱念之，录养宫内，常置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过礼，遂死焉。

葬于冢者，非死人也。定为汉宫殉葬之宫女无疑，故说“人犹活”，“平复如故”，魏郭后“常置左右”，并能详知汉宫中事。殉葬之人，不久掘墓而未死者，恐亦有之，但本篇所记，后汉即历近二百年，二百年居墓穴中不死，当然只能是神话。这类传说不止此一种，《异闻记》就有四岁女在墓穴中效龟息三年不死的故事。（王宜庭）

邯鄲淳

生平事迹不详。

三国魏笑话集《笑林》，为其所撰。原本不传。《隋志》著录为三卷，宋吴曾《能致斋漫录》卷七说：“秘阁有《古笑林》十卷。晋孙楚《笑赋》曰：‘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笑林》本此。”宋代尚存的十卷本《笑林》很可能是据古本增益扩充的。然而宋本也不传。今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代陈禹谟《广滑稽》卷二二载《笑林》一卷二十三则，后来又有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笑林》一卷二十四则。鲁迅从其他诸书中辑得佚文二十九则，编入《古小说钩沉》。《笑林》所记故事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短小精悍，简练传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笑 林 (选十一)

长竿入城门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执长竿进不得城门的鲁人固然愚蠢，而这位自作聪明的老父则不但愚蠢，而且可笑。愚蠢却自以为聪明，主观和客观的强烈反差便产生喜剧讽刺效果。（王宜庭）

山鸡凤皇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已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值十倍矣。

本篇幽默而寓意深长，楚王之受骗可笑，在于他喜欢别人奉承，被奉承者常常自昏而不辨其真伪，非楚王一人而已。（王宜庭）

隐 形 叶

楚人居贫，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鄣叶，可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鄣，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曰：“见。”经日乃厌倦不堪，始云：“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官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随 典 仪 口 倡

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将谒见，自虑不过，问先到者仪，适有答曰：“随典仪口倡。”既谒，赞曰：“可拜。”坚亦曰：“可拜。”赞者曰：“就位。”坚亦曰：“就位。”因复著履上座，将离席，不知履所在，赞者曰：“履著脚。”坚亦曰：“履著脚”也。

不解其意而句句照办，便是这等愚蠢可笑。今之相声多有此情节类型者。（王宜庭）

把 火 照 我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之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

把火照我，还要钻火干什么？情急时的荒唐话煞是可笑。然而门人可笑而又有可爱处，此文十分幽默。（王宜庭）

肠烂将死

赵伯公为人肥大，夏日醉卧，有数岁孙儿缘其肚上戏，因以李子八九枚内臍脐中，既醒，了不觉，数日后，乃知痛。李大烂，汁出，以为脐穴，惧死，乃命妻子，处分家事，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明日，李核出，寻问，乃知是孙儿所内李子也。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赵伯公之可笑在于他的盲目忧虑。（王宜庭）

俭啬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囑云：“我倾家贍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

本篇前半为概述，后半写借钱给人的细节。细节用白描，老人俭啬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王宜庭）

得物唯食

南方人至京师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问其名也！”往诣主人，入门内，见马矢，便食之；觉恶臭，乃止。步进，见败屣弃于路，因复嚼，殊不可咽。顾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后诣贵官，为设髓，因相视曰：“故是首物，且当勿食。”

听人言而不求甚解，孤行碰壁而不得其教训，可笑在他的愚笨而又主观。（王宜庭）

府佐曲单

某甲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己辄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曲，赞之，己亦学人仰赞和。同时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唤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问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药方；客既集，因问命曲，先取所疏者，误得药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己云：“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合座绝倒。

不懂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不懂装懂。（王宜庭）

吊丧赙豆

有人吊丧，并欲赙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人答曰：“钱布谷帛，任卿所有尔！”因赙一斛豆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一斛大豆相助。”孝子哭唤“奈何”，己以为问豆，答曰：“可作饭！”孝子复哭唤“穷”，己曰：“适有便穷，自当更送一斛。”

孝子哭奈何与穷，非对赙豆而言，赙豆吊丧之人愚不知解，谬以相答，本心善良却十分可笑。牛头不对马嘴，很有喜剧效果。（王宜庭）

谒见邑宰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

传》。”后人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惟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

异 林

原书已佚，《三国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和《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八八七引，裴注所引称“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并注“清河，陆云也”，可知作者是陆云的侄儿，也就是著名文人陆机之子。陆机有二子，长子陆蔚，次子陆夏，父子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同时被杀。当时陆蔚二十岁左右，陆夏年龄还要小些，以此推测，陆蔚作《异林》的可能性要大些。《异林》是西晋的作品。今仅存佚文一则，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

钟 繇

钟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两当，伤左髀，以两当中绵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

这是一篇颇有悲剧色彩的人鬼恋故事，女鬼之多情缠绵以及痴心怯弱之态写得栩栩如生，笔墨简练，故事哀婉动人。（王宜庭）

郭 璞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所著《玄中记》，又名《郭氏玄中记》。此书在《隋志》、两《唐志》和《宋志》中都未著录，最初著录于《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和《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均作《郭氏玄中记》。书中记狗封氏事与郭璞《山海经注》同，南宋罗泌《路史》即认为该书作者为郭璞。《玄中记》是博物类志怪小说，记载了古代关于地理、方物、算术和神话灵怪的传说。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七十一则。

玄 中 记 (选四)

炎 火 山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山从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灭；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云气，而草木生叶枝条；至四月火然，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草木叶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过此山下，取柴以为薪，然之无尽时；取其皮绩之，以为火浣布。

关于炎火山的传说是古人因南方气候炎热而生发的幻想，此说流传已久，本篇写得更加形象具体。（王宜庭）

终南山梓树

秦文公造长安宫，面四百里，南至终南山。山有梓树，大数百围，荫宫中。公恶而伐之，连日不克。天辄大风雨，沙石飞，人皆疾走；至夜疮合。有一人，中风雨，伤蹇不能去，留宿。夜闻有鬼来问树，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树曰：“来即作风雨击之，其奈吾何？”鬼又曰：“秦王若使三百人，被头，以赤丝绕树伐汝，得无败乎？”树默然不应。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树断，中有青牛骇逸；逐之，入泮水。秦王因立旄头骑。

毛衣女

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羽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今谓之鬼车。

此传说浪漫优美，后被《搜神记》采录，民间一直传讲至今，是影响极大的故事。（王宜庭）

狐 妖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神通，为天狐。

本篇虽无故事性，但关于狐能成妖的说法却成为后世小说魔幻情节的依据。（王宜庭）

王 浮

生卒里贯不详。为西晋著名道士，晋惠帝时是五斗米道“祭酒”，作《老子化胡经》与佛论争，其说影响深远。著作有西晋志怪小说集《神异记》。书已不传，史志亦不见著录。《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有王浮《神异记》虞洪事，但不详此书亡于何时。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八则，内容多记神仙事。但今存八则佚文是否就是王浮的手笔，则难以论定。

神 异 记 （选二）

银 杖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赴职，闻宫亭庙验，过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枚。年限既满，作杖拟以还庙。抚捶铁以为干，以银涂之。寻征为散骑常侍，往宫亭，送杖于庙中讫，即进

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涂杖见与，便投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于是取杖看之，剖视，中见铁干，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飞；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

本篇固然为神异故事，但陈敏这类背信弃义、欺瞒奸诈的官僚形象却非常真实。（王宜庭）

虞洪采茗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蚁之余，不相遗也。”因立莫祀。后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这是茶文化中的佳话，唐代陆羽《茶经》等茶书常引此事。（王宜庭）

葛洪

生卒年不详。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少年好学，十五、六岁即博览经史百家，尤好神仙导养之术，兼通医药学，是东晋著名炼丹家。除东晋逸事小说集《西京杂记》和志怪小说集《神仙传》外，其著述很多。他是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西京杂记》记述西汉逸事传闻，涉及方面很多，包括帝后公卿的奢靡好尚，官室苑囿，珍玩异物，舆服典章，名人逸事以及民

间传说等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西京杂记》的不少故事都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题材。关于《神仙传》，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称，元帝建武中“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晋书》葛洪传也记为《神仙传》十卷。现存的版本并非原书，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毛晋所刊，载有八十四人传记；一是《汉魏丛书》本，载九十二人。但据《文苑英华》引唐代梁肃《神仙传论》说，他见到的葛洪《神仙传》凡一百九十人，可知今存本已不同于原本。葛洪是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写本书为神仙立传，其宗教意图十分明确。

西京杂记（选五）

身毒国宝镜

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威里织成锦，一曰斜文锦。帝崩，不知所在。

古代传说中，镜与剑都是有灵气的器物，此篇故事性不强，但这个传说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王宜庭）

王 嫫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

人皆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王昭君出塞是脍炙人口的故事。此篇是记载最早的传说之一，文虽简短，但昭君刚直不群的性格和元帝不舍昭君的心态，已很鲜明，成为后世戏曲小说再创作的基础。（王宜庭）

武帝乳母

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安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

东方朔是古代传说中的机智人物，他救乳母的方法，确实表现了非凡的机智。行文简省而明达，东方朔告诉乳母如何去做，接着叙述武帝要杀乳母，乳母如何做则一概略去，只写东方朔的对话，过程清楚，重点突出。（王宜庭）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懣，以所着鹔鹘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谏，传于世。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婚姻故事是古代优美的传说之一。本篇叙述手法颇别致，先写当垆卖酒，再倒叙相如与文君之相爱和越礼结合，结尾写文君谏相如，给这爱情故事增加了悲剧色彩。（王宜庭）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

本篇写匡衡好学，联缀三个故事，凿壁借光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表现匡衡苦读的精神，说诗解颐的故事表现匡衡的才学，最后一个故事表现匡衡的钻研精神，三个故事各有所侧重，联缀起来就是一位勤学钻研的学者形象。（王宜庭）

神仙传（选二）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之，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有意耶？”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如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

本篇旨在宣扬服丹成仙，但很有故事性，两个弟子信仰不真，不敢效法老师，终于未能仙去，故事的寓意已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本篇叙事巧妙利用悬念，犬死，伯阳死，一弟子死，不仅瞒了余下二弟子，也瞒了读者，直至二弟子出山，真相才大白，二弟子懊恨，读者亦为之惋惜，而惋惜之中又得到某种启示。（王宣庭）

李 阿

李阿者，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赐与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候之，未曾不审也。有古强者，疑阿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坏。强忧刀败，至旦随出，阿问强曰：“汝愁刀败也？”强言：“实恐父怪怒。”阿则取刀左手击地，刀复如故。强随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其车下，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抚脚，而复如常。强年十八，见阿年五十许；强年八十余，而阿犹然不异。后语人：“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也。

写神仙而有现实感是本篇一大特点。不仅写李阿接济贫穷，未卜先知，而且还特别写了一个世间俗人古强，用古强的亲身经历受来加强李阿的真实感。（王宣庭）

干 宝

生卒年不详。晋新蔡人，晋元帝时以著作郎身份兼领国史，后迁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曾封关内侯。

其所撰《搜神记》原书三十卷，今传本二十卷，是古代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今传本系明代胡应麟所辑。干宝编撰《搜神记》，据说直接的原因是他父亲的爱妾死而复活。这只是传说，当时世风迷信神道，干宝搜集这些材料，正如他在《搜神记序》中所说，“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原本分篇有“感应篇”、“神化篇”、“变化篇”、“妖怪篇”等等，篇首有序论，用一些传说故事来证明某一个神怪变异的道理，其宗旨是鲜明的。干宝采集编撰的故事多半来自民间，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民众的意愿和理想。干宝是一位史官，叙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史传传统，注意情节完整，使用人物对话，使《搜神记》更加接近后世的小说。

搜 神 记 (选六十)

赤 松 子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游人间。今之雨师本是焉。

本篇选自《搜神记》。本事据《列仙传》。《列仙传》记赤松子“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水玉”即“水精”（水晶），《搜神记》作“冰玉散”。“能入火自烧”，《搜神记》作“能入火不烧”，其意相去甚远。赤松子的传说由来已久，《楚辞·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山海经》亦有记载。（王宜庭）

彭祖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钱，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讫，地则有两虎迹。”

关于彭祖，《列仙传》、《神仙传》和《史记·楚世家》均有记载。《楚辞·天问》云：“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长？”彭祖斟雉羹奉献于天帝，天帝报以彭祖长寿，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其不寿。（王宜庭）

葛由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

淮南八公

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诣

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刘 根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时，入嵩山学道，遇异人，授以秘诀，遂得仙。能召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语曰：“君能使人见鬼，可使形见，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笔砚书符。”因以叩几。须臾，忽见五六鬼，缚二囚于祈前。祈熟视，乃父母也。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亲如此！”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此篇宣扬道术，意不可取，但情节构思巧妙，叙事简捷传神。
(王宜庭)

荀子训

荀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娑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

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

左 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二端。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敕救之。”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酒一甌，脯一片，手自倾甌，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座，将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竟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

左慈是东汉末年著名方士，《后汉书》有传。此篇文字与《后汉书·左慈传》、《神仙传》略同。堂下钓松江鲈鱼，炊前取西蜀生姜，罨酒片脯醉饱百官，隐身变形，把左慈写成半人半仙，文中写曹操虽着墨不多，但猜忌阴毒的性格亦跃然纸上。此篇事繁而言简，颇得史家笔法。《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据此传说改写，成为脍炙人口的“左慈戏曹操”的故事。（王宜庭）

于吉

孙策欲渡江袭许，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煊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策既杀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

此篇写于吉，而意在表现孙策的偏狹专横。志怪小说写不信方术鬼神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孙策也不例外。但是孙策杀于吉，主要原因是军中将士趋附于吉，出于威信和权力的考虑，含有某种政治的因素，因而此篇揭露了封建当权者的某种典型心态，具有积极意义。《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写孙策怒斩于吉，即据此演

绎。(王宜庭)

介 琰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琰，不受餽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

吴 猛

吴猛，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分宁。性至孝。遇至人丁义，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术大行。尝见大风，书符掷屋上，有青鸟衔去，风即止。或问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风，道士求救。”验之果然。西安令干庆，死已三日，猛曰：“数未尽，当诉之于天。”遂卧尸旁。数日，与令俱起。后将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画江水，横流，遂成陆路，徐行而过。过讫，水复。观者骇异。尝守浔阳，参军周家有狂风暴起，猛即书符掷屋上，须臾风静。

董 永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

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存。

人神恋类型的故事中，此篇是最具劳动者朴实精神的一篇，因而在民间传说中不断地被丰富和改作，也最脍炙人口。（王宝庭）

杜 兰 香

汉时有杜兰香者，自称南康人氏。以建业四年春，数诣张传。传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传先名改硕。硕呼女前视，可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轮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言：“本为君作妻，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岁东方卯，当还求君。”兰香降时，硕问：“祷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无益。”香以药为消魔。

此篇在叙述中插入诗歌，以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意向，这种叙

事方式突破了以往一般志怪小说的表达模式，并为后世小说所继承和发展。（王宜庭）

弦 超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地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游，驾輜舂车，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缿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一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菑。”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篋，取织成裙衫两

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车马，似知琼。驱驰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

同是人神恋，此篇精神与《董永》迥异。知琼下嫁弦超，仅为弦超能见。一旦机密泄漏，神女即缘尽而去，这些情节单元被后世小说不断利用。（王宜庭）

寿光侯

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也。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又有大树，树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鸟过之亦坠。侯劾之，树盛夏枯落，有大蛇长七八丈，悬死树间。章帝闻之，微问，对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乃设法，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即使解之。或云：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走。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帝惊曰：“以相试耳。”解之而苏。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糝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蒸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熟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此篇写幻术，真真假假，耐人寻味。“天竺”即今印度，这段文字颇有史料价值。（王宜庭）

李少翁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李少翁招李夫人之魂使汉武帝见之，是汉武帝传说体系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后世亦多有生者与死者相见的故事，唯此篇写李夫人之魂居帐中，灯影朦胧，是耶非耶，武帝可望而不可即，神

秘而空灵，较那些写得实在者要高明得多。（王宜庭）

营陵道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妇人，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白头鹅

吴孙休有疾，求覘视者，得一人，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妇人履服物著其上。使覘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家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厚赏，而即信矣。”竟日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不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实上。”

夏侯弘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今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原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著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

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谢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随从小鬼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

谢尚进镇西将军在永和十一年(355年)，时干宝已不在世，此篇非干宝所撰，为后世辑录者误收。(王宜庭)

管 辂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命。辂曰：“子归，觅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颜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唯拜之。南边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

祈求，皆向北斗。”

“饮他酒脯，宁无情乎？”仙界的风气与世间无异。（王宜庭）

费孝先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货殖至成都，求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几，屋遂颠覆，独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邻比，欲媾终身之好，俟旋归，将致毒谋。旻既至，妻约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将晡，呼旻洗沐，重易巾帟。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坚不从。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觉，惊呼，邻里共视，皆莫测其由。遂被囚击拷讯。狱就，不能自辨。郡守录状，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终无验耳。”左右以是语上达。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问曰：“汝邻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杀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谓僚佐曰：“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诚遇明即活之效。

古时术士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附会人事，预言吉凶的占候术，叫做“轨革”。本条见宋章炳文《搜神秘览》，费孝先是宋代人，此篇系后人辑录时因书名类似而误收。谜语式的预言，常为后世小说所用。（王宜庭）

华佗

沛国华佗，字元化，一名髡。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二十，苦脚左膝里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瞳子，又逆鳞耳。以膏散著疮中，七日愈。

胡母班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

息。”须臾，昔驹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驹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人为神传书送信，想象奇特，并成为后世小说的一种情节单元。（王宜庭）

糜竺

糜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家赀巨万。常从洛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一好新妇，从竺求寄载。行可二十余里，新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糜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快去，我当缓行。日中必火发。”竺乃急行归，达家，便移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

此篇为《三国志·蜀书·糜竺传》裴松之注引，《拾遗记》卷八亦记糜竺家遭火得神助而减少损失的故事，情节与此篇有异。糜竺巨富，曾遭火厄，大概是真实的，而神助之说则出于传说。真伪杂糅是古小说的一大特点。（王宜庭）

蒋山祠

一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佻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蚤，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二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才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

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三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自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四

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挺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座，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噉鲤，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五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著船，挟暮来至逻所。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大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将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如有

一黑衣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拔刀隐树侧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著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著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曰：“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

蒋子文死后成神的故事，今本《搜神记》载有五条，除一、四两条外，其他三条均非《搜神记》原本所有，是后人掺入的。关于蒋子文成神的故事在东晋建康地区盛传，除此五条外，《幽明录》还记有两条，后《太平广记》合七条为一篇，题名《蒋子文》。（王宜庭）

丁 姑 祠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姬言：“无苦。”翁因出苇半间，安处，不著船中，径度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

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感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丁姑惩恶赏善，是民间创造的保护神。（王宜庭）

赵公明参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笃，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三千，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其明日又来。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否？”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佑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佑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

人，使簪之。出入辟恶灾，举事皆无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乃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

此篇中赵公明是拘勾人命的冥神，隋唐时变成瘟神，明代又成了财神，明清小说戏曲以及民间信仰里，赵公明都是财神。此篇用单人物角度叙述，赵公明参佐率众鬼来到王祐病榻之前的情景，均为王祐眼中所见，也就是用王祐的视角叙述，颇有特点。（王宜庭）

三 王 篡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

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踣出汤中，蹶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覆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此篇系据《列异传》之《干将莫邪》敷演，情节相同，唯细节多有增益。干将莫邪之子隐匿山中与侠客的一段遭遇，写得悲壮感人，有些细节，如悲歌慷慨，自刎而身体不倒等等，都是《列异传》不曾写的。（王宣庭）

王 祥

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

王祥是晋代著名孝子，古代二十四孝之一，《晋书》有传。卧冰求鱼，黄雀入幙，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写继母厌恶他、虐待

他,而他对继母尽孝之至,更凸现他的孝性。(王宜庭)

郭 巨

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养。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举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饷,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郭巨是古代著名孝子,事见刘向《孝子图》。然而郭巨埋子以分食给老母,实在有悖人情。(王宜庭)

东海孝妇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旛。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极标,又缘旛而下云。”

作者之意似在表彰周青的孝行，但在客观上却揭露了封建法制的黑暗，是流传久远的冤案。周青在刑场立誓之举，表现了一位弱女子的反抗精神。元代关汉卿的著名杂剧《窦娥冤》即受此传说的影响。（王宜庭）

乐羊子妻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食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后盗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姑。太守闻之，捕杀盗贼，赐妻缣帛，以礼葬之。

韩凭妻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与此

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韩凭夫妇的传说在《列异传》中已有记载，但写得简略。此篇记叙完整，康王夺妻，韩凭怨而被囚，无望而自杀，其妻亦殉情而死，死后冲破康王阻隔，变成相思树和鸳鸯鸟，可以说是一篇有情节有个性的浪漫主义小说。（王宜庭）

邓元义

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时伯考怪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儿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范巨卿张元伯

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游太学。后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期

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后元伯寝疾甚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征晨夜省视之。元伯临终，叹曰：“恨不见我死友。”子征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忘我，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悲叹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圻，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范张生死之交是古代友谊的范例之一，成为后世小说、戏曲改编的对象。元代宫天挺有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明代冯梦龙编《古今小说》有《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王宣庭）

女化蚕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

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蹙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案《天官》，辰为马星。《蚕书》曰：“月当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周礼》校人职掌“禁原蚕者”。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苑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苑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

关于桑蚕起源的传说由来已久，《山海经·海外北经》说：“欧丝之野，在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女子吃桑叶吐丝，蚕原是一女子。《荀子·赋篇》说：“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蚕头似马头，而吐丝又类女子的纺绩，于是马和女子有了某种联系。这篇作品把这种联系编织成一个生动的神话。这个神话流传甚广，宋戴埴《鼠璞》卷下“蚕马同本”条引唐《乘异集》记云：“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王宜庭）

河间郡男女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

初。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秘书郎王导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青年男女恋爱，女被迫他嫁，郁郁而死，然情爱深笃，女死而复生，这种情节被后世小说戏曲不断利用。勾道兴《搜神记》据此演绎，改变故事时间并给人物冠以姓名，今本《搜神记》辑入（卷一五“王道平”），乃误。（王宜庭）

贾文合

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少女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来，今却得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覆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后文合欲验其实，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覆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乃大惊叹，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李娥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

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尸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黑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侗。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侗，我当从府君出案行部，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疠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

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也。”

此篇写两个独立故事，但联缀得很自然，这种结构方式在志怪小说中比较少见。（王宜庭）

温 序

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护军校尉，行部至陇西，为隗嚣将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节挝杀人。贼趋欲杀序，荀宇止之曰：“义士欲死节。”赐剑，令自裁。序受剑，衔须著口中，叹曰：“无令须污土。”送伏剑死。更始怜之，送葬到洛阳城旁，为筑冢。长子寿，为印平侯，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

此篇写温序自裁的细节，衔须著口中，叹曰：“无令须污土”，很有个性。（王宜庭）

苏 娥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曰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

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腋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

秦巨伯

琅琊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捉伯颈著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两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刃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杀之。

鬼魅作祟是志怪小说常见主题，然而此篇却别具特色，秦巨伯的暴躁，鬼魅的恶作剧，表现得淋漓尽致。（王宜庭）

紫 玉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恻，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歔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予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辄收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紫玉因情而死，又因情与韩重冥会，对爱情生死不渝，十分感人。在人鬼恋类型的作品中，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志怪小说。叙述中夹有紫玉的一首歌辞，这种韵散相间的叙事方式对后世小说有深远影响。（王宜庭）

驸马都尉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食。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子西榻而坐。度称姓名，叙起居，既毕，命东榻而坐，即治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未悉绸缪，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度当时荒忙出走，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尚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枢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此篇非干宝原书，本事见勾道兴《搜神记》，《稗海》本《搜神记》据勾本删改，本篇出自《稗海》本而略有节削。此篇写秦闵王

女之多情，哀惋动人。（王宜庭）

崔少府墓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充便著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歆歆，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且语充云：“君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襖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镜，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

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顾儿。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金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充后乘车入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歎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

此篇写死生之玄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手法颇为高妙。
(王宜庭)

汝阳鬼魅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其厉厌者，皆亡发失精。寻问其故，云：“先时颇已有怪物。其后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亭卒曰：‘楼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栖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一死妇，大惊。走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

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

钟 繇

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襦裆。伤左髀，以襦裆中绵拭血。

张 汉 直

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墉下，皆忘取之。又买李幼一头牛，本券在书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从婿家来，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诸弟，衰经到来迎丧，去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十余人相追（当作“随”）。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谓其鬼也，怅惘良久。汉直乃前为父拜，说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闻见，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为。

顿丘鬼魅

魏黄初中，顿丘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一物，大如兔，两

眼如镜，跳跃马前，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捉之，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因说：“向者事变如此，今相得为伴，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惧耶？”对曰：“其身如兔，两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曰：“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乃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

度朔君

袁绍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共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苏。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著皂角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后，复一人，著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昔临庐山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后，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疋绢，君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湖，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

曹公猎，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

树神黄祖

庐江龙舒县陵亭，流水边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妇人，著绣衣，自称曰：“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鱼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战，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刘表、袁术相攻，龙舒之民皆徙去，唯宪里不被兵。

张茂先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狐不从，乃持刺谒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比复商略三史，探贖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撷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

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乃扫榻延留，留人防护。此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致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防御甚严。时丰城令雷焕，字孔章，博物士也，来访华，华以书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猎犬试之？”乃命犬以试，竟无惮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华闻益怒曰：“此必真妖也。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复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年。”乃遣人伐华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儿来，问使曰：“君何来也？”使曰：“张司空有一年少来谒，多才巧辞，疑是妖魅。使我取华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听我言，今日祸已及我，其可逃乎？”乃发声而泣，倏然不见。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将木归。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

《太平御览》卷九〇九引本条：“燕昭王墓前，有一老狐。化男子，诣张华讲说。华怪之，谓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论。’孔章曰：‘当是老精。闻燕昭王墓有华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当见。’如言，化为狐。”这可能才是《搜神记》原本。此篇文字系据原本演绎。老狐无非炫耀自己人品才华，并无害人之心，张华执意照之原形，适足表现了他的妒贤忌能。（王宜庭）

刘伯祖狸神

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预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买羊肝，于前切之，齑随刀不见，尽两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举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曰：“某月某日，诏书当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在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谓神曰：“今职在刺举。若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诚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即无声。

阿紫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妇以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

宋大贤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瞋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

安阳亭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往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著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乃暗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暗嗟而去。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曰：“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幘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

汤 应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迸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著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应乃还卧。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豨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

李 寄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隅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紫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季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

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糝，用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困，目如二尺镜。闻糝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啗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李寄斩蛇是脍炙人口的故事，作者用地方官吏的无能和被啖童女的怯弱来衬托李寄的勇敢和智慧。少女李寄有勇有谋，既不畏死，又“怀剑、将犬”，有所准备，终于战胜恶蛇，为民除害。李寄的形象塑造得光彩夺目。（王宜庭）

千 日 酒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阨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口张目，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

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本事见《博物志》卷五，勾道兴《搜神记》据以演绎，《稗海》本《搜神记》误以为干宝所作而辑入。此篇写酒之醇，夸张而幽默，是难得的佳作。（王宜庭）

义犬冢

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饌之间，皆分与食。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瑕出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蒸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睹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冢，高十余丈。

搜神后记

《搜神后记》十卷，又名《续搜神记》、《搜神续记》，旧题东晋陶潜撰。前人多以为是伪托，今传十卷本乃是后人纂辑。现在见到的十卷本的最早刻本是明代万历胡震亨辑刻的《秘册汇函》本，其中有些条目的文字与唐人类书所引不同，却与宋人的著作字句相合，可证是宋代以后人纂辑的。但是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序》已有“陶渊明《搜神录》”的记载，则陶潜撰写鬼神灵怪之事亦

不无可能，其中《桃花源》为陶潜所作是无疑的，可见此书至少有部分作品出自陶潜之手。《搜神后记》侈谈鬼神、称道灵异，可看作是《搜神记》的续书，与《搜神记》比较起来，讲神仙的在比例上要多一些，讲当时传闻的故事在比例上也要大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的洞天传说和佛法故事。下选二十五篇均出自《搜神后记》。

丁 令 威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丁令威化鹤常用为典故。此篇写鹤在空中徘徊所吟之诗，表现了浓重的沧桑之感，有动人的魅力。（王宜庭）

仙 馆 玉 浆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倘不死，投食于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遂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坠者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

有天井，其中多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坠者如言，半年许，乃出蜀中。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所食者龙穴石髓也。”

俗人之入洞天，一般均为“误入”。洞天神仙对弈，也是这类传说中的一个母题。此篇值得注意的是洞穴潜通的观念和与龙相关的服食情节，从嵩山入穴，半年后从蜀中洞穴出来，地下自有管道相通。篇末写当事人去问张华求解，张华著有《博物志》，有洞穴潜通之说。饮玉浆食石髓，玉浆为仙人的饮料，而石髓为蛟龙的食物，这类服食情节为后世传说不断取用。（王宜庭）

剡县赤城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莹珠，一名□□。见二人至，欣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追还已知，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一重复，至五盖，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知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蛻也。

此篇用写实化的笔法写仙境，颇有特色。两位仙女毫无珠光宝气，着青衣，另有二女来庆贺得婿，临别赠佩仅一腕囊，都是平民小家的情态和气象。说明此篇较近于民间文学的原始状态。

(王宜庭)

韶 舞

荜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间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本篇所写的洞天福地，并非安享清福的仙境，而是一片需要耕作的沃土，这故事为劳动者所创造，是很明显的。(王宜庭)

桃 花 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

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乃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

晋代武陵领有临沅、龙阳、汉寿、沅陵等十县，在沅江流域，此地区山深谷峻，森林覆盖，人迹罕至，很容易引发奇思异想。此篇写桃花源人先世避难而入，今不知魏晋，又写他们怡然自乐，充分表达了乱世文人的乐土思想，使“桃花源”成为理想世界的代名词。作者记桃花源，采用平实化笔法，使传说更具实感。（王宜庭）

穴中人世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当作“入”）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误入洞天一段描写近似《桃花源》，地点不同，但醴陵亦属洞庭湖流域地区。（王宜庭）

贞女峡

中宿县有贞女峡。峡西岸水际有石，如人形，状似女子。是曰“贞女”。父老相传：秦世有女数人，取螺于此，遇风雨昼昏，而一女化为此石。

故事甚略，但优美。中国地名，往往得之民间传说，很有可观者。（王宜庭）

姑舒泉

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百许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与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鲤一双。今人作乐嬉戏，泉故涌出。

鼠市

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

巧匠区纯所作鼠市，表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志怪小说作者也许认为鼠市中有某种神灵在。（王宜庭）

比邱尼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齑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蜜蜂螫贼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置一室。贼破户，忽有蜜蜂数万头，从衣篋出，同时噬螫。群贼身首肿痛，眼皆盲合，先诸所掠，皆弃而走。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冯孝将为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卧厩中，夜梦见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今已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乃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地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则愈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屏除左右人，便

渐渐额出，次头面出，又次肩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寢息。每诫云：“我尚虚尔。”即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乃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辞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馔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息。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渐渐能开，口能咽粥，既而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儿一女：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中；小郎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云。

徐玄方女选择自己丈夫，表现了一种摆脱封建婚姻枷锁的自主倾向。文中详写鬼女复活的过程，娓娓动听，仿佛确凿地发生过。（王宜庭）

李 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于三更，崛起坐，搏妇臂上金钏甚遽。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为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后数日，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咒埋。

此篇颇富讽刺意味，贿赂公行，阴间和阳间没有两样。（王宜庭）

李仲文女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与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

死而复生，理之必无，而情之必有，此篇故事荒诞，但情却真。明代汤显祖自称他的《牡丹亭》就是根据此篇和《徐玄方女》“更而演之”（《牡丹亭记题词》）。（王宜庭）

白水素女

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

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谢端善良勤劳而有白水素女相助，题旨与《搜神记》之《董永》同。民间田螺姑娘传说即由此演变。（王宜庭）

清溪庙神

晋太康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俗沙门，长行经清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梦问：“妇人是谁？”妇人云：

“我是清溪庙中姑。”如此一月许，便病。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清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过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声音如昔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思一闻之。”其伴慧覲便为作呗讖，其神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

临贺太守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诘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腹中鬼

李子豫，少善医方，当代称其通灵。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余年，殆死。忽一夜，闻屏风后有鬼谓腹中鬼曰：“何不速杀之。不然，李子豫当从此过。以朱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对曰：“吾不畏之。”及旦，许永遂使人候子豫，果来。未入门，病者自闻中有呻吟声。及子豫入视，曰：“鬼病也。”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鼓转，大利数

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鬼设网

有一伧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网后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罨捕，即缚得鬼。

竺法师

法门竺法师，会稽人也，与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当相报语。后经年，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惟当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忽然不见。坦之寻亦卒。

白布袴鬼

乐安刘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袴。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褻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

于他家煮野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家。向夜，举家作粥糜，食余一瓿，因泻葛汁著中，置于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瓿走去。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已防备，与斗，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后遂绝。

志怪小说中写鬼的作品不少，白布袴鬼赖在刘家吃喝不走，颇类青皮棍徒一流，是很有特点的一篇。故事毫无恐怖气氛，可以看作是一篇讽刺性文字。（王宜庭）

虹化丈夫

庐陵巴邱人陈济者，作州吏。其妇秦，独在家。常有一丈夫，长丈余，仪容端正，著绛碧袍，采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间。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数年。比邻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测，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乃纳儿著瓮中。此丈夫以金瓶与之，令覆儿，云：“儿小，未可得将去。不须作衣，我自衣之。”即与绛囊以裹之，令可时出与乳。于时风雨暝晦，邻人见虹下其庭，化为丈夫，复少时，将儿去，亦风雨暝晦。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也。”从此乃绝。

古人谓虹是阴阳二气交感而成，故多与男女私情联系。此篇亦可看作是将一女子婚外恋神仙化，颇有浪漫情调。（王宜庭）

熊 穴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饥甚，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相狎习。熊母每旦出，觅果食还，辄分此人，赖以延命。熊子后大，其母一一负之而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于是跃出。竟得无他。

熊之善良友爱竟胜于人。写动物具有人性，用白描手法，朴拙而得其神韵。（王宣庭）

杨 生 狗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风势极盛。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尔后生因暗行，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有人经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几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归。

斫雷公

吴兴人章苟者，五月中，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钺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某甲。”或言：“当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雳杀奴。”须臾，云雨冥合，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若来，吾当以钺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

此篇有隐喻存焉。蛇不劳而食，勤力耕作的章苟反遭天谴，何公平之有？章苟跳梁大骂，表现了劳动者的愤怒。（王宜庭）

曹毗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有《曹毗志怪》已佚。仅存佚文一则，《初学记》卷七、《太平御览》卷六七和《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六又卷三八引。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

曹毗志怪 (选一)

昆明池灰墨

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外国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乃知朔言有旨。

这一则佚文几无故事性，但它记录了当时佛教“劫”的观念已传到中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王宝庭）

祖台之

生卒年月不详。东晋人，是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的曾祖。祖台之所撰《祖台之志怪》，已佚。《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为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则为四卷，今存佚文十五则，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

祖台之志怪 (选七)

藻 居

汉武帝与近臣宴会于未央殿，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陈。”乃见屋梁上有一翁，长八九寸，拄杖僂步，笃老之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因仰首视殿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东方朔曰：“其名‘藻居’，兼水木之精，春巢幽林，冬潜深河。今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于帝。曰仰视宫殿，殿名未央，诉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殿足于此，不愿更造也。”上为之息宫寝之役。居少时，帝亲幸河渚，闻水底有弦歌之声，又有善芥。须臾，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纓佩乘藻，甚为鲜丽，凌波而出，衣不沾濡。帝问曰：“闻水底奏乐声，为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止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胜嘉欢，故私相庆乐耳。”献帝一紫螺壳，状如牛脂。帝曰：“朕暗无以识君，东方生知耳；君可思以吴□贻之。”老翁乃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即受命，下没泉底，倏忽还到，奉大珠径寸，明耀绝世。帝甚玩焉，问朔：“何以识此珠为洞穴之宝？”朔曰：“河底有洞穴之宝。”帝以五千万钱赐朔，取其珠。

此篇对水下世界的描写很富于想象，在东晋志怪小说中是比较独特的。《幽明录》亦收此篇而有所增益。（王宜庭）

陶侃营葬

陶太尉微时，丧当葬，家贫，亲自营作砖；有一斑牯牛，砖已载至，忽然失去，便自寻觅。忽于道中逢一老翁，云：“君欲何所觅？”太尉具答。更举手指云：“向于山冈上见一牛，眠山圩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便好作墓，安坟当之，致极贵；小复不当，位极人臣，世为方岳矣。”又指一山云：“此山亦好，但不如向耳，亦当世出刺史耳。”言讫，便不复见。太尉墓之，皆如其言。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为东晋开国元勋。此篇表现了东晋人的浓厚的风水观念。（王宜庭）

徐元礼嫁女

廷尉徐元礼嫁女，从祖与外兄孔正阳共诣徐家。道中有土墙，见一小儿，裸身，正赤，手持刀，长五六寸，企墙上磨甚疾，独语；因跳车上曲阑中坐，反复视刀，辄舐之。至徐家门前桑树下，又跳下，坐灰中，复更磨刀。日晡，新妇就车中，见小儿持刀入室，便刺新妇，新妇应刀而倒；扶还解衣，视小腹紫色，如酒槃大，炊顷便亡。鬼子出门舞刀，上有血，涂桑树叶，火然，斯须烧。

鬼子作崇奇之又奇，作者对鬼子动作的描写，持刀、独语、视刀、舐刀，极其传神，故事奇，而文更奇。（王宜庭）

曹著与庐山使君女

建康小吏曹著见庐山夫人，夫人为设酒馔。金鸟啄罌，其中

镂刻，奇饰异形，非人所名；下七子盒盘，盘中亦无俗间常肴。敕夫人命女婉出，与著相见。婉见著欣悦，命婢琼林令取琴出，婉抚琴歌曰：“登庐山兮郁嵯峨，晞阳风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畅云柯，弹鸣琴兮乐莫过，云龙会兮乐太和。”歌毕，婉便辞去。

人神恋的故事早已有之，本篇着意刻画了妩媚多情的庐山使君之女婉。筵宴上婉以歌传情，这种写法自是心理描写的一种手段，而在文体则孕育着后世小说的胚芽。（王宜庭）

千里牛

苟晞为兖州镇，去京师五百里。有贡晞珍异食者，欲贻都下亲贵，虑经信宿之间，不复鲜美；募有牛能日行数百里者，当厚赏之。有人进一牛云：“此日行千里。”晞乃命具丁车善馭，书疏发遣。旦发，日中到京师；取答书还，至一更始进便达。晞以其骏快筋骨必将有异，遂杀而观之；亦无灵异，惟双肋如小竹大，自头挂脊，著肉裹，故外不觉也。

桐郎

骞保至坛丘坞上北楼宿，暮鼓二中，有人著黄练单衣白帽，将人持炬火上楼。保惧，藏壁中。须臾，有三婢上帐，使迎一女子上，与白帽人入帐中宿。未明，白帽人辄先去。如此四五宿。后向晨，白帽人才去，保因入帐中，问侍女子：“向去者谁？”答曰：“桐郎，道东庙树是。”至暮鼓二中，桐郎复来，保乃斫取之，缚著楼柱。明日视之，形如人，长三尺余。槛送诣丞相，渡江未半，风

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风波乃息。

江 黄

隆安中，陈悝于江边作鱼簋。潮去，于簋中得一女人，长六尺，有容色，无衣服；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人有就辱之。悝夜梦云：“我是江黄，昨失道落君簋，小人遂见加凌；今当白尊神杀之。”悝不敢移，潮来自逐水去。奸者寻病。

江黄的形象类似美人鱼，这个传说颇为新奇，值得珍视。（王宜庭）

孔 约

生平事迹不详。所撰《孔氏志怪》为东晋志怪小说集。《隋志》杂传类著录为四卷。书已佚。现仅存佚文十则，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

孔氏志怪 (选三)

卢充冥婚

卢充者，范阳人也，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猎，见一獐，举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复起，充逐之，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中一铃下，有唱家前，充问曰：“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贵人？”即有人提

袂新衣迎之。充著，尽可体；便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崔曰：“近得尊府君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举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见父手迹，便歎叹无辞。崔即敕内，令女郎庄严，使充就东廊。充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共拜焉。三日毕，还见崔。崔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生男，当以相还；生女，当自留养。”敕外严车送客。崔送至门，执手涕零；离别之感，无异生人。复致衣一袭，被褥一副。充便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丧。居四年，三月三日，临水戏，水中忽见二犊车，乍浮乍没，既上岸，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儿共载。充见之，欣然，欲握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别，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惧霜萎；荣曜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别离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爱恩从此别，断绝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不见二车处。将儿还，四座谓是鬼魅，金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充诣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者。欸有一老婢问充得碗之由，还报其大家。大家，即女姨也，遣视之，果是。谓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今视卿碗甚似，得碗本末，可得闻不？”充以事对。即诣充家迎儿，儿有崔氏状，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未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矣。’”即字温休，温休，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为令器，历数郡二千石，皆著绩。其后生植，为汉尚书。植子疏，为魏司空。冠盖相承至今也。

故事内容亦见于《搜神记·崔少府墓》。在东晋志怪小说中此篇是篇幅特别长的，所叙故事较完整。前半冥婚一段是人鬼恋的常见情节，后半鬼女还儿，临别赠诗馈碗细节，则为人鬼恋母题中所罕见者。本篇已见传奇小说的萌芽。（王宜庭）

钟会荀勖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值百万，以付妻。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取剑，乃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动，宅遂空废。于时咸谓勖之报会，过于所失数十倍。彼此书画，巧妙之极。

龟女

会稽吏谢宗赴假吴中，独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来入船。问宗：“有佳丝否？欲市之。”宗因与戏，女渐相容。留在船宿次宴，既晓，因求宗寄载，宗便许之。自尔船人恒夕但闻言笑，兼芳馥气。至一年，往来同宿；密伺之，不见有人。方知是邪魅，遂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得二物，并小如拳。以火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自说：“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既为龟，送之于江。

龟女求爱曰：“有佳丝否？欲市之。”用《诗经·氓》的典，“丝”与“思”谐音，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趣味。（王宜庭）

戴 祚

生平事迹不详。所撰《甄异传》又名《甄异录》、《甄异记》、《甄异志》。《隋志》著录为三卷，原书已不传，仅存佚文十七则，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从尚存的佚文来看，都是记叙晋朝当代事，显示出不同于他书的特点。《甄异传》佚文十七则全来自当代传闻，一是具有现实性，二是体现了与民间口传文学的亲近关系。

甄 异 传 (选九)

张 闾

□城张闾以建武二年从野还宅，见一人卧道侧，问之，曰：“足病不能复去，家在南楚，无所告诉。”闾悯之。有后车载物，弃以载之。既达家，此人了无感色，且语闾曰：“向实不病，聊相试耳！”闾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台使，来相收录；见君长者，不忍相取，故佯为病卧道侧。向乃捐物见载，诚衔此意；然被命而来，不自由，奈何！”闾惊，请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为酹享，于是流涕固请，求救。鬼曰：“有与君同名字者否？”闾曰：“有侨人黄闾。”鬼曰：“君可诣之，我当自往。”闾到家，主人出见，鬼以赤缥縠其头，因回手，以小铍刺其心，主人觉，鬼便出。谓闾曰：“君有贵相，某为惜之，故亏法以相济；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闾后去，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闾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

谢 允

历阳谢允，字道通。年十五，为苏峻贼军王免所掠，为奴于东阳蒋凤家。常行山中，见虎槛中狗；窃念狗饿，以饭饴之。入槛，方见虎，攀木仰看。允谓虎曰：“此槛本为汝施，而我几死其中，汝不杀我，我放汝。”乃开槛出虎。贼平之后，允诣县，别良善，乌程令张球不为申理，桎梏考楚。允梦见人云：“此中易入难出，汝有慈心，当相拯拔。”觉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时进狱中与允言语。狱吏知是异人，由是不敢枉允，既蒙理还，乃上武当山。太尉庾公亮闻而愍之，给其资粮，遂到襄阳。见道士，说：“吾师戴先生孟盛子非世间人也，敕：‘若有西上欲见我者，可将来。’得无是君？”允因随去，入武当山，斋戒三日，进见先生，乃昔日所梦人也。问允：“欲见黄衣童子否？”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便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云紫气荫其上，芬馥之气，彻于山谷。

吴 清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柙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于时僵尸狼藉，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锦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按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行伍，猥蒙荣位，鸡之袄更为祥。

碧 玉

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弦歌。义以太元中病笃，谓碧玉曰：

“吾死，汝不当别嫁，嫁当杀汝。”曰：“谨奉命。”葬后，其邻家欲取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态失常，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犹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声见取，既被患，遂不得嫁。

丈夫死后鬼魂阻挠侍妾改嫁，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男子观念，其思想了不足取，但此篇真实的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自有其认识价值。（王宜庭）

张 牧

吴县张牧，字君林，居东乡杨里。隆安中，忽有鬼来助驱使。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此鬼无他须，唯啖甘蔗。自称：“高褐。”主人因呼“阿褐”。或云：此鬼为反语，“高褐”者葛。丘垅累积，尤多古墓，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独见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一白瓮，盛水半，以绢覆头，明旦视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贫，因此遂富。尝语：“毋恶我，日月尽，自去。”后果去。

“反语”即今谓“反切”，“高褐”反切音读为“葛”，女鬼用这种方式隐喻自家姓氏很是少见。本篇所叙女鬼助人的故事也很有个性。（王宜庭）

秦 树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义熙中，尝自京归，未至二

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处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保无虑，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仍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莫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带结如故。

华 逸

广陵华逸，寓居江陵，亡后七年来还。初闻语声，不见其形，家人苦请，求得见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见汝。”问其所由，云：“我本命虽不长，犹应未尽，坐平生时罚挞失道，又杀卒及奴，以此减算。去受使到长沙，还当复过。”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当勤自勸励，门户沦没，岂是人子！”又责其兄不垂教诲，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录，正余有日限耳。”尔时禹气强力壮，后到所期，暴亡。

夏侯文规

谯郡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犊车，宾从数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设馔，见所饮食，当时皆尽，去后器满如故。家人号泣，文规曰：“勿哭，寻便来。”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驹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玩习不为异物。文规有数岁孙，念之，

抱来，左右鬼神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人；文规索水喂之，乃醒。见庭中桃树，乃曰：“此桃我昔所种，子甚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为不畏？”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见地有蒜壳，令拾去之，观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

杨丑奴

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将暝，见一女子，衣裳不甚鲜洁而容貌美，乘船载菹，前就丑奴。家湖侧，逼暮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盘中有干鱼生菜。食毕因戏笑，丑奴歌嘲之。女答曰：“我在西湖侧，日暮阳光颓；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俄灭火共寝，觉其臊气；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变为獭，径走入水。

荀氏

生平事迹不详。佚文“南平国”条记晋安帝义熙年间事，文中说“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说明荀氏为东晋人。所撰《灵鬼志》，《隋志》著录为三卷。原书不传，今存佚文二十四条，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佚文中涉及佛教的故事较多，反映东晋以降佛教流传民间的情况。

灵鬼志 (选七)

嵇康

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游，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于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弹众曲，亦不出常；唯《广陵散》声调绝伦。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还同千载；于此长绝，能不怅然！”

志怪小说写人鬼恋者为多，此篇写人鬼知音，颇有特色。嵇康与鬼抚琴谈曲，情调逸雅玄远，语言清丽隽永。（王宜庭）

周子长

晋周子长侨居武昌五丈浦东冈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寒溪浦中嵇家，家去五丈数里；合暮还五丈，未达减一里许，先是空冈；

忽见四匝瓦屋当前，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问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鹿子经》，便为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知是鬼，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声。而心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复骂曰：“武昌痴鬼，今当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长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后诸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长故复语后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看道人面，何以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已三更尽矣。

武昌痴鬼纠缠周子长，但叙述并无恐怖气氛，痴鬼们被写得很顽皮，对佛家弟子颇有调侃之意，意趣诙谐。（王宜庭）

南郡议曹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力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人：“小住！小住！屋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

作佛事能驱鬼去病，晋代佛门子弟与巫医方士几无多大区

别,此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佛教面貌。(王宣庭)

胡道人

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深山中行,有一绝涧,窈然无底;行者恃山为道,鱼贯相连。忽有恶鬼牵驴入涧中,胡人性急,便大嗔恶;寻迹涧中恶鬼,祝誓呼诸鬼神下逮。忽然出一平地城,门外有一鬼,大镰项,脚著木桎梏,见道人,便乞食,曰:“得食,当与汝。”既问,乃是鬼王所治。前见王,道人便自说:“驱驴载物,为鬼所夺,寻迹至此。”须臾即得其驴,载物如故。

閻 剿

吴兴武唐閻剿,凌晨闻外拍手,自出看,见二乌帟吏径将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剿捉桮,二吏绾挽,至嘉兴郡,暂住逆旅;及平望亭,潜逃得归。十余日外复有呼声,又见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将至船,犹多菽,又令捉桮船,二吏绾挽,始前。至嘉乐故家,谓剿曰:“我须过一处,留汝在后,慎勿复走;若有饮食,当相唤。”须臾,一吏呼剿上;见高门瓦屋,欢宴盈堂,仍令剿行酒,并赐炙啖。天将晓,二吏云:“□□去,汝且停。”顷之,但见高坟森木,剿心迷乱。其家寻觅,经日方得。寻发大疮而死。

外国道人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术,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厝耶?”其人答云:“君若

见许，正欲入君此笼子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膳丰腆亦办。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国中，有一家大富贵，财巨万，而性慳吝，不行仁义，语担人云：“吾试为君破奴慳囊。”即至其家。有一好马，甚珍之，系在柱下；忽失去，寻索不知处。明日，见马在五斗器中，终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语言：“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穷乏，马当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毕，马还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复不见；举家惶怖，不知所在。开妆器，忽然见父母在泽壶中，不知何由得出。复往请之，其人云：“君当更作千人饮食，以饴百姓穷者，乃当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也。

此篇所叙外国道人作术吞吐妇人事，出自印度《旧杂譬喻经》，是佛教传入的著名故事。后来《续齐谐记》继续加以改造，见《阳羨书生》条。不过此篇写外国道人惩罚慳吝财主，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早期结合可见一斑。（王宜庭）

张 应

历阳县张应，先是魔家，取佛家女为妇。咸和八年，移居芜

湖。妻病，因为魔事，家财略尽，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为我作佛事。”应便往精舍中，见竺县镜，镜曰：“佛普济众生，问君当一心受持身戒耳。”县镜期明，当向其家。应梦见一人，长丈五六，正向，于南面趋步入门，曰：“此家寂寂，乃尔不净。”梦中见镜随此人后，白曰：“此家始欲发意，未可一一责之。”应先手巧，睡觉，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镜明食时往，应高座之属，具足已成。闻应说梦，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寻差。

灵异传

此书未见史志著录，书已不传，佚文散见《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等，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入佚文二十七则。从今存的佚文看，一些故事已见其他志怪小说，与《搜神记》相同者为多，可见它的成书当在《搜神记》之后。此书作者不可考。以下六篇选自《灵异传》。

木雕鸢

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鸢之飞，视天下如莽也。”吴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雕而献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游者加刑焉。游者曰：“臣闻大王之好飞也，故敢献雕；安知王之恶此也。可谓知有用之用，未寤无用之用矣。”乃取而骑之，遂翻然而飞去，莫知所之。

本篇故事性虽不强，但做木雕鸢骑而遨游蓝天，表现了人类

飞天的大胆想象。(王宜庭)

刘 照

刘照，建安中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照委郡走。后太守至，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太守不能名。妇曰：“此萋萋锁也。以金缕相连，屈伸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云云。儿见锁，感恻不能自胜。

胡 熙 女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歎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杀之。歎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及长大，言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里，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所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饌祝请之，有顷而止。

人母而鬼子，鬼子可从母亲手指入于腹中，故事十分奇特。

是志怪小说中比较罕见的情节。(王宜庭)

欧 明

昔庐陵邑子欧明者，从客过。道经彭泽湖，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过，见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风尘，有数吏单衣乘车马来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须臾遥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问吏，恐不得还。吏曰：“无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送，君皆勿收，独求‘如愿’尔！”去，果以缙帛送，明辞之。乃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愿使随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常使之取物。明将如愿归，所欲辄得之，数年大富。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岁朝，鸡一鸣，呼如愿，如愿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明逐之于粪上，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如愿乃于此而去。明不知，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使出。久无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转往捶粪，云使人富也。

王 更 生

有王更生者，为汉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庙，灵响。更生过庙祭，去而遗其刀。遣小吏李高还取刀。高见刀在庙床上。高进去，仰见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头鬓半白，谓高曰：“可取去。如言不道，后吾当祐汝。”高还，如言不道。后高仕为郡守，当复迁为郡。高时年已六十余，祖高者百余人。高乃道：“昔为更生小吏，

见遣至庙，取所遗刀；见庙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为惭。”言毕，此刀立刺高心下，须臾死。

邹 览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雨，前部伍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冢，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所见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冢，号咷，不复嫁。

王 嘉

生卒年月不详。十六国前秦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是当时著名的方士。《晋书·艺术传》记王嘉著有十六国前秦志怪小说集《拾遗录》，但原书已经散佚。据萧绮《拾遗记序》说，王嘉原本共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到南朝萧梁时已经残缺，经过他的搜集编订而成十卷。他的《拾遗记》熔志怪和杂录于一体，前九卷起自庖牺而迄于东晋，第十卷记昆仑等九个仙山。前九卷形似杂史而多记荒唐怪诞的传说，很明显受皇甫谧《帝王世纪》和旧题郭宪所撰的《洞冥记》的影响。

拾遗记 (选三)

周穆王

一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气乘风，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寓县之表。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也。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迹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二

三十六年，王东巡大骑之谷，指春宵宫，集诸方士仙术之要，而螭、鹄、龙、蛇之类，奇种凭空而出。时已将夜，王设长生之灯以自照，一名恒辉。又列璠膏之烛，遍于宫内。又有凤脑之灯。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灯七八尺，不欲使光明远也。西王母乘翠凤之輶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磨。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又进洞渊红花，嵯州甜雪，崑流素莲，阴岐黑枣，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莲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百年一熟。

三

扶桑东五万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树百围，其花青黑，万岁一实。郁水在磅礴山东，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谓“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长千常，七尺为常也。条阳山出神蓬，如蒿，长十丈。周初，国人献之，周以为宫柱所谓“蒿宫”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实白，大如瓜，香闻数里。奏环天之和乐，列以重霄之宝器。器则有岑华缕管，睥泽雕钟，员山静瑟，浮瀛羽磬，抚节按歌，万灵皆聚。环天者，钧天也。和，广也。岑华，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为管吹之，为群凤之鸣。睥泽出精铜，可为钟铎。员山，其形员也，有大林，虽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琴瑟，故曰“静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磬者长一丈，轻若鸿毛，因轻而鸣。西王母与穆王欢歌既毕，乃命驾升云而去。

周穆王驾八骏西征并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是古老的历史传说，先秦即有《穆天子传》记述其事，《拾遗记》在旧说的基础上又有增益和改动。例如八骏之名，《穆天子传》作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而《拾遗记》则改为绝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全都形容骏马奔驰之速，比旧名要美丽和浪漫得多，表现了作者的丰富想象。对西王母的描写，《拾遗记》比旧说更加美化和人情化，使西王母传说的色彩更加绚丽。（王宜庭）

夷 光

越谋灭吴，蓄天下奇宝、美人、异味进于吴。杀三牲以祈天地，杀龙蛇以祠川岳。矫以江南亿万户民，输吴为佣保。越又有

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民以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靚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魄，谓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军乱入，见二女在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朽株，尚为祠神女之处。

夷光即西施，修明为郑旦。越王献西施、郑旦给吴王，用美人计亡吴的故事，史传无载，东汉《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始记其事，此篇较旧说又有所增益，饰写了一些优美的细节，是西施传说的早期形态。（王宜庭）

怨 碑

秦始皇为冢，欽天下瓌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渚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理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理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生殉工匠并使在冢中继续工作，这传说极为奇异，作者当作事实记录，使传说具有历史真实感。（王宜庭）

裴 启

生平事迹不详。所撰《语林》又名《裴子语林》，十卷。此书于隋代已佚，《隋志》小说家类《燕丹子》条有注云：“《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鲁迅辑得佚文一百八十则，辑入《古小说钩沉》。《语林》，顾名思义，是记录汉魏晋文人名士言行的书，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说：“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晋代承袭魏代，选拔人才用九品官人之法，一个人要被地方举荐给朝廷，主要要靠自己不同凡响的言谈行为，《语林》之类的书就是当年士子应举的教科书。《语林》将汉魏晋文人名士的值得学习仿效的言谈行为记载下来，从而把一个时代的士人的风姿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文字简练，而意味深长。它的题材和体裁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世说新语》就是接其踵者，从而形成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类型。

语 林 (选十一)

郑玄马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令高足弟子传授而已。融尝算浑天不合，召郑玄，令一算，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欲敕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竟以免。

土下水上而据木，按古时迷信说法，这就是埋在土下的棺木中的人了。郑玄深知马融忌才而擅占卜，故用计脱祸。转式，古代用转动式盘来占卜的方法。此篇文字简短，郑玄之聪明博学和机警，马融之忌妒，都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生动。（王宜庭）

孔嵩为卒

孔嵩字仲山，南阳人也，少与颍川荀彧未冠时共游太学。彧后为荆州刺史，而嵩家贫，与新野里客佣为卒。彧时出，见嵩，下驾。执手曰：“昔与子摇扇俱游太学，今子为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佣夫不去。其岁寒心若此。嵩后三府累请，辞不赴。后汉时人。

阳冻眠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不觉，左右宜慎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

曹操多疑而奸诈，“阳冻眠”充分暴露了这种性格。（王宜庭）

床头捉刀人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驰遣杀此使。

此故事脍炙人口,《世说新语》收入。但传说成分很大,从文学角度而言,是一篇精彩的文字,曹操奸雄形象跃然纸上。(王宜庭)

杨修读曹娥碑

杨修字德祖,魏初弘农华阴人也,为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读曹娥碑文;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蒜臼。”曹公见之不解,而谓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说。祖曰:“黄绢色丝,‘绝’字也;幼妇少女,‘妙’字也;外孙女子,‘好’字也;蒜臼受辛,‘辝’字也。谓‘绝妙好辝。’”曹公笑曰:“实如孤意。”俗云:“有智无智隔卅里,”此之谓也。

此篇为《世说新语》收入,文字略有改动。“黄绢幼妇”、“绝妙好辝”,因这故事而成为比喻富有文才和诗文佳作的著名典故。(王宜庭)

夏侯太初

夏侯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不?”孚云:“昔赵俨葬儿,汝来,半坐迎之。泰初后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

夏侯玄,字太初,是曹魏著名玄学家和将领。临霹雳而不惊,

表现他超人的镇静。然终因其才能过人而遭司马师(景王)嫉恨，遂被杀。(王宜庭)

刘伶断酒

刘灵字伯伦，饮酒一石，至醒，复饮五斗。其妻责之，灵曰：“卿可致酒五斗，吾当断之。”妻如其言。灵咒曰：“天生刘灵，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莫可听。”

刘灵《类林》作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魏晋文人处在乱世，动辄得咎被杀，纵酒放诞是时代的风气。此篇收在《世说新语》中有较大改动。(王宜庭)

夏少明投裴逸民

夏少明在东国，不知名，闻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载，入洛从之。未至家少许，见一人著黄皮裤褶，乘马将猎。少明问曰：“逸民家若远？”答曰：“君何以问？”少明曰：“闻其名知人，从会稽来投。”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来。”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为西门侯。于此遂知名。

此篇没有故事性，人物性格也没有什么特点，但它记载了当时人才依赖世家豪族举荐的情况。所谓“知人”，是指世家豪族的有识鉴。(王宜庭)

日近长安远

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潜

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元帝司马睿，当时未称帝，为江东都督，镇守扬州。明帝司马绍是司马睿的儿子，时年九岁。中原战乱，司马睿欲东渡建国。明帝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预示东晋再也不可能光复中原了。（王宜庭）

心中难测

顾和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州门外；周侯饮酒已醉，著白夹，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车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遥见，过去，行数步，复还。指顾心问曰：“此中何所有？”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隗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潜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弛冠解带，不觉惛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郭澄之

生平事迹不详。所撰《郭子》三卷，《隋志》和《旧唐志》均著录，但全书在宋以后便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八十四则。《郭子》一书性质与《语林》相同，都是人伦鉴识学高扬时代的产物，大都记述晋代著名人物的遗闻轶事。它的成书在《语林》之后，在《世说新语》之前，今存的佚文均被《世说新语》采用。

郭子 (选六)

好色不好德

许允妇是阮德如妹，奇丑；交礼竟，许永无复入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重。

此篇被《世说新语》收入贤媛篇，文字略有不同。阮德如之妹对丈夫的批评，如果仅仅尖锐而不聪慧敏捷，亦不足使许允敬服，而许允之转变，又表现了许允非一般凡夫俗子。（王宜庭）

许允新妇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

“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诏赐新衣。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

王浑妻择婿

王浑妻钟，生女甚贤明，令武子为妹择佳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独与母议，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诚是地也，自可遗，要当令我见之。”于是武子令此兵与群小杂处，使母微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长年，不足展其才用；观其形骨，恐不可与婚。”数年，果死。

“诚是地也，自可遗”，“地”指门第，意思是说：诚然门第可以不论……。“遗”原本作“贵”，据《世说新语》贤媛篇改。后文说“地寒”，意思是“门第寒微”。（王宜庭）

无可复相报

刘道真少时，渔钓而惫于草泽，善歌啸，闻之者无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其不饱，又进一豚，又食半，余半还之。后道真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儿不知所由，问母而后知之；于是贲牛酒以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无可复相报者。”

荧惑复入太微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既登祚，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郎，在直，引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斯之虑。臣为陛下保之。”简文因诵庾仲初诗曰：“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其声甚凄怆。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衡，思患豫防，愧叹之深，言何能譬。”因泣下。

大司马桓温借口星相“荧惑入太微”而废帝为海西公，晋简文帝司马昱登极，荧惑“复入太微”，简文帝有被废黜之忧，故问计于郗超，郗超的对答极为圆滑，真实地反映了东晋政治斗争之险恶，以及在政治角逐中士人之心态。简文帝的哀痛忧愤写得非常生动。（王宜庭）

张凭举孝廉

张凭举孝廉，出京，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真长，乡里及同举者咸共哂之。张遂径往诣刘，既前，处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长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张欲自发，而未有其端。顷之，王长史诸贤来诣，言各有隔而不通处，张忽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便足以畅彼我之怀。举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遂清言弥日，因留宿，遂复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诣抚军。”张既还船，同侣笑之曰：“卿何许宿还？”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至，遣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既同载，俱诣抚军。至

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语，咨嗟称善，数日乃止，曰：“张凭劲粹，为理之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东晋举荐人才的情形，读此篇即可见一斑。（王宜庭）

鬼神列传

此书已佚。《隋志》著录为一卷，题谢氏撰。《旧唐书志》著录为三卷，《新唐书志》著录为二卷，原书卷帙已不可考。佚文仅一则，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

陈 超

下邳陈超为鬼君弼所逐，改名何规，从余杭步道还，求福，绝不敢出入。五年后，意渐替解，与亲旧临水戏，酒酣，共说往事，超云：“不复畏此鬼也。”小俯首，乃见鬼影在水中，超惊怖，时亦有乘马者，超借马骑之，下鞭奔驱，此鬼与超远近常如初，微闻鬼云：“汝何规耶？急急就死。”

此篇叙陈超被鬼追逐，无奈改名，但仍不能摆脱鬼的追逐，离奇而富于意趣。陈超为南朝宋文帝时人，据此推测，《鬼神列传》为南朝宋以后的作品。

刘敬叔

南朝宋人。生平事迹不详。撰《异苑》十卷。《隋志》著录。现存明代胡震亨、沈士龙、毛晋校订本，见于《秘册汇函》。今传本不等于原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时说：“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为完整。”本书记事有三百八十二则，不分门类，但各卷记事自有其重点，全是神灵怪异之事，以晋代的传说为多。文字简古，但有些作品言简而味永，颇有文学价值。

异 苑 (选六)

夜郎竹王

汉武帝时，夜郎竹王神者名兴。初，有女子浣于豚水，见三节大竹流入足间，推之不去。闻其中有号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所破之竹，弃之于野，即生成林。王尝从人止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并存。后汉使唐蒙开牂柯郡，斩竹王首。夷獠咸诉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太守吴霸以闻帝，封三子为侯。死配食父庙。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这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说，夜郎竹王出世之说具有神话色彩。(王宜庭)

紫姑神

世有紫姑神，古老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躑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则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投，便自跃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紫姑又称“子姑”，是民间崇奉的神灵。正月望夜祭紫姑的习俗一直在民间流传。这传说具有悲剧色彩。（王宜庭）

象

始兴郡阳山县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躑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人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条长牙，送还本处。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因语云：“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复见侵。”便见躑躅如有驯解。于是一家业田，绝无其患。

这类题材在志怪小说中极为罕见。象通人性，人象情感沟通，写得真实自然。（王宜庭）

白 鹤 精

晋怀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爽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爽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为白鹤，翻然高飞。爽恍惚，年余乃差。

鮠 父 庙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析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鮠至此，辄放一头于析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鮠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鮠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鮠臠食之。其神遂绝。

此篇类似一篇寓言，形象地说明神本无，乃是人所造。这个故事又很真实，也许就是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王宜庭）

冥 姻

临海乐安章沉，年二十余死。经数日，将敛而苏。云被录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断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年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一只及臂上杂宝，托沉与主者，求见救济。沉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沉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窟，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沉共宿宴接，更相问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吴县乌门，临渚

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沉先为护府军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到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寝宴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赐。

人未婚而魂先结合，想象奇特。这种情节对后世小说影响很大。天曹也受贿徇私，这个细节虽不是作品主旨所在，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官府的看法。（王宜庭）

刘义庆

生卒里贯不详。为南朝刘宋宗室，爱好文学，门下聚集许多著名的文学之士。《世说新语》一书很可能只是由他主持，而由门下文人集体编撰的。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的志人小说集。《隋志》著录为八卷，同时又著录有刘孝标注本十卷。八卷本已不存，十卷本今存有唐写本残卷。北宋晏殊对十卷本加以整理，南宋董斧进一步加工，即今所见三卷本。可知今传三卷本已不是八卷本的原貌。

全书上、中、下三卷，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等三十六篇，每篇含有若干则不等。所记叙的内容是汉末到东晋的文人名士的逸闻佚事，其中又以东晋王、谢士族的故事为突出。《世说新语》显然受《语林》《郭子》等

书的影响,但是《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很高,它很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鲁迅称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是十分恰当的。而《世说新语》记叙逸闻佚事的方式,从全书体例到单篇的选材和写法,被称做“世说体”,后世摹仿者历代不衰。

《幽明录》又名《幽冥录》、《幽冥记》。《隋志》著录为二十卷,两《唐志》著录为三十卷,亦题刘义庆撰。现只存钱曾《述古堂丛钞》辑本和胡珽《琳琅秘室丛书》辑本各一卷,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二百六十六则。这部书在唐代还很盛行,刘知几《史通》说:“晋世杂书,凉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鬼神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宣验记》又讹称《灵验记》。《隋志》著录为十三卷。书在宋朝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三十五则。《宣验记》,如鲁迅所说:“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中国小说史略》)是释氏辅教之书。《幽明录》、《宣验记》和《世说新语》都是刘义庆编撰,前两部写鬼神怪物,与《世说》志人完全不同类型,且《宣验记》的文学性又远不及《世说新语》及《幽明录》。

世说新语 (选三十七)

管宁割席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

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两个细节：锄菜见金，废书出观，生动而有力地表现出管宁、华歆二人不同的性格，割席之举更写出了管宁不愿随俗的高洁品格。（王宜庭）

庾公不卖的卢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的卢是额部有白色斑点的马，据《相马经》说，的卢妨主，乘之者必有大祸。庾公不肯嫁祸于人，表现了无私的品德。（王宜庭）

阮光禄焚车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阮光禄即阮裕，因曾经被召为金紫光禄大夫，虽然未曾就任，但后人仍称他“阮光禄”。阮裕乐于助人，焚车之举近于怪诞，但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他的卓然不群。（王宜庭）

身无长物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王大即王忱，小字佛大，故称“王大”，是王恭的族叔。王恭是太原人，在江东做官，从会稽回来，除一领簟（竹席）外别无长物（多余之物），他把仅有的东西送给王大，此举，除了表现他的清廉之外，还表现他对人的谦和无私。（王宣庭）

小时了了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蹶蹶。

孔文举即孔融，以十岁少年在李元礼、陈韪等名人面前毫不畏缩，思维敏捷，应对机智，的确令人叫绝。（王宣庭）

覆巢之下无完卵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

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此文虽短，孔融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的气度和见识却写得非常鲜明。两小儿见父亲被捕，依旧玩他们的“琢钉”游戏，并非不懂事，而是懂事透彻，甚至超过他们的父亲。（王宜庭）

新亭对泣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西晋灭亡，元帝以建业为都城建立东晋王朝，北方士族许多避难到江南，聚则相对而泣。丞相王导批评诸人空怀故国之悲，自己则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积极奋发的精神。“新亭对泣”成为怀念故国的典故。（王宜庭）

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谢道蕴是著名才女，因这咏絮之句脍炙人口，故后世用“咏絮才”称赞女子的文才。（王宜庭）

七步诗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文帝即曹丕，东阿王即曹丕之弟曹植。“相煎何急”、“煮豆燃其”，成为比喻骨肉相残的典故。（王宜庭）

掷地作金石声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孙兴公即孙绰，《天台赋》描写天台山风光，颇有佳句。后世称诗文音节文辞优美，便说“掷地作金石声”。（王宜庭）

无信无礼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七岁小儿即有此见识和刚正之气，的确非凡。（王宜庭）

鬼神有无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阮宣子即阮修。他反问有神论者：“人死了以后有鬼，难道衣服也有鬼吗？”这驳论很有力量。（王宜庭）

嵇康临刑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嵇康被司马昭所杀，此篇写他临刑前从容不迫的气度，生动感人。（王宜庭）

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刘庆孙在太傅府，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这个故事表现了晋朝官场之险恶。太傅即司马越，“八王之乱”中的一王。（王宜庭）

东床坦腹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王羲之字逸少，他东床坦腹，表现出对择婿一事的旷达的态度，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风度恰被郗鉴所相中。魏晋文人名士的风度可见一斑。后世因此称女婿为“东床”、“东坦”。（王宜庭）

谢公与人围棋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前秦苻坚率大军在淝水与东晋会战，此战关系东晋存亡，谢安派其弟谢石、其侄谢玄等前敌指挥，捷报传来，谢安意态如常，此篇着意描绘他的胸襟雅量。（王宜庭）

周 处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

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本篇写周处改过自励，其转变过程和根据写得朴实可信，不到二百字的文章能将如此复杂的过程写出来，足见其叙事水平。这个故事富于教育意义，历来被人称颂，明人《蛟龙记》、《风云记》等传奇和京剧《除三害》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此事亦载于正史，不过，故事的虚构成分和夸张描写是显而易见的。（王宝庭）

戴 渊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戴渊自新是因陆机点悟，所以能悟，又是因为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戴渊和周处都是凶强侠气的少年，他们转变的契机和过程不同，显示着不同的性恪。戴渊，《晋书》有传。（王宝庭）

人琴俱亡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

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本篇写王徽之哀痛弟弟王献之去世，伤逝之情感深沉而高雅。后世因此用“人琴”作睹物思人，悼念死者之典。（王宣庭）

天壤王郎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谢道蕴虽然嫁给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但很瞧不起他。她列举的“阿大”是她伯父谢尚，“中郎”是她叔父谢据，“封胡遏末”指她的叔伯兄弟，“封”是谢韶，“胡”是谢朗，“遏”是谢玄，“末”是谢渊，说明谢家两代人都是东晋名人。王家虽也是世家豪族，但谢道蕴全不放在眼里，这位才女的傲气表现得非常生动。（王宣庭）

张、谢优劣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谢遏即谢玄，他的姐姐谢道蕴嫁王凝之，故又称王夫人。张玄的妹妹嫁给顾家，故称顾家妇。人问其优劣，而济尼不言优劣而论各自特色，特色一出则优劣自见，措辞非常巧妙。（王宜庭）

传神阿睹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

画人关键在画眼睛，顾恺之此论不仅对于绘画，对于文学也有理论价值。（王宜庭）

吴郡卒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蓬篠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淞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处世旷达任诞，多是名士，唯此篇写一郡卒，是极为罕见的。（王宜庭）

雪夜访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左思《招隐诗》云：“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雪夜舟行，王徽之的情致甚至超越了左思的境界。兴尽而返，何其率意任情，不为外物所牵！（王宜庭）

钟会访嵇康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士季即钟会，老远来拜访嵇康，嵇康只顾打铁，不予理会，态度之傲慢，无以复加。钟会的回答也很巧妙，“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观感如何尽由旁人去想象。（王宜庭）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

死?”

王徽之(子猷)任职而不理事,桓冲问他事务,他以妙用《论语》的话来搪塞,东晋名士崇尚清谈,不问世事,此为一例。(王宝庭)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参军即王浑之弟王沦,仕为王敦参军。钟氏之言,脱口而出,令读者绝倒,做丈夫的又如何呢?(王宝庭)

共作危语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旌。”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虽是语言游戏,但奇思妙想很有可观。像“剑米危炊”、“盲人骑瞎马”已变为成语。(王宝庭)

望梅止渴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温峤自媒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曰：“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写温峤自媒，虽是骗婚，但并不讨厌，颇有喜剧色彩。元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杂剧和明朱鼎《玉镜台记》传奇就是搬演这个故事。（王宜庭）

石崇每要客燕集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是著名的暴发户，令美女劝酒，劝而不饮则杀美女，残

暴奢侈的行为令人发指。而王敦拒不饮酒，连杀三个美女，竟毫不动容，为人之冷酷，令人瞠目。这个场面暴露了晋朝统治阶层的狰狞面目。（王宜庭）

石崇与王恺争豪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王蓝田性急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写王述吃鸡蛋，一连串动作极生动描画出王述性急易怒的暴躁性格。（王宜庭）

谢无奕性粗强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写王述对付谢无奕晋骂的方式很特殊：正色面壁不敢动，表现了王述无声中的暴怒脾性。寥寥数言，王述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宜庭）

何充直言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色自若。

王敦是晋元帝时权臣，他的兄长王含凭藉他的权势做了庐江刺史，贪浊狼藉天下皆知。畏于王敦横暴，众人皆缄口不言，唯何充刚直不阿，大胆直言。旁人为他的真话不安，而他却神态自若。文字简略，犹如画龙点睛。（王宜庭）

王敦初尚主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澡豆是用豆末合诸药制成洗涤粉，可以润泽皮肤。王敦对于皇家生活十分陌生，此篇写他犹如乡巴佬见洋广，处处出洋相。不过，它又从反面暴露了晋朝皇室的豪奢。（王宜庭）

白首同所归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

孙秀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司马伦杀贾皇后，废晋惠帝，得势仅一二年。孙秀依仗主子挟私报仇，西晋统治集团品质之卑鄙得到充分的表现。（王宜庭）

幽明录 （选七十五）

鹰搏大鹏雏

楚文王少时好猎，有一人献一鹰，文王见之，爪距神爽，殊绝常鹰。故为猎于云梦，置网云布，烟烧张天，毛群羽族，争噬竞搏，此鹰轩颈瞪目，无搏噬之志。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献者曰：“若效于雉兔，臣岂敢献？”俄而，云际有一物凝翔，鲜白不辨其形，鹰便竦翻而升，轟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两翅，广数十里，众莫能识。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文王乃厚赏之。

围猎和鹰鹏搏斗场面写得十分壮观。(王宜庭)

刘、阮入天台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上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青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糝，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子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婚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

刘晨、阮肇入山滞留仙乡的故事是人神恋的著名类型，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不过，此篇所写仙女还有神鬼气，刘阮与她

们交接是忻怖交并，又高兴又害怕，后来这种类型故事中的仙女就渐渐凡人化了，对男女情感的描写也渐渐加重了。（王宜庭）

陈仲举微时

陈仲举微时，常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叩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落地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

黄原妙音

汉时太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继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椳户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宴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异道，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洁。”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

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辇车，仿佛若飞。

本篇写人神恋，与《刘、阮入天台》不同处是它与洞仙类型结合起来。黄原入洞穴所见，与《桃花源记》相似，显然受这种类型故事影响。而写爱情的成分也较《刘、阮入天台》要多。（王宜庭）

孙钟得示葬地

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父也。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瓜熟，有三少年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引入庵中，设瓜及饭，礼敬殷勤，三人临去，谓钟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为数代天子乎？”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顾。”钟下山六十步，回看，并为白鹤飞去。钟遂于此葬母，冢上有气触天。钟后生坚，坚生权，权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为晋所伐，降为归命侯。

此篇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对葬地风水的观念。（王宜庭）

葛祚斫槎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啾啾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

陈仙见鬼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径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黥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即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隧。

本篇对恶鬼肖像的描写有特色，环境气氛渲染得也很有声色。（王宜庭）

洛下洞穴

汉时，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尝见此穴。”夫自逆视之，至穴，妇遂推下，经多时至底。妇于后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忽，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小强。周皇觅路，仍得一穴，便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粳米香，啖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复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详，就明广，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而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间所闻；便告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前进。凡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饥馁，长人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亦取，后捋令啖，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

问张华，当悉此间。”人便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下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大夫，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

娥 潭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攻。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闻贼至，走还，正见坞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宁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已逐娥入山，山遂隐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其水为娥潭。

甲人乙脚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人并闭目，倏然，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土，爱玩手足，而忽得

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

司命易乙者脚给甲人，想象奇特，在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亦属罕见。（王宜庭）

干 庆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干侯算未穷，方为请命，未可殡殓。”尸卧静舍，惟心下稍暖。居七日，时盛暑，庆形体向坏，猛凌晨至，教令属候气续，为作水，令以洗，并饮嗽，如此便退。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遂起，吐腐血数升，稍能言语，三日，平复如常。说：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语对，次未至，俄而见吴君北面陈释断之，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莫不迎接，请谒吴君，而吴君皆与之抗礼，即不知悉何神也。

王 长 豫

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疾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壮，著铠持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至数升，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

见也。

干霍乱

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上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返。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胀满，不得吐痢，某时死，主人殡殓。”谟悲涕相对，又云：“我病名干霍乱，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药，故今死耳。”谟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断取脚而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问主人病与时日，皆与梦符。后有患干霍乱者，谟试用，辄差。

舒礼不复作巫师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人谓巫师为道人，路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吏：“此是何等舍？”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数千间瓦屋，皆县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啜茗者，自然饮食者，快乐不可言。礼文书名已到太山门，而身不至，推问土地神，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于是遣神更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皆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或杀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上热熬。”使吏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熬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已经一宿二日，备极冤楚。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校禄籍，余算八年。府君曰：“录来。”牛首人复以铁叉叉著熬边。府君曰：“今遣卿归，终毕余算；勿复杀

生淫祀。”礼忽还活，遂不复作巫师。

戒杀生是佛家思想，然而泰山府君是阴司主宰，所叙地府刑罚，又显系中国民间信仰，所以本篇反映了佛教意识开始渗透民间的情况。（王宜庭）

快犬的尾

晋太兴二年，吴氏华隆好猎，养一快犬，名曰的尾，常将自随。隆后至江边伐获，犬暂出渚次，隆为大蛇所围绕周身，犬还，便咋蛇，蛇死。隆僵仆无所知，犬仿佛涕泣，走还船，复反草中。其伴怪其所以，随往，见隆闷绝委地，将归家。二日，犬为不食，隆复苏，乃始进饭。隆愈爱惜，同于亲戚。后忽失之，二年寻求，见在显山。

牵 腾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云：“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行近郭外，忽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后五十日被诛。

庾 崇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作伴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邪？”

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经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陈 都 尉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闾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

此篇构想奇特而且高明，鬼不露面比露面更神秘，也更有想象余地。（王宜庭）

陈 素

晋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忽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先入，来至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

座所，食啖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具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

捉鬼还魂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拚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比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

射师与白鸟

苻坚时，有射师经嵩山，望见松柏上有一双白鸟，似鹤而大；至树下，又见一蛇，长五丈许，上树取鸟；未至鸟一丈，鸟便欲飞，蛇张口翕之，鸟不得去。缤纷一食顷，鸟转欲困，射师彀弩射三矢，蛇陨而鸟得扬，去树百余步，山边整理毛羽。须臾，云晦雷发，惊耳骇目，射师慑，不得旋踵。见向鸟徘徊其上，毛落纷纷，似如相援。如此数阵，雷息电灭，射师得免，鸟亦高飞。

鸚 鵒

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剪五月五日鸚鵒舌，教令学语，遂无所不名，与人相问。顾参军善弹琵琶，鸚鵒每立听移时；又善能效人语笑声。司空大会吏佐，令悉效四坐语，无不绝似；有生齷鼻，语难学，学之不似，因内头于瓮中以效焉，遂与齷者语者不异。主典人于鸚鵒前盗物，参军如厕，鸚鵒伺无人，密白主典人盗某物，参军衔之而未发。后盗牛肉，鸚鵒复白，参军曰：“汝云盗肉，应有验。”鸚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风后。”检之，果获，痛加治；而盗者患之，以热汤灌杀。参军为之悲伤累日，遂请杀此人，以报其怨。司空教曰：“原杀鸚鵒之痛，诚合治杀，不可以禽鸟故，极之于法。”令止五岁刑也。

王 彪 之

晋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当日见一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可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萧然都尽。过三年乃归，斋中复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曰：“能用吾言，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后皆如母言。

深 山 狸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志孝结坟，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

未作竟，妇人每求眠，而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昨行，遇夜寄宿，今为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缚孝子付官，应偿死。孝子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令因问猎事，“能别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则射杀，视之，妇人已还成狸。

终 祚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必当死。终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户，必死。”犬至，果然。终祚乃下声语其奴曰：“明日市雇十担水来。”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浇取我？我穴周流，无所不至。”竟日浇灌，了无所获。密令奴更借三十余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时，处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盗二十万钱叛。”后试开库，实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终祚当为商贾，闭其户而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有远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时桓温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万，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还，室犹闭，一无所失，其怪亦绝，遂大富。

索 卢 贞

北府索卢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羨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贞即举龚颖。粹曰：“颖堪事否？”卢贞曰：“颖不复下己。”粹初令卢贞

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贞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亡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贞曰：“索都督独得归邪？”因嘱卢贞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元于宅中大床下，我乃本欲与女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女妻也。”卢贞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固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即遣其妻与女市钏。寻而龚颖亦亡。时果共奇其事。

王 某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二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三日而心下犹暖，经七日方苏。说初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录去，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吏朱衣紫带，玄冠介帻，或所被著，悉珠玉相连结，非世中仪服；复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以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儿。”左右有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世中是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天上一日，地上一一年。”“地狱一年，世上一日。”这是仙道的
时间意识。本篇写王某入阴司，谓阴司三年即世上三十年，是罕
见的例外。（王宜庭）

阮 瑜 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

时。忽见一鬼，书搏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云：“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

狸 精

晋太元中，瓦官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和，将入城北角，共尽欣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便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并在，当问我父母。”矜便令女婢问其父母，父母亦悬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养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驸卒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齧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写狸精多情而可亲，接近后世狐魅小说。（王宜庭）

李 巫

太元中，临海有李巫，不知所由来，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礼佛读经。语人云：“明年天下当大疫，此境尤剧，又二纪之后，此邦之西北大郡，僵尸横路。”时汝南周叔道罢临海令，权停家，巫云：“周令今去，不宜南行，必当暴死。”便指北山曰：“后二

十日，此应有异事彰也。”后十日余，大石夜颓落百丈，砰磕若雷。庾楷为临海太守，过诣周，设饌作伎；至夜，庾还航中，天晓，庾自披屏风，呼：“叔道何痴不起？”左右抚看，气绝久矣。到明年，县内病死者数千人。

有一师从远来

太元中，有一师从远来，莫知所出，云：“人命应终，有生乐代死者，则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复不过少时。”人闻此，咸怪其虚诞。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属纆，子猷谓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师曰：“夫生死者，以己年限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贤弟命既应绝，君侯算亦当尽，复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笃，恒禁来往，闻亡，便抚心悲惋，都不得一声，背即溃裂。推师之言，信而有实。

陈 良

太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邻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邪？”良然之。既苏，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

宫 亭 庙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标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

易 头 面

河东贾弼之，小名翳儿，具谳究世谱。义熙中，为琅邪府参军。夜梦有一人，面黧皤，甚多须，大鼻眊目，请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夜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易。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藏，云：“那汉何处来？”琅邪王大惊，遣传教呼视，弼到，琅邪遥见，起还内。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因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云：“那得异男子？”弼坐，自陈说良久，并遣人至府检问，方信。后能半面啼，半面笑，两足手口，各捉一笔，俱书，辞意皆美，此为异也，余并如先。俄而安帝崩，恭帝立。

颜 从

晋隆安年中，颜从尝起新屋，夜梦人语云：“君何坏我家？”明日，床前掘除之，遂见一棺材，从便为设祭，云：“今当移好处，别作小冢。”明朝，一人诣门求通，姓朱名护，别坐生列云：“我居四十年，昨厚赐，相感何已！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仆以寒暑衣手巾箱中有金镜，以相助。”遂以棺头举巾箱，出金镜三双赠从。

诸葛长民

诸葛长民富贵后，尝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状。毛修之尝与同宿，骇愕不达此意，视之良久，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来，辄共斗，深自惊惧焉。”屋中柱及椽角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刀悬斫，应刀隐灭，去辄复出，悉以纸裹柱桷，纸内款款如有行声。

安定人姓韦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扰乱，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懈然，未有气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扣床而来告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见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幘子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用之。

黄祖

晋末黄祖奉亲至孝，母病笃，庭中稽颡。俄顷，天汉开明，有一老公，将小儿，持箱自通，即以两丸药赐母服之，众患顿消。因停宿。夜中厅事上有五色气际天，琴歌清好。祖往视之：坐斗帐里，四角及顶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鹅子，明彩炫耀。翁曰：“汝入三月，可泛河而来。”依期行，见门题曰“善福门”，内有水曰“涸源池”，有芙蓉如车轮。

陈 庆 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佑助，吾亦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颡声。

本篇写陈庆孙不屈服于鬼神，大义凛然，很是感人。（王宣庭）

无 患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傍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

曲阿湖獭精

东平吕球，丰财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风不得行，泊菰际。见一少女，乘船采菱，举体皆衣荷叶。因问：“姑非鬼邪，衣服何至如此？”女则有惧色，答云：“子不闻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乎？”然有惧容，回舟理棹，逡巡而去。球遥射之，即获一獭，向者之船，皆是苹繁菹藻之叶。见老母立岸侧，如有所候，望见船过，因问云：“君向来，不见湖中采菱女子邪？”球云：“近在后。”寻射，复获老獭。居湖次者咸云：湖中常有采菱女，容色过人，有时至人家，结好者甚众。

亡妇生儿

谯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恸，云：“竟无遗体，遂丧，此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后见就，依平生时阴阳，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交接，后叹曰：“亡人亦无生理，可别作屋见置，瞻视满十月，然后殡。”尔来觉妇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灵产。

姚牛

项县民姚牛，年十余岁，父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物，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署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捕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阱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公，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将射之。公曰：“此中有阱，恐

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恩。”因灭不见，令身感冥事，在官数年，多惠于民。

费 升

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向暮，见一女从郭中来，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冢哭，日暮，不得入门，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弹琵琶，令歌，女云：“有丧仪，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气感冥昧，所降若有缘，嗟我遭良契，寄忻霄梦间。”中曲云：“成公从义起，兰香降张硕；苟云冥分结，缠绵在今夕。”下曲云：“伫我风云会，正俟今夕游；神交虽未久，中心已绸缪。”寝处向明，升去，顾谓曰：“且至御亭。”女便惊怖。猎人至，群狗入屋，于床咬死，成大狸。

本篇写狸精颇有人情味，所歌缠绵情深，是一个悲剧。（王宝庭）

鸡 精

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诣止。有诸生壮勇，行歌止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至夜，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摄笛，诸生不耐，忽便笑谓：“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邪？”乃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拔剑斫之，得一老雄鸡，从者并鸡雏耳。

诸葛氏兄弟

琅邪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晋陵，家甚贫耗，常假乞自给。谷

在圖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后有宿客遠來，際夕，至巷口，見數人担谷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答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糶谷？”主人云：“告乞少谷，欲充口，云何復得糶之？”客云：“我向來，逢見數人，担谷從門出；若不糶者，為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封題儼然如故，視開圖量視，即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

薛 重

會稽郡吏鄒縣薛重得假還家，夜，戶閉，聞妻床上有丈夫鼾聲，喚妻，妻從床上出，未及開戶，重持刀便逆問妻曰：“醉人是谁？”妻大驚愕，因苦自申明，實無人意。重家唯一戶，搜索了無所見，見一大蛇，隱在床腳，酒臭，重便斬蛇寸斷，擲于後溝。經數日，而婦死，又數日，而重卒。經三日復生，說始死時，有神人將重到一官府，見官寮，問：“何以殺人？”重曰：“實不曾行凶。”曰：“寸斷擲在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此是蛇，非人。”府君愕然而悟曰：“我常用為神，而敢淫人婦，又妄訟人；敕左右召來！”吏卒乃領一人來，著平巾幘，具詰其淫妻之過，將付獄。重乃令人送還。

賣胡粉女子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游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托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惓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

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诵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篋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本篇写一对痴情男女的恋爱故事，情节完整，真实而又浪漫。《聊斋志异》的《阿绣》属于这种类型。（王宜庭）

徐 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褴褛，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径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弟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绫罗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酬接之礼。女然后发遣，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情煎骂，遂懊叹卒。

甄冲拒婚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理？”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

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复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鹵簿导从如方伯，乘马举，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十八人来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旁边岸上张幔屋，舒荐席。社公下，隐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麈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家室，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至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妇病，遂亡。

社公(土地神)是豪门世家形象的写照，甄冲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强权所屈，表现了高尚的品格和刚直的精神。(王宜庭)

刘道锡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便笑

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仗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

王明儿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同观乡间。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已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顺，尽忠孝，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记人罪过，越限拔脚，则忘事矣。

王矩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著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

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悒悒，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

马仲叔和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設，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

石氏女

巨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送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

石氏女为妻。

灵魂离开肉体去与情人相会，这个情节类型启发了后世许多小说戏曲的创作。（王宜庭）

方山亭妖魅

东阳丁诤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丧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郎患疮，闻参军能治，故来耳。”诤使前，姿形端媚，从婢数人。命仆具肴馔，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婢取瑟琶弹之，歌曰：“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故是悦人情。”放瑟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婿；缱绻观良覿，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

树 神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暎甚佳。后霖雨，奇独在家乡，有小吏言云：“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自称为方伯：“某第三子有隼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壮，一门无疾。奇后适下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货之，郎常不听，今试共斩斫之。”奇遂许之。神亦自尔绝矣。

张缝家鬼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缝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当相佑

助。”便与鬼食，舒席著地，以饭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复犯暴人。后为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闻云：“主人家有梓船，奴甚爱惜，当取以为棺。”见担船至，有斧锯声，治船既竟，闻呼唤，举尸著棺中，缝眼不见，唯闻处分，不闻下钉声，便见船渐渐升空，入云霄中，久久灭，从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闻如有百数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我当为汝所困者邪？但知恶心，我憎汝状，故破船坏耳。”缝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缝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当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

蛇龟鼃妖

宋高祖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人有嫁女，未及升车，忽便失性，出外殴击人乘，云：“己不乐嫁俗人。”巫云是邪魔，乃将女至江际，击鼓以术祝治疗。春以为欺惑百姓，刻期须得妖魅。后有一青蛇来到巫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前，更以赤朱书背作符，更遣去入江。至暮，有大白鼃从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龟随后催逼，鼃自分死，冒来，先入幔与女辞诀，女恸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渐差。或问巫曰：“魅者归于何物？”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鼃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是魅。”春始知灵验。

刘 儁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儁家在丹阳郡。后尝闲居，而天大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狴，而并不沾濡。儁疑非

人。俄见共争一瓠壶子，僂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僂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僂问之，对曰：“此是小儿物，不知何由在此？”僂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僂曰：“阿侬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

岩 石

吉未翰从弟名岩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将迎。”岩石厚为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岩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装。”岩石曰：“君前已留怀，今复得见慰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见也。岩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

赵 泰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邱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水饮，饮讫便起。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辞，恒遣六师

督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泰答：“一无所为，上不犯恶。”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悬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愿救解生时罪过，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光大舍”，有三重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耀日，堂前有二师子并伏象，一金玉床，云名“师子之座”。见一大人，身可长丈余，姿颜金色，项有日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座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时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是变身形之路，从其所趋去。杀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鸞蛇身；恶舌者作鸱鸢鸱鸢，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

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浼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何故死？”来使开滕检年纪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及弟悬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

这是一篇佛教故事。文中对地狱的描绘和所表现的地狱、轮回的观念，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反映印度佛教对我国古代民间的影响。（王宜庭）

白鹤墟獭精

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掏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

吏母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覆，妇人至床边取被以覆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

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如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计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

汤林枕中富贵

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

本篇写汤林枕中入梦，已具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的情节规模，文字虽简，但题旨已明。（王宜庭）

河伯女

宋时，余杭县南有上湘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骆驿把火，寻见城郭邑居，至便入城，进厅事上，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容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乃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

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送丝布单衣及纱夹绢裙纱衫襌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后，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迈，兄丧，因还婚宦。

罗刹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以后，国中家各专一日，当各送往，勿复枉杀。有奉佛家，唯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父母哀号，使至心念佛，爰及宗亲，助子属想。便送此鬼，辞别舍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嘉庆慕焉。

罗刹是佛家传说的恶鬼。《慧琳音义》第二十五：“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此篇宣扬佛威神力，而记罗刹之传说，是志怪小说中之最早者。（王宜庭）

安息国王子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夙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

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对广州，见年少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嵇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長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广州客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事佛精进。

新 死 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捱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我农贫，令鬼推磨。”乃辇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辇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

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此篇宣扬佛教思想，但故事幽默而富人情味，新死鬼写得颇有性格。俗谓“鬼推磨”，也许与这个故事有些关系。（王宜庭）

施子然

会稽施子然曰，有一人身著练单衣帽，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曰：“仆姓卢，名钩，家在坛溪边，临水。”复经半句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故堰，忽见大坎，满中螻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称‘卢钩’，反音则‘螻蛄’，家在坛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自是遂绝。

徐长

吴兴徐长凤与鲍南海神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谓徐宜有纳誓，徐誓以不仕。于是受箓，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县乡翕然有美谈，欲用为县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庙不见其七，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箓耳！”徐乃还箓，遂退。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某日决杀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间庐室中；

虎子遑遑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邪？”母云：“无。”相率而去。

任 怀 仁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殡埋于徐祚后田头。祚夜宿息田上，忽见有冢，至朝中暮三时食，则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瞑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禁，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减，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因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

康 阿 得

康阿得死三日，还苏，说初死时，两人扶腋，有白马吏驱之，不知行几里，见北向黑暗门，南入，见东向黑门，西入，见南向黑门，北入，见有十余梁间瓦屋，有人皂服笼冠，边有三十余吏，皆言府君，西南复有四五十吏，阿得便前拜府君，府君问：“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图塔寺，供养道人。”府君曰：“卿大福德。”问都录使者：“此人命尽耶？”见持一卷书伏地案之，其字甚细，曰：“余算三十五年。”府君大怒曰：“小吏何敢顿夺人命？”便缚白马吏著柱，处罚一百，血出流漫。问得：“欲归不？”得曰：“尔。”府君曰：“今当送卿归，欲便遣卿案行地狱。”即给马一匹，及一从人，

东北出，不知几里，见一城，方数十里，有满城上屋，因见未事佛时亡伯，伯母，亡叔，叔母，皆著粗械，衣裳破坏，身体脓血。复前行，见一城，其中有卧铁床上者，烧床正赤。凡见十狱，各有楚毒，狱名“赤沙”，“黄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剑树，抱赤铜柱，于是便还。复见七八十梁间瓦屋，夹道种槐，云名“福舍”，诸佛弟子住中，福多者上生天，福少者住此舍。遥见大殿，二十余梁，有一男子二妇人从殿上来下，是得事佛后亡伯，伯母，亡叔，叔母。须臾有一道人来，问得：“识我不？”得曰：“不识。”曰：“汝何以不识我？我共汝作佛图主。”于是遂而忆之。还至府君所，即遣前二人送归，忽便苏活也。

此篇与《赵泰》可称姊妹篇。篇中对地狱情形的描绘，于后世有很大影响。（王宣庭）

石长和

石长和死，四日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恒去和五十步，长和疾行亦尔。道两边棘刺皆如鹰爪，见人大小群走棘中，如被驱逐，身体破坏，地有凝血。棘中人见长和独行平道，叹息曰：“佛弟子独乐，得行大道中。”前行，见七八十梁瓦屋，中有阁十余，梁上有窗向，有人面辟方三尺，著皂袍，四缝掖，凭向坐，唯衣襟以上见。长和即向拜。人曰：“石贤者来也，一别二十余年。”和曰：“尔。”意中便若忆此时也。有冯翊牧孟承夫妻先死。阁上人曰：“贤者识承不？”长和曰：“识。”阁上人曰：“孟承生时不精进，今恒为我扫地；承妻精进，晏然与官家事。”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承妻今在中。”妻即开窗向，见长和问：“石贤者何时来？”

遍问其家中儿女大小名字平安不，“还时过此，当因一封书。”斯须见承阁西头来，一手捉扫帚粪箕，一手捉把笏，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修精进，为信尔不？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莫妄。”阁上问都录主者：“石贤者命尽耶？枉夺其命耶？”主者报：“按录余四十年。”阁上人敕主者：犍牛一乘，两辟车骑，两吏，送石贤者。须臾，东向便有车骑人从如所差之数，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边，所在有亭传吏民床坐饮食之具。倏然归家，前见父母坐其尸边，见尸大如牛，闻尸臭，不欲入其中。绕尸三匝，长和叹息，当尸头前，见其亡姊于后推之，便踏尸面上，因即苏。

此篇宣扬奉佛精进死后在阴间便得优待。阴间中的鬼与阳间是隔绝的，因而孟承妻才向石长和打听自己家中事，仿佛阴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些观念对后世民间信仰和小说戏曲都有影响。（王宜庭）

宣 验 记 （选十六）

张融之孙

渤海张融，字眉嶠。晋咸宁中，子妇产男，初不觉有异。至七岁，聪慧过人。融曾将看射，令人拾箭还，恒苦迟。融孙云：“自为公取也”后射才发，便赴，遂与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归。举坐怪愕。还经再宿，孙忽暴病而卒。呼诸沙门烧香，有一胡道人谓云：“君速敛此孙，是罗刹鬼也，当啖害人家。”既见取箭之事，即狼狽

阖棺。须臾，闻棺中有扑摆声；咸辍悲骇愕，遽送葬埋。后数形见。融作八关斋，于是便去。

本篇亦写罗刹恶鬼，可参见《幽明录》之《罗刹》。（王宜庭）

惠 祥

晋义熙中，京师长年寺道人惠祥与法向连堂。夜四更时，惠适唤向暂来。往视，祥仰眠，手交于胸上，足挺直，云：“可解我手足绳。”曰：“上并无绳也。”祥因得转动，云：“向有人众，以我手足，鞭捶交下，问何故啮虱？”语祥：“若更不止，当入两石间磕之。”祥后惩戒于虱，余无精进。

安 荀

安荀本姓路，吴郡人也。年十余，身婴重疾，良药必进，日增无损。时太玄台寺释法济语安荀曰：“恐此疾由业，非医所消。贫道案佛经云，‘若履危苦，能归依三宝，忏悔求愿者，皆获甄济。’君能捐弃邪俗，洗涤尘秽，专心一向，当得痊愈。”安荀然之。即于宅内设观世音斋，澡心洁意，倾城载仰；扶疾稽颡，专念相续。经七日初夜，忽见金像，高尺许，三摩其身，从首至足；即觉沉痾豁然消愈。既灵验在躬，遂求出家；求住太玄台寺。精勤匪懈，诵法华经。菜食长斋，三十七载。常翘心注想，愿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经，不测所终。

观世音是佛教中救苦救难的菩萨，此篇写安荀供奉观世音即消除疾病，宗教意旨十分鲜明。《宣验记》记观世音显验事不止

此一条。(王宜庭)

群蜂护法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贮一室。贼破户，忽有蜜蜂数万头，从衣篋出，同时噬螫群贼；身首肿痛，眼皆盲合。先诸所掠，皆弃而走。蜂飞邀逐，噬击弥路，贼遂惶惧从便道而去。是时腊日，所缚子女，各还其家。

车 母

车母者，遭宋庐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在贼营中。其母先来奉佛，即然七灯与佛前，夜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忽叛还。七日七夜，独行自南走。常值天阴，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终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觉到家，见其母犹在佛前伏地；又见七灯，因乃发悟。母子共谈，知是佛力。自后恳祷，专行慈悲。

本篇写观世音显验，以七灯指示车母逃亡方向，事迹本身奇特而有意趣。(王宜庭)

沈 甲

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暉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现。因获奏免。

《宣验记》宣扬佛法，其中一类便是记叙敬奉佛法而得福的例证。这一类中，有奉佛脱难免灾的，本篇是奉佛保命免死。不过，倘若是恶人被处死，口诵观音即能免死，那么观音就是善恶不分，善恶不分又岂能救济众生？这类故事以后便渐渐不传。（王宜庭）

高 荀

荜阳高荀，年已五十，为杀人被收。锁顿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观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诬，何由可免。”同禁劝之，曰始发心，誓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离造次。若得免脱，愿起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旬日用心，钳锁自解。监司惊惧。语荀云：“若佛神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刃断。

观音在唐前应称观世音，唐代因避李世民讳才改作“观音”，据此可知此文为后人引改。（王宜庭）

吴 唐

吴唐，庐陵人也。少好驱媒猎射，发无不中；家以致富。后春日，将儿出射，正值麀鹿将麀。鹿母觉有人气，呼麀啮。麀不知所畏，径前就媒。唐射麀，即死。鹿母惊还，悲鸣不已。唐乃自藏于草中，出麀致净地。鹿直来其地，俯仰顿伏，绝而复起。唐又射鹿母，应弦而倒。至前场，复逢一鹿，上弩将放，忽发箭反激，还中其子，唐掷弩抱儿，抚膺而哭。闻空中呼曰：“吴唐，鹿之爱子，与汝何异？”唐惊听，不知所在。

戒杀生是佛教思想；吴唐射杀鹿母子，结果得到报应。（王宝庭）

沛国周氏

沛国周氏有三子，并暗不能言。一日，有人来乞饮，闻其儿声，问之；具以实对。客曰：“君有罪过。可还内思之。”周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曰：“记小儿时，当床有燕窠，中有三子，母还哺之，辄出取食。屋下举手得及，指内窠中，燕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藜，各与之吞，既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恒自悔责。”客变为道人之容曰：“君即自知悔，罪今除矣！”便闻其儿言语端正，即不见道人。

孙皓尿佛像

吴主孙皓，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与嫖女看治园地，土下忽得一躯金像，形相丽严。皓令置像厕旁，使持屏筹。到四月八日，皓乃尿像头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为尔灌顶。”对诸嫖女，以为戏乐。在后经时，阴囊忽肿。疼痛壮热，不可堪任。自夜达晨，苦痛求死。名医上药，治而转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为。”敕令祈祷灵庙，一祷一剧。上下无计。中宫有一宫人，常敬信佛，兼承帝之爱，凡所说事，往往甚中，奏云：“陛下求佛图未？”皓问：“佛大神邪？”女曰：“天上天下，尊莫过佛。陛下前所得像，犹在厕旁，请收供养，肿必立差。”皓以痛急，即具香汤，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头谢过，一心求哀。当夜痛止，肿即随消。即于康僧会受五戒，起大市寺，供养众僧也。

《宣验记》宣扬佛法，其中一类是记叙不敬佛法而遭惩罚事例，孙皓藐视佛像，立即遭到报应。“天上天下，尊莫过佛”，就连君主也不能过之。（王宜庭）

鸚鵡灭火

有鸚鵡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鸚鵡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雨灭火。

本篇故事来源于印度佛教经典，见三国吴唐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二十三。主旨是宣扬佛教普救众生的观念，但故事本身非常优美动人，鸚鵡殚心尽力救助别人的精神也很有积极意义。（王宜庭）

孙皓欲灭佛

孙皓时，有王正辩上事，言：“佛法宜灭，中国不利胡神。”皓便下诏集诸沙门，陈兵围守，欲行诛废之事。谓僧会法师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其无灵，黑衣一日同命。”僧或缢死，或逃于外。会乃请斋，期七日现神。以铜钵盛水，置庭中。中食毕，而曦光辉曜，忽闻庭钵铃然有声。忽见舍利，明照庭宇，浮于钵上。皓及大众前看，骇愕失惜。离席改容而进。会曰：“陛下使孟贲之力，击以百钧之槌！金刚之质，终不毁破。”皓如言。请先经呗礼拜，散华烧香。歌唱曰：“诚运距慈氏，来津未绝，则法轮将转，彻于灵

途；威神不少，宜现今日。不然，则三宝永绝。”言毕，壮士运槌生风，观者颤栗。而气竭槌碎，舍利不损。光明挺出，辉采充盈。皓敬伏投诚，勤营斋讲。此塔在建康大市北，后犹光瑞。元嘉十九年秋，寺刹夜放光明，鲜红彩发，有大光从四层上，从西绕南。又见一物，如雉尾扇，随其进止不断。其夕观者，或值或不值。二十许日，都市咸见刹上有大紫光也。

孙 祚

孙祚，齐国沮阳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稚，字法辉，小聪慧奉法。年十八，晋咸康元年，桂阳郡患亡。祚以任武昌，到三年四月八日，广置法场，请佛延僧，建斋行道。见稚在众中，翊从像后；往唤问之。稚跪拜，具说兴居，便随父母归家。父先有疾，稚云：“无祸祟，到五月当差。”言辞委悉，云作福可以拔魂免苦。其事不虚。

郭 宣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与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已后，夜三更，梦一菩萨慰喻之，告以大命无忧。亦觉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数遍。此二人相庆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与上明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卢循起兵，茂在戎，于查浦为流矢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也。

佛 佛

佛佛虏破冀州，境内道俗，咸被歼戮，凶虐暴乱，残杀无厌。爰及关中，死者过半，妇女婴稚，积骸成山。纵其害心，以为快乐。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礼拜。”便画作佛像，背上佩之，当殿而坐。令国内沙门：“向背礼像，即为拜我。”后因出游，风雨暴至，四面暗塞，不知所归，雷电震吼，霹雳而死。既葬之后，就冢霹雳其棺，引尸出外，题背为“凶虐无道”等字。国人庆快，嫌其死晚。少时，为索头主涉圭所吞，妻子被刑戮。

丁 零

相州鄆城中，有丈六铜立像一躯。贼丁零者，志性凶悖，无有信心。乃弯弓射像面，血下交流。虽加莹饰，血痕犹在。又选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铸为铜，拟充器用。乃口发大声，响烈雷震。力士亡魂丧胆，人皆仆地。迷闷宛转，怖不能起。由是贼侣惭愧，归信者众。丁零后时著疾，被诛乃死。

东阳无疑

生平事迹不详。《冥祥记》“刘龄”条记宋元嘉九年事，文末说“其邻人东安太守水丘和传于东阳无疑”，据此可知东阳无疑为晋末宋初人。

《齐谐记》为南朝宋志怪小说集。《隋志》著录为七卷，题“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齐谐记》亡于赵宋，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十五则。《齐谐记》的书名来自《庄子》，《庄子·逍遥

游》：“齐谐者，志怪者也。”《齐谐记》也有宗教色彩，但记录民间传说较多，因而多有文学意味。

齐谐记 (选六)

蚁王

吴当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著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因以绳系芦，欲取著船头。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踢杀之！”昭意甚怜此蚁，会船至岸，蚁缘绳得出。中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曰：“仆不慎堕江，惭君济活。仆是虫王，君若有急难之日，当见告语！”历十余年，时江左所在劫盗，昭之从余杭山过，为劫主所牵，系余姚狱。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曰：“蚁云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有囚言：“但取两三蚁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梦乌衣人言云：“可急去，入余杭山，天子将下赦，今不久也。”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得免。

本篇宣扬善有善报，其中描写董昭之和蚁王之心态比较生动。(王宜庭)

薛道恂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薛道恂年二十二。少来了了，忽得时行病，差后发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

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后有一女子，树下采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钗钏著山石间；后还作人，皆知取之。经一年还家，复为人，遂出都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曾得病发狂，化作虎，啖人一年。”中兼道其处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以付官。遂饿死建康狱中。

人狂而化虎，虎食人而为官，故事离奇荒诞，但寓意颇可玩味。（王宜庭）

麻姑华本

晋孝武太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啖脍；江北华本者，为人好啖鳖臠；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脍，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啖一脔，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啖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脍，唤麻姑；别复切鱼为脍自食，以蛇脍与麻。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华本因醉，唤家人奉蛇皮及余肉出。麻姑见之，大吐，呕血而死。

狂食病

江夏郡安陆县，隆安之初，有一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儿忽得时行病，病后遂大能食；一日食斛余米。其家供给五年，乃至罄贫，语曰：“汝当自觅食。”后至一家，门前已得筮饭，又从后门乞，其人答曰：“实不知君有两门。”腹大饥不可忍，后门有三畦

韭，一畦大蒜，因啖两畦，便大闷极，卧地。须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龙，出地渐渐大。须臾，主人持饭出，腹不能食，遂撮饭内著向所吐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于此病遂得差。

母化虎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单与母居，未有妇儿。宗赁不在家，邻人闻其屋中碰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其屋中。乡里惊惶，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鸣鼓会人，共往救之。围舍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后一月日，便失其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母乌斑虎。百姓患之，发人格击之，杀数人；后人射虎中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经数日后，虎还其家故床上，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如葬其母法，朝冥哭临之。

国步山

国步山有庙，有一亭，吕思与少妇投宿，失妇。思逐觅，见大城，有厅事，一人纱帽凭几。左右竟来击之，思以刀斫，计当杀百余人，余者乃便大走，向人尽成死狸。看向厅事，乃是古时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见一群女子在冢里；见其妇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数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脚面成狸者。须臾，天晓，将妇还亭，亭长问之，具如此答。前后有失儿女者，零丁有数十。吏便敛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随家远近而报之，各迎取于此。后一二年，庙无复灵。

狸精摄妇女，故事奇特。被摄妇女的变异也属罕见者。吕思为民除害，其形象鲜明生动。（王宜庭）

虞通之

生平事迹不详。

《妒记》又名《妒妇记》，为南朝宋志人小说集。《隋志》和《新唐志》著录为二卷，《宋志》已不载，久已亡佚。《宋书》卷四一《后妃传》记云：“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悛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此书乃为戒妒而作。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七则。

妒 记 (选五)

桓妻南郡主

桓大司马平蜀，以李势女为妾。桓妻南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刀率数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前梳头，发垂委地，姿貌艳丽；乃徐下地结发，敛手向主曰：“国破家亡，无心以至今日；若能见杀，实犹生之年。”神色闲正，辞气凄惋。主乃掷刀，前抱之曰：“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遂善遇之。

故事奇特而颇有喜剧色彩。（王宜庭）

王丞相曹夫人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检简，时有妍妙，皆加诮责。王公不能久堪，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后元会日，夫人于青疏台中望见两小儿骑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见，甚怜爱之。语婢云：“汝出问此是谁家儿？奇可念。”给使不达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诸郎。”曹氏闻惊愕，大恚，不能自忍，乃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寻讨。王公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左手攀车阑，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驰，方得先至。蔡司徒闻而笑之。乃故诣王公，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谓信然，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犍车，长柄麈尾尔。”王大愧。后贬蔡曰：“吾昔与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处，不闻天下有蔡充儿。”正忿蔡前戏言耳。

谢太傅刘夫人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

士人妇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忌；于夫小则骂詈，大必捶打。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士人密与巫姬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

绳系羊，士人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怪，召问巫，巫曰：“娘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恸哭，自咎悔誓。师妪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神，师祝羊还复本形。婿徐徐还，妇见婿啼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婿曰：“犹忆啖草不美，腹中痛尔。”妇愈悲哀。后复妒忌，婿因伏地作羊鸣；妇惊起，徒跣，呼先人为誓，不复敢尔。于此不复妒忌。

荀 庚 氏

泰元中，有人姓荀，妇庚氏，大妒忌。荀尝宿行，遂杀二儿。为屋不立斋室，唯有厅事，不作后壁，令在堂上泠然望见外事。凡无须人，不得入门；送书之人，若以手近荀手，无不痛打；客若共床坐，亦宾主俱败。邻近有年少径突前诣荀，接膝共坐，便闻大骂，推求刀杖。荀谓客曰：“仆狂妇行，君之所闻；君不去，必误君事。”客曰：“仆不畏此。”乃前捉荀手，妇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里，便与手，老妪无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还。妇密令觅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过，君便可还。”荀然后敢出。妇兄来就荀，共方床卧，而妇不知，便来捉兄头，曳著地欲杀，方知是兄，惭惧入内。兄称父命，与杖数百，亦无改悔。

祖 冲 之 (429—500)

字文远，范阳迺（今河北涑水）人，是南北朝时代著名的数学家，以精确计算圆周率而享誉中外。他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文学家，注释过《庄子》、《论语》等书，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不过

均未流传下来。其所撰之《述异记》为南朝齐志怪小说集。《隋志》和两《唐志》著录为十卷。宋以后不见著录。此书在宋大约已经亡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九十则。然而有同名书《述异记》为南朝梁任昉所作，《古小说钩沉》的九十则佚文中至少有四则是出自任昉《述异记》。

祖冲之《述异记》多记晋宋间鬼怪妖异事，故事含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是较为可观的志怪小说。

迷 异 记 (选二十八)

比 肩 人

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死，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虽无异，亦相爱慕，吴人又呼为“小比肩”。

这篇爱情的传说颇有特色，与稍前的焦仲卿夫妇（见《孔雀东南飞》）、韩凭夫妇（见《列异传》）事属一个类型的传说。（王宝庭）

黄 耳 犬

陆机少时，颇好游猎，在吴豪盛，客献快犬名曰黄耳；机后仕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尝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

自还，一日至家。机羁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疾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取饱。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耳掉尾向之，其人怜爱，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腾上，速去如飞。径至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既得答，仍驰还洛。计人程五旬，而犬往还裁半月。后犬死，殓之，遣送还，葬机村南，去机家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为“黄耳冢”。

本篇写犬，虽然极力渲染犬通人意并对主人忠心效力，但并不夸张。叙述平实，却塑造了一个爱犬的形象。（王宜庭）

梁 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师新亭，腊日将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觉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见瓯器自运，盛饭斟羹，罗列案上，闻哺啜之声。清曰：“何不形见？”乃见一人著平上帻，乌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没飘寄，闻卿好士，故来相从。”清便席地共坐，设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图某郡，先以访鬼，鬼云：“所规必谐，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优闲，吾愿周旋。”清答甚善。后停舟石头，待之五日，鬼不来。于是引路，达彭城，方见至。同在郡数年，还都，亦相随而返。

蔡 铁

宋车骑大将军南谯王刘义宣镇荆州。府吏蔡铁者，其人善

卜，能悉验，有时妙见，精究如神。公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乃命左右射之，内置函中。时侍者六人，悉驱入斋后小小户内，别呼人召铁。铁至，使卜函中何物，谓曰：“中则厚赏，僻加重罚。”铁卜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状之。”铁为之状曰：“兑色之鼠背明户，弯弧射之绝左股。鼠孕五子，三雄而两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铁言，即赐钱一万。

黄 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方上行，经宫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介夜四更，苗至宫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夜上庙阶下。见神年可四十，黄白，披锦袍，梁下县一珠，大如弹丸，光耀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教录，今到。”命谪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鐐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一旬，毛被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鐐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亲家，女最在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放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生新者，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态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苗还家八年，得时疾死。

黄苗失信而被神惩罚，惩罚方式极为奇特，故事曲折完整，是很有特色的作品。（王宜庭）

区敬之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与息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恶猝死。其子然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俯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被发至足，发多被面，不见七窍，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因悉薪以然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然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仗。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

本篇写食人尸体鬼魅，十分狰狞恐怖，叙述采用孝子视角，更有亲临其境之感。（王宜庭）

山猿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断，且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见材复在断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闻中倅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种类专请

乞放，王回头不应，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土俗为之山獾，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正欲害人自免。

不食狗肉

宋元嘉中，吴县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黄狗生白雄子，母爱其子，异于常犬，衔食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猎未反，母辄门外望之。玄度火患气嗽，转就危困，医为处汤，须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杀所养白狗，以供汤用。母向子死处，跳踊嗥呼，倒地复起，累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与客共食之，投骨于地，母辄衔置窟中，食毕，移入后园大桑树下，掘土埋之，日向树嗥唤，月余乃止。玄度渐剧，临死屡言：“汤不救我疾，恨杀此狗。”其弟法度从此终身不食狗肉。

庾季随

庾季随有节概，膂力绝人。宋元嘉中，得疾昼卧，有白气如云，出于室内，高五尺许，有顷化为雄鸡，飞集别床。季随斫之，应手有声，形即灭，地血滂沱。仍闻蛮姬哭声，但呼“阿子”，自远而来，径至血处。季随复斫，有物类猴，走出户外，瞋目顾视季随，忽然不见。至晡，有二青衣小儿，直从门入，唱云：“庾季随杀官！”俄而有百余人，或黑衣，或朱衣，达屋，齐唤云：“庾季随杀官！”季随挥刀大呼，鬼皆走出灭形。还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见父有鬼逐后，以皮囊收其气。数日遂亡。

薄 绍 之

薄绍之尝为臧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与祖法开邻舍。开母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龙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经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有隔障。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边病人还。”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勿系此狗，愿以见乞。”答曰：“便以相与。”投绳，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簇直向，绍之谓：“汝是妖邪，敢于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

曹 宗 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寝不寤，旦亡，晡时气息还通，自说所见：一人单衣帻，执手板，称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唤。宗之随去，殿前中庭有轻云，去地数十丈，流荫徘徊，帷帐之间，有紫烟飘飘，风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阶下，令人白之。”须臾传令：“谢曹君，君事能可称，久怀钦迟，今欲相屈为府佐，君今年几？尝经卤簿官未？”宗之答：“才干素弱，仰惭圣

恩，今年三十一，未尝经卤簿官。”又报曰：“君年算虽少，然先有福业，应受显要，当经卤簿官，乃辞身，可且归家，后当更议也。”寻见向使者送出门，恍忽而醒。宗之后仕广州，年四十七，明年职解，遂还州，病亡。

胡 庇 之

宋时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笼月，户牖少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三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语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语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竟夜转经，倍来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内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妪，好骂詈鬼，在边大吓。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明年，丞廨火频四发，狼狽浇沃，并得时死。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为吃嗑，后忽语，语似牛，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数日，二更中，复户外叩掌，便复骂之，答云：“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云：“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伏事衡阳，又不尝作御史。”鬼云：“陶令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因来看宅，聊复语掷狡狴；忽君攘却太过，乃至骂詈，令婢使无礼向之，复令祭酒上章，苦罪状之，事彻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兴恶，鬼当相困。”庇之请诸尼读经，仍斋讫，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丞：“见

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礼，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在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本篇是篇幅较长者，叙事中有描写，虽是写鬼怪，但颇有韵致。（王宜庭）

索 万 兴

敦煌索万兴，昼坐厅事。东间斋中一奴子，忽见一人著帻，牵一驄马，直从门入，负一物，状如乌皮隐囊，置砌下，便牵马出门。囊自轮转，径入斋中，缘床脚而上，止于兴膝前，皮即四处卷开，见其中周匝是眼，动瞬甚可憎恶，良久又还，更舒合，仍轮转下床，落砌西去。兴令奴子逐至厅事东头灭，恶之，因得疾亡。

郭 秀 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枣树，高四丈许。小婢晨起开户扫地，见枣树上有一人，修壮黑色，著皂褙帽，乌韦裤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举家出看□□秀之扶杖视之，此人谓秀之曰：“仆来召君，君宜速装。”日出便不复见，积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后便绝。

妖异的出现是吉凶的征兆，这种观念是由天人感应生发出来的，在魏晋南北朝很是流行。《述异记》记这一类事不少。祖冲之是一位大科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免存有迷信思想。（王宜庭）

陶 继 之

陶继之元嘉末为秣陵令，杀劫，其中一人，是大乐伎，不为劫，而陶逼杀之。将死曰：“我实不作劫，遂见枉杀，若见鬼，必自诉理。”少时，夜梦伎来云：“昔枉见杀，诉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须臾复出，乃相谓云：“今直取陶秣陵，亦无所用，更议王丹阳耳！”言讫，遂没。陶未几而卒。王丹阳果亡。

大乐伎冤枉被杀，死后作鬼复仇，这个主题很有积极意义。
(王宜庭)

黄 父 鬼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帽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疠疫，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裸身，长丈余，臂脑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土俗呼为黄父鬼，来逼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

费 庆 伯

宋费庆伯者，孝建中仕为州治中，假归至家，忽见三驺皆赤幘，同来，云：“官唤。”庆伯云：“才谒归，那得见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驺答云：“非此间官也。”庆伯方知非生人，遂

叩头祈，三驺同词，因许回换，言：“却后四日，当更诣君，可办少酒食见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为力矣。”庆伯欣喜拜谢，躬设酒食，见鬼饮啖，不异生人；临去曰：“哀君故尔，乞秘隐也。”庆伯妻性猜妒，谓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庆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状。俄见向三驺，楚搯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误也？”言讫失所在。庆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

庚 某

颍川庚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犹温，经宿未殡，忽然而语，说：初死，有两人黑衣，来收缚之，驱使前行，见一大城，门楼高峻，防卫重复，将庚入厅前，同入者甚众，厅上一贵人南向坐，侍直数百，呼为府君，府君执笔简问到者，次至庚曰：“此人算尚未尽。”催遣之。一人阶上来，引庚出，至城门，语吏差人送之，门吏云：“须复白，然后得去。”门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闲丽，曰：“庚君幸得归，而留停如此，是门司求物。”庚云：“向被录，轻来，无所赍持。”女脱左臂三年坐钏投庚云：“并此与之。”庚问女何姓，云：“姓张，家在茅渚，昨遭乱亡。”庚曰：“我临亡，遗赍五千金，拟市材，若再生，当送此钱相报。”女曰：“不忍见君独厄，此我私物，不烦还家中也。”庚□□□□□□，竟不复白，便差人送去。庚与女别，女长叹泣下。庚既恍忽苏，至茅渚寻求，果有张氏新亡少女云。

王瑶家鬼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著袂鼻裤，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粪秽投入食中。又

于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正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

王瑶家鬼顽劣淘气，头脑也很简单，与狰狞鬼魅大不一样。叙述中颇有幽默感。（王宜庭）

毕众宝驄马

东平毕众宝，家在彭城，有一驄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爱惜。宋大明六年，众宝夜梦见其亡兄众庆曰：“吾有戎役，方置艰危，而无得快马，汝可以驄马见与。”众宝许诺。既觉，呼同宿客说所梦始毕，仍闻马倒声，遣人视之，裁余气息，状如中恶。众宝心知其故，为试治疗，向晨马死，众宝还卧，如欲眠，闻众庆语云：“向聊求马，汝治护备至，将不惜之？今以相还，别更觅也。”至晓马活，食时复常。

人死后到阴间，马亦可到阴间服役，想象奇特。（王宜庭）

徐氏

武康徐氏，宋太元中，病症，连治不断。有人告之曰：“可作数团饭，出道头，呼伤死人姓名，云‘为我断症，今以此团与汝。’掷之径还，勿反顾也。”病者如言，乃呼晋故车骑将军沈充。须臾，有乘马导从而至，问：“汝何人，而敢名官家？”因缚将去，举家寻觅经日，乃于冢侧丛棘下得之，绳犹在时，症遂获痊。

张 乙

宋泰始中，有张乙者，被鞭，疮痛不竭；人教之烧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儿，登山冈，取一髑髅，烧以傅疮。其夜，户内有炉火烧此小儿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儿头，内火中，骂曰：“汝何以烧我头？今以此火偿汝！”小儿大唤曰：“张乙烧耳！”答曰：“汝不取与张乙，张乙那得烧之？”按头良久，发然都尽，皮肉焦烂，然后舍之。乙大怖，送所余骨埋反故处，酒肉醢之，无复灾异也。

王 文 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亦复如初，如此者再。母寻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貌如平生，诸儿号感，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手下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见形，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刳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首长鸣。文明寻卒，诸男相继丧亡。

朱 道 珍

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南阳刘廓为荆州参军，每与围棋，日夜相就，局子略无暂辍。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廓开书，看是道珍手迹，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领。”廓读书毕，失信所在，浸疾寻亡。

崔 基

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绝伦，崔倾怀招揽，约女为妾。后三更中，忽闻叩门外，崔披衣出迎，女雨泪呜咽，云：“适得暴疾丧亡，忻爱永夺，悲不自胜。”女子怀中抽两匹绢与崔，曰：“近自织此绢，欲为君作裨衫，未得裁缝，今以赠离。”崔以锦八尺答之，女取锦曰：“从此绝矣！”言毕，豁然而灭。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夜亡。”崔曰：“君家绢帛无零失耶？”答云：“此女旧织余两匹绢，在箱中，女亡之始，妇出绢，欲裁为送终衣，转盼失之。”崔因此具说事状。

周 义

汝南周义取沛国刘旦孙女为妻，义豫章艾县令弟，路中得病，未至县十里，义语必不济，便留家人在后，先与弟至县，一宿死。妇至，临尸，义举手别妇，妇为梳头，因复拔妇钗。敛讫，妇房宿，义乃上床谓妇曰：“与卿共事虽浅，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离隔人室家，终没，不得执别，实为可恨！我向举手别，又拔卿钗，因欲起，人多气逼，不果。”自此每夕来寝息，与平生无异。

梁 莹

陈留董逸少时，有邻女梁莹，年稚色艳，逸爱慕倾魂，貽椒献宝，莹亦纳而未获果。后逸邻人郑充在逸所宿，二更中，门前有叩掌声，充卧望之，亦识莹，语逸曰：“梁莹今来。”逸惊跃出迎，把臂入舍，遂与莹寝，莹仍求去，逸揽持不置，申款达旦，逸欲留之，云：“为汝蒸豚作食，食竟去。”逸起闭户施帐，莹因变形为狸，从

梁上走去。

伍考之

南康营民伍考之，伐船材，忽见大社树上有猴怀孕，考之便登木逐猴，腾赴如飞。树既孤回，下又有人，猴知不脱，因以左手抱树枝，右手抚腹。考之禽得，摇摆地杀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状垂产。是夜梦见一人称神，以杀猴责让之。后考之病经旬，初如狂，因渐化为虎，毛爪悉生，音声亦变，遂逸走入山，永失踪迹。

王琰

生平事迹不详。

王琰所撰南朝齐志怪小说集《冥祥记》，《隋志》著录为十卷，两《唐志》也有著录，宋以后则不见记载，可知此书大约亡于宋。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自序一篇，正文一百三十一则。王琰是佛教徒，《冥祥记》自序称他幼时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得一座观世音金像，后来佛像两次显灵，“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覈，缀成斯记”。《冥祥记》有的篇幅较长达一千余字，有曲折情节和细密描写，朝着后世小说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冥祥记 (选五十八)

汉明帝遣使取经

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

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佛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

《冥祥记》主要记述有关佛教的传说故事，意在宣扬佛法，谈因果报应，许多故事来自民间传说，生动可观。本篇就是记述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一种传说。（王宜庭）

羊 祜

晋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晋名臣，声冠区夏。年五岁时，尝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环。乳母曰：“汝本无此，于何取耶？”祜曰：“昔于东垣边弄之，落桑树中。”乳母曰：“汝可自觅。”祜曰：“此非先宅，儿不知处。”后因出门游望，径而东行，乳母随之。至李氏家，乃入至东垣树下，探得小环。李氏惊怅曰：“吾子昔有此环，常爱弄之。七岁暴亡。亡后不知环处。此亡儿之物也，云何持去？”祜持环走。李氏遂问之，乳母既说祜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祜，还为其儿。里中解喻，然后得止。祜年长，常患头风，医欲攻治。祜曰：“吾生三日时，头首北户，觉风吹顶，意其患之，但不能语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祜后为荆州都督，镇襄阳，经给武当寺，殊余精舍。或问其故，祜默然。后因忏悔，叙说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诸罪，赖造此寺，故获申济，所以使供养之情偏殷勤重也。”

谈因果，劝人修造佛寺，这种故事是南朝崇佛之风大盛时的产物。（王宜庭）

仕 行

晋沙门仕行者，颍川人也。姓朱氏。气志方远，识字沉正，循心直诣，荣辱不能动焉。时经典未备，唯有小品；而章句阙略，义致弗显。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至于阆，寻求经藏。逾历诸国。西域僧徒，多小乘学，闻仕行求方等诸经，咸骇怪不与。曰：“边人不识正法，将多惑乱。”仕行曰：“经云，‘千载将末，法当东流。’若疑非佛说，请以至诚验之。”乃焚柴灌油。烟炎方盛，仕行捧经涕泪，稽颡誓曰：“若果出金口，应宣布汉地。诸佛菩萨，宜为证明。”于是投经火中，腾燎移景。既而一积煨尽，文字无毁，皮牒若故。举国欣敬，因留供养。遣弟子法饶，赍送梵本，还至陈留浚仪仓垣诗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万言。河南居士竺叔兰，练解方俗，深善法味，亲共传译，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阍维之。火灭经日，尸形犹全。国人惊异，皆曰：“若真得道，法当毁坏。”应声碎散，乃敛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师相传。释公亦具载其事也。

《冥祥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记录高僧事迹，也就是为高僧立传，但又不是严格意义的传记，一般都是选取神异的事例，因而有故事性。（王宜庭）

赵 泰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举孝

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誉乡里。当晚乃膺仕，终于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已，屈伸随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扶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色青黑，状钊。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屋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简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黑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所事：“作何孽罪？行何福善？涕汝等辞，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使，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马兵，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堕，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量。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相见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语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其于塔寺中悬旛烧香，解救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云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采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迹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

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侍，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愿，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云有百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壮，阑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泆者作鹤鹑獐麋；两舌者作鸩枭鸩鹩；捍债者为驴骡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长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过，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不？”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滕篋，检泰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泰说。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劝精进。时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款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也。

此篇内容与《幽明录》“赵泰”相同，但文字略异，比较文字异同，即可知此篇较详，是据《幽明录》而有所润饰和补充。若撇开此篇的宗教目的，单就其地狱所见所闻的一段描写来看，是极生动的小说文笔。（王宜庭）

支法衡

晋沙门支法衡，晋初人也。得病旬日亡。经三日而苏活。说死时，有人将去，见如官曹舍者数处，不肯受之。俄见有铁轮，轮上有铁爪，从西转来；无持引者，而转驶如风。有一吏呼罪人当轮立；轮转来辄之，翻还；如此，数人碎烂。吏呼衡道人来当轮立。衡恐怖自责：“悔不精进，今当此轮乎？”语毕，谓衡曰：“道人可去！”于是仰首，见天有孔，不觉倏尔上升。以头穿中，两手搏两边，四向顾视，见七宝宫殿，及诸天。衡甚踊跃，不能得上。疲而复还下所。将衡去人笑曰：“见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为柁工。衡曰：“我不能持柁。”强之。有船数百，皆随衡后。衡不晓捉柁，踰沙洲上。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应斩。”引衡上岸，雷鼓将斩。忽有五色二龙，推船还浮。吏乃原衡罪，载衡北行。三十许里，见好村岸，有数万家，云是流人。衡窃上岸。村中饶狗，牙欲啣之。衡大恐惧。望见西北有讲堂，上有沙门甚众，闻经呗之声。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阶，衡始蹶一阶，见亡师法柱踞胡床坐。见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来？”因起临阶，以手巾打衡面曰：“莫来！”衡甚欲上，复举步登阶。柱复推令下。至三乃止。见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砖无隙际。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边有人谓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虽见法柱，故倚望之，谓衡：“可复道还去，狗不啣汝！”衡还水边，亦不见向来船也。衡

渴欲饮水，乃堕水中，因便得苏。于是出家，持戒菜食。昼夜精思，为至行沙门。比丘法桥，衡弟子也。

这是地狱报应故事，奉佛不精进，即有支法衡之报应，此篇宣教意图十分明显。（王宜庭）

霍山泉

晋安罗江县，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径数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经常流溢。古老传云，列仙之所游饵也。有沙门释僧群，隐居其山，常饮此水，遂以不饥，因而绝粒。晋安太守陶夏，闻而求之。群以水遗陶，出山辄臭。陶于是越海造山。于时天景澄朗。陶践山足，便风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营，与泉隔一涧。旦夕往还，以一木为梁。旦后将渡，辄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逆喙；僧群永不得过。欲举钊拨之，恐其坠死。于此绝水，俄而饥卒。时传云，年百四十。群之将死，为众说云：“年少时尝打折一鸭翅，将或此鸭因缘之报乎？”

耆域

晋沙门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来，将游关洛，达旧襄阳，欲寄载船北渡。船人见梵沙门衣服敝陋，轻而不载。比船达北岸，耆域亦上。举船皆惊。域前行，有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于是南北岸奔往请问，域日无所应答。及去，有数百人追之；见域徐行，而众走犹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阳，洛阳道士悉往礼焉。域不为起。译语讥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诚，但为浮华，求供养耳。”见洛阳宫，曰：“忉利天宫，

仿佛似此。当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为之，不亦勤苦乎！”沙门支法渊，竺法兴并年少，后至。域为起立。法渊作礼讫，域以手摩其头曰：“好菩萨，羊中来。”见法兴入门，域大欣笑，往迎作礼。捉法兴手，举著头上曰：“好菩萨，从天人中来。”尚方中有一人，废病数年，垂死。域往视之，谓曰：“何以堕落，生此忧苦？”下病人于地，卧单席上，以应器置腹上，纁布覆之。梵呗三偈讫，为梵咒可数千语。寻有臭气满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举布，见应器中如污泥者。病人遂瘥。长沙太守滕永文，先颇精进。时在洛阳，两脚风挛经年。域为咒，应时得申，数日起行。满水寺中有思惟树，先枯死，域向之咒，旬日，树还生茂。时寺中有竺法行善谈论，时以比乐令。见域，稽首曰：“已见得道证，愿当乘法。”域曰：“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当授所未闻。斯言，八岁沙弥亦以之诵，非所望于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观之易耳。妙当在君，岂愠未闻。”京师贵贱，赠遗衣物，以数千万，悉受之。临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骆驼负之先遣，随估客西归天竺。又持法兴一纳袈裟随身。谓法兴曰：“此地方大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发，送者数千人。于洛阳寺中，食讫，取道。人有其日发长安来，见域在长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骆驼奴达敦煌河上，逢估客弟于天竺来，云近敦煌寺中见域。弟子漂登者，云于流沙北逢域，言语款曲。计其旬日，又域发洛阳时也。而其所行盖已万里矣。

佛 调

晋沙门佛调，不知何国人。往来常山，积年，业尚纯朴，不表

辞饰；时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妇病甚笃，载出寺侧，以近医药。兄既奉调为师，朝昼常在寺中，咨询问行道。异日，调忽往其家，弟具问嫂所苦，并审兄安否。调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调去后，弟亦策马继往，言及调旦来。兄惊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见？”兄弟争问调，调笑而不答，咸共异焉。调或独入深山，一年半岁，齎干饭数升，还恒有余。有人尝随调山行数十里。天暮大雪，调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还横卧虎窟前。调语曰：“我夺汝居处，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随者骇惧。调自克亡期，远近悉至。乃与诀曰：“天地长久，尚有崩坏；岂况人物，而欲永存？若能荡除三垢，专心真净；形数虽乖，而神会必同。”众咸涕流。调还房端坐，以衣蒙头，奄然而终。终后数年，调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见调在高岩上，衣服鲜明，姿仪畅悦。皆惊喜作礼，问：“和尚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问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舍事还家，向同法者说，众无以验之。共发冢开棺，不见其尸。

健陀勒

晋健陀勒，不知何国人也。尝游洛邑，周历数年。虽敬其风操，而莫能测焉。后语人曰：“盘鹑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无量。”众人许之，与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芜，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众试掘之，果得塔下石础。复示讲堂，僧房，井灶。开凿寻求，皆如其言。于是始疑其异。寺既修，勒为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会听讲竟，辄乞油钵，擎之还寺。虽复去来早晚，未曾失中哺之期。有人日能行数百里者，欲随而验之，乃与俱。此人驰而不及；勒顾笑曰：“汝执吾袈裟，可以不倦。”

既持衣后，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数日乃还。方悟神人。后不知终。

抵世常

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潜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于法兰亦在焉。僧众来者，无所辞却。有一比丘，姿形顽陋，衣服尘敝，跋涉涂泞，来造世常。常出为作礼，命奴取水，为其洗足。比丘曰：“世常应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听。世常窃骂而去。比丘便见神足，变身八尺，颜容瑰伟，飞行而去。世常抚膺悔叹，自扑泥中。时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视，见在空中数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异气，经月不歇。法兰即名理法师见宗者也，有记在后卷传。兰以语于弟子法阶，阶每说之，道俗多闻。

康法朗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四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里有余。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礼，见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视，容色光悦，痛状休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鬋。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礼覲。”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

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中山，为大法师，道俗宗之。

竺长舒

晋竺长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资货，为富人。竺居晋，元康中内徙洛阳。长舒奉法精至；尤好诵观世音经。其后邻比失火，长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风，自计火已逼近，政复出物，所全无几，乃敕家人不得辇物，亦无灌救者。唯至心诵经。有顷，火烧其邻屋，与长舒隔篱，而风忽自回，火亦际屋而止。于时咸以为灵。里中有轻险少年四五人，共毁笑之，云：“风偶自转，此复何神。伺时燥夕，当薰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后天甚早燥，风起亦驶，少年辈密共束炬，掷其屋上。三掷三灭，乃大惊惧，各走还家。明晨，相率诣长舒自说昨事，稽颡辞谢。长舒答曰：“我了无神，政诵念观世音，当是威灵所祐。诸君但当洗心信向耳。”自是邻里乡党咸敬异焉。

龙泉精舍

晋浔阳庐山西有龙泉精舍，即慧远沙门之所立也。远始南渡，爱其区丘。欲创寺宇，未知定方。遣诸弟子访履林涧，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宜立精舍，当愿神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为池。因构堂于其后。天尝亢旱，远率诸僧转海龙王经，为民祈雨。转读未毕，泉中有物，形如巨蛇，腾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高下普沾。以有龙瑞，故名焉。

于 法 兰

晋沙门于法兰，高阳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识沉秀，业操贞整。寺于深岩。夜坐禅，虎入其室；因蹲床前。兰以手摩其头，虎奋耳而伏，数日乃去。竺护，敦煌人也。风神情宇，亦兰之次。于时经典新译，梵语数多，辞句烦芜，章偈不整；乃领其旨要，刊其游文。亦养徒山中。山有清涧，汲漱所资。有采薪者，尝秽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绝流。护临涧徘徊，叹曰：“水若遂竭，吾将何资！”言终而清流洋溢，寻复盈涧。并武惠时人也。支道林为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道山泽，仁威虎兕。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空洞，枯泉还水。”

何 充

晋司空庐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业甚精。常于斋堂，置一空座，筵帐精华，络以珠宝；设之积年，庶降神异。后大会，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粗垢，神情低陋，出自众中，径升其座，拱默而已，无所言说。一堂怪骇，谓其谬僻。充亦不平，嫌于颜色。及行中食，此僧饭于高座；饭毕，提钵出堂，顾谓充曰：“何侯徒劳精进！”因掷钵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驰遽观之：光仪伟丽，极目乃没。追共惋恨，稽忏累日。

竺 道 容

晋尼竺道容，不知何许人。居于乌江寺。戒行精峻，屡有征感。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以华藉席，验其所得；果不萎焉。时简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师，即京师所谓王濮阳也。第内其道舍，容

亟开化，帝未之从。其后帝每入道屋，辄见神人为沙门形，盈满室内，帝疑容所为，因事为师，遂奉正法。晋氏显尚佛道，此尼力也。当时崇异，号为圣人。新林寺即帝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绝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钵。故寺边有冢在焉。

阙公则

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晋武之世，死于洛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合堂惊跃，皆得睹见。时复有汲郡卫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师于公则。其母又甚信尚，诵经长斋，家常饭僧。时日将中，母出斋堂，与诸尼僧，逍遥眺望。忽见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则钵也；有饭盈焉，馨气充勃。阖堂肃然，一时礼敬。母自分行斋人食之，皆七日不饥。此钵犹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辞，作八关忏文，晋末斋者尚用之，晋永昌中死，亦见灵异。有浩像者作圣贤传，具载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吴兴王该日烛曰“阙复登霄，卫度继轨。咸恬泊以无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

滕普

晋南阳滕普，累世敬信。妻吴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设斋会，不逆招请；随有来者，因留供之。后会僧数阙少，使人衢路要寻。见一沙门，荫柳而坐，因请与归。净人行食，翻饭于地；倾箪都尽，罔然无计。此沙门云：“贫道钵中有饭，足供一众。”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内外，皆得充饱。清静既毕，掷钵空中，翻然上升，极目乃

灭。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礼。普家将有凶祸，则此像必先倒踏云。普子舍，以苏峻之功封东兴者也。

竺法进

沙门竺法进者，开度浮图主也。聪达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将乱，欲处山泽。众人请留，进皆不听。大会烧香，与众告别。临当布香，忽有一僧，来处上座；衣服尘垢，面目黄肿。法进怪贱，牵就下次；辄复来上。牵之至三，乃不复见。众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风扬沙，杵案倾倒。法进忏悔自责；乃止不入山。时论以为：世将大乱，法进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见此神异，止其行意也。

大品

晋周闵，汝南人也。晋护军将军。家世奉法。苏峻之乱，都邑人士，皆东西波迁。闵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复书之。又有余经数台，《大品》亦杂在其中。既当避难单行，不能得尽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台中。仓卒应去，不展寻搜，徘徊叹咤。不觉《大品》忽自出外。闵惊喜持去。周氏遂世宝之，今云尚在。一说云：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罽贮之。并缄于深篋。永嘉之乱，胡母将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养。后尝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释慧则所写也。或云，尝在简靖寺，靖首尼读。

史世光

晋史世光者，襄阳人也。咸和八年，于武昌死。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灵上，著衣衾，具如平生。语信云：“我本应堕龙中，支和尚为我转经，县护、县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小品》，又来在坐。世光生时，以二旛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旛送我。”信曰：“诺。”便绝死。将信持旛，俱西北飞上一青山，上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提旛，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复道而还，倏忽醒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旛亦故在寺中。世光与信，于家去时，其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不？”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髻衿，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后乃著天冠，与群天神，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屡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世声；家人大小，悉得闻之。然闻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有顷去，信自送。见世光入一黑门，有顷来出，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撻楚，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生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车将军报终也。

张应

晋张应者，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

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昙铠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视无益。”应许当事佛。昙铠与期明日往斋。应归，夜梦见一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汝家狼藉，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先巧，眠觉，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具说梦。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即间，寻都除愈。咸康二年，应至马沟采盐。还泊芜湖浦宿。梦见三人，以铎钩钩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叛走多时。”应怖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调。”乃放之。谓应：“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觉，腹痛泄痢，达家大困。应与昙铠，问绝已久。病甚，遣呼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经日而苏活。说有数人以铎钩钩将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见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时悟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上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面来，形长丈余，执金杵，欲撞此钩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钩人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已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即苏，即复怵然。既而三日，持斋颂呗，遣人疏取昙铠名。至日中，食毕，礼佛读呗，遍与家人辞别。澡洗著衣，如眠便尽。

董 吉

晋董吉者，于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读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两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后，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

泗，迟回叹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恻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克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颈。及吉渡，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惋恨。进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俯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泔泔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伐降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中，寂然无闻，民害稍止。后有数人至吉所，语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于潜人；穹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逆冒，恒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断。”吉曰：“仆贪此静寂，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为卿比，愿见祐助。”鬼答：“亦复凭君，不见侵克也。”言毕而去，经一宿，前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火烧状。吉年八十七亡。

周 瑯

晋周瑯者，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瑯年十六，便菜食持斋，讽诵成具。及顷转经。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受八关斋。至乡市寺，请其师竺僧密及支法阶、竺佛密。令持《小品》，斋日转读。至日，三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意甚惆怅。瑯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讫，举家恨不得经。密益蹶蹶。有顷，闻有叩门者，言送《小品》。瑯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著单衣帙，先所不识，又非人行时，疑其神异。便长

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进，期夜当来听经。比道人出，忽不复见。香气遍一宅中。既而视之，乃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益敬爱珙。珙遂出家，字昙嶷。讽诵众经，至二十万言。

孙 稚

晋孙稚，字法暉，齐国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拜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云：“无他祸祟，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太山府君，见稚，说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遣。”有教推问，欲鞭罚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勿复忧也。但勤精进，系念修善，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谪，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洁。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后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病殆死，周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实 传

晋实传者，河内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传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入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先与传相识，闻其执厄，出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传谓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传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忽然离体。传乃复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门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径去。时夜向晓，行四五里，天明不复进，共逃隐一榛中。须臾，觉失囚，人马络绎，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至遍。唯传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咸皆奉法。道山后过江，为谢居士敷具说其事。

观世音菩萨应验故事在《冥祥记》中多有记载，此篇写危难中心念观世音即能转危为安，是这一类故事中有代表性者。（王宜庭）

比 丘 尼

晋大司马桓温，末年颇奉佛法，饭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

首，支分齑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此篇与《搜神后记》“比丘尼”相同，文字略微有异。用因果报应警醒桓温，而劝戒方式十分特别，虽虚幻而有趣。（王宜庭）

李 清

宋李清者，吴兴于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于府得病，还家而死。经久苏活。说云：初见传教持信旛唤之，云公欲相见。清谓是温召，即起束带而去。出门，见一竹舆，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驰。至一朱门，见阮敬；时敬死已三十年矣。敬问清曰：“卿何时来？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异恶。”敬便雨泪，言：“知吾子孙如何？”答云：“具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脱，汝能料理吾家否？”清云：“若能如此，不负大恩。”敬言：“僧达道人，是官师，甚被礼，敬当苦告之。”还内良久，遣人出云：“门前四层寺，官所起也。僧达常以平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见一沙门，语曰：“汝是我前七生时弟子。已经七世受福，迷著世乐，忘失本业。背正就邪，当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当相佐助。”请还先舆中。夜寒凛冻。至晓门开，僧达果出至寺。清便随逐稽颡。僧达云：“汝当革心为善，归命佛法，归命比丘僧；受此三归，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经苦难。”清便奉受。又见昨所遇沙门长跪请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将受苦，先缘所迫。今得归命，愿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当易拔济耳。”便还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参军可去。”敬时亦出，与清一青竹枝，

令闭眼骑之。清如其语，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乡亲塞堂，欲入不得。会买材还，家人及客赴监视之，唯尸在地。清入至尸前，闻其尸臭，自念悔还。但外人逼突，不觉入尸时，于是而活。即营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归心三宝，勤信佛教，遂作佳流弟子。

皈依佛门便能跳出人生苦难，这是一篇典型的宗教宣传。
(王宜庭)

吕 竦

晋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其县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犹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许里，日向暮，天忽风雨，晦冥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遥得归家，火常在前导，去船十余步。竦复与郗嘉宾周旋，郗所传说。

徐 荣

晋徐荣者，琅琊人。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渚中。游舞涛波，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斯须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船者，踊出渚中，还得平流。沿江还下，日已向暮，天大阴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涛波转盛。荣诵经不辍口。有顷，望见山头有火光赫然，回舵趣之，径得还浦。举船安稳。既至，亦不复见光。同旅异之，疑非人火。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众皆愕然曰：“昨风雨如此，岂如有火理，吾等并不见。”然后了其神光矣。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敷闻其自

说如此。时与荣同船者，有沙门支道璩，谨笃士也，具见其事。后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

此篇亦为观世音显灵事，虽无多新意，但描写暗夜中航船堕入漩涡迷失航向，很是生动。山上火光似有若无，笔意空灵而有实感。（王宜庭）

竺法义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学。住在始宁保山，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受业弟子，常有百余。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气疾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淘洗腑脏；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内之。语义曰：“汝病已除。”眠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案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像；意者义公所梦其是乎。义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长舒至义六事，并宋尚书令傅亮所撰。亮白云，其先君与义游处，义每说其事，辄凛然增肃焉。

梦中道人为竺法义治病，犹如现代外科手术，当时医术能达到这种水平，亦未可知。其想象大概是有现实依据的。故事叙完，即交代故事来源，以证明不是杜撰妄作。唐代传奇小说承袭了这种记叙方式。（王宜庭）

唐遵

晋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晋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经夕得

苏。云有人呼将去，至一城府，未进。顷见其从叔自城中出，惊问遵：“汝何故来？”遵答：“违离姑姊，并历年载，欲往问讯，本明当发，夜见数人，急呼来此。即时可得归去，而不知还路。”从叔云：“汝姑丧已二年。汝大姊儿道文，近被录来，既蒙恩放，仍留看戏，不即还去；积日方归，家已殡殓，乃入棺中，又摇动棺器，冀望其家觉悟开棺。棺遂至路，落檀车下。其家或欲开之，乃问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开，不得复生。今为把沙之役，辛勤极苦。汝宜速去，勿复住此。且汝小姊，又已丧亡。今与汝姑共在地狱，日夕忧苦。不知何时，可得免脱。汝今还去，可语其儿：勤修功德，庶得免之。”于此示遵归路。将别，又嘱遵曰：“汝得还生，良为殊庆。在世无几，倏如风尘。天堂地狱，苦乐极应；吾昔闻其语，今睹其实。汝宜深勤善业，务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穷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亲属，生时不信罪福，今并遭涂炭，长受楚毒，焦烂伤痛，无时暂休。欲求一日改恶为善，当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嘱汝。劝化家内，共加勉励。”言已，涕泣，因此而别。遵随路而归，俄而至家。家治棺将竟，方营殡殓。遵既附尸，尸寻气通，移日稍差。劝示亲识，并奉大法。初遵姑适南郡徐汉，长姊适江夏乐瑜于，小姊适吴兴严晚。途路县远，久断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寻访姑及小姊。姊子果并丧亡。长姊亦说儿道文殓后，棺动堕车，皆如叔言。既闻遵说道文横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为制服。

丁 承

晋济阴丁承，字德慎。建安中，为凝阴令。时北界居民妇，诣外井汲水。有胡人长鼻深目，左过井上，从妇人乞饮。饮讫，忽然

不见。妇则腹痛，遂加转剧。啼呼有顷。卒然起坐，胡语指麾。邑中有数十家，悉共观视。妇呼索纸笔来，欲作书。得笔，便作胡书：横行，或如乙，或如己。满五纸，投著地，教人读此书。邑中无能读者。有一小儿，十余岁，妇即指此小儿能读。小儿得书，便胡语读之，观者惊愕，不知何谓。妇叫小儿起舞，小儿既起，翘足，以手弄相和，须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见妇及儿，问之，云当时忽忽，不自觉知。德慎欲验其事，即遣吏赍书诣许下寺，以示旧胡。胡大惊，言佛经中间亡失，道远忧不能得。虽口诵，不具足。此乃本书，遂留写之。

本篇叙佛经的失而复得，复得的方式极其离奇，妇人狂迷书写胡文，小儿翘足起舞，这种方式有中国巫术色彩。一篇小小故事也能见到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王宜庭）

张 崇

晋张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晋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崇与同等五人，手脚共械，衔身掘坑，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以为娱乐。崇虑望穷尽，唯洁心专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崇既脚痛，同寻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愿，言今欲过江东，诉乱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礼拜已，石即破焉。崇遂至京师，发白虎搏，具列冤氏。帝乃悉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

心念观世音便能脱厄，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但本篇写苻坚虏掠难民，并将张崇等人半埋土中当作箭靶取乐，则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可作史传的补充。（王宜庭）

王 懿

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车骑将军。世信奉法。父苗，苻坚时为中山太守，为丁零所害。仲德与兄元德，携母南归。登陟峭岭，饥疲绝粮。无复余计，惟归心三宝。忽见一童子，牵青牛，见懿等饥，各乞一饭。因忽不见。时积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处为浅，可得揭蹶。俄有一白狼，旋绕其前，过水而反，似若引导。如此者三。于是逐狼而渡，水才至膝。俄得陆路，南归晋帝。后自五兵尚书，为徐州刺史。尝欲设斋，宿昔洒扫，敷陈香华，盛列经像。忽闻法堂有经呗声，清婉流畅。懿遽往观：见有五沙门在佛坐前，威容伟异，神仪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欢敬。沙门回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飞空而去。亲表宾僚，见者甚众。咸悉欣跃，倍增信悟。

本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代战乱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处在苦难中的人们希望有神救助，这就是佛教得以传播的社会心理条件。（王宜庭）

程 道 惠

晋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殡殓，数日得苏。说初死时，见十许人

缚录将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缚也。乃解其缚，散驱而去。道路修平，而两边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驱者罪人，驰走其中。肉随著刺，号呻聒耳。见惠行在平路，皆叹羨曰：“佛弟子行路，复胜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忆先身奉佛，已经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恶人，未达邪正，乃感邪道。既至大城，径进听事。见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见惠，惊问曰：“君不应来。”有一人，著单衣帻，持簿书对曰：“此人伐社，杀人，罪应来此。”向所逢比丘亦随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杀人虽重，报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罚所录人。”命惠就坐，谢曰：“小鬼谬滥，枉相录来。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教也。”将遣惠还，乃使暂兼复校将军，历观地狱。惠欣然辞出，导从而行。行至诸城，城城皆是地狱。人众巨亿，悉受罪报。见有掣狗，啖人百节，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鸟，其喙如锋，飞来甚速，鸩然血至，入人口中，表里贯洞；其人宛转呼叫，筋骨碎落。其余经见，与赵泰，肩荷，大抵粗同，不复具载。唯此二条为异，故详记之。观历既遍，乃遣惠还。复见向所逢比丘，与惠一铜物，形如小铃，曰：“君还至家，可弃此门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当有厄。诚慎过此，寿延九十。”时道惠家于京师大街南，自见来还。达皂荚桥，见亲表三人，住车共语，悼惠之亡。至门，见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见也。惠将入门，置向铜物门外树上，光明舒散，流飞属天。良久还小，奄尔而灭。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时宾亲奔吊，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进入尸，忽然而苏。说所逢车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后为廷尉，预西堂听讼，未及就列，欬然烦闷，不识人，半日乃愈。计其时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顷之，迁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卒，九

十六矣。

慧 达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向西北行。行路转高，稍得平衢，两边列树。见有一人，执弓带剑，当衢而立。指语两人，将荷西行，见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声言，勿与之也。有人从地踊出，执铁杵，将欲击之。荷遽走，历入十许家皆然，遂无所得。复西北行，见一姬乘车，与荷一卷书，荷受之。西至一家，馆宇华整。有姬坐于户外，口中虎牙。屋内床帐光丽，竹席青几，复有女子处之，问荷：“得书来不？”荷以书卷与之。女取余书比之。俄见两沙门，谓荷：“汝识我不？”荷答：“不识。”沙门曰：“今宜归命释迦文佛。”荷如言发念，因随沙门俱行。遥见一城，类长安城，而色甚黑，盖铁城也。见人身甚长大，肤黑如漆，头发曳地。沙门曰：“此狱中鬼也。”其处甚寒，有冰如席，飞散著人，著头，头断；著脚，脚断。二沙门云：“此寒冰狱也。”荷便识宿命，知两沙门，往维卫佛时，并其师也。作沙弥时，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虽有佛，竟不得见从。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晋中。又见从伯，在此狱里。谓荷曰：“昔在邺时，不知事佛。见人灌像，聊试学之；而不肯还直，今故受罪。犹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见刀山地狱。次第经历，观见甚多。狱狱异城，不相杂厕。人数如沙，不可称计。楚毒科法，略与经说相符。自荷履践地狱，示有光景。俄而忽见金色，辉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左右并曰：“观吾

大士也。”皆起迎礼。有二沙门，形质相类，并行而东。荷作礼毕。菩萨具为说法，可千余言，末云：“凡为亡人设福，若父母兄弟，爱至七世姻媾亲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脱。七月望日，沙门受腊；此时设供，弥为胜也。若制器物，以充供养，器器标题，言为某人亲奉上三宝，福施弥多，其庆愈速。沙门白衣，见身为过，及宿世之罪，种种恶业，能于众中尽自发露，不失事条，勤诚忏悔者，罪即消灭。如其弱颜羞惭，耻于大众露其过者，可在屏处，默自记说，不失事者，罪亦除灭。若有所遗漏，非故隐蔽，虽不获免，受报稍轻。若不能悔，无惭愧心，此名执过不反，命终之后，克坠地狱。又他造塔及与堂殿，虽复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诚供助，获福甚多。若见塔殿，或有草秽，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礼拜功德，随即尽矣。”又曰：“经者尊典化导之津。《波罗密经》功德最胜。《首楞严》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读诵经处，其地皆为金刚，但肉眼众生，不能见耳。能勤讽持，不坠地狱。《般若》定本，及如来钵，后当东至汉地。能立一善，于此经钵，受报生天，倍得功德。”所说甚广，略要载之。荷临辞去，谓曰：“汝应历劫，备受罪报。以尝闻经法，生欢喜心，今当见受轻报，一过便免。汝得济活，可作沙门。洛阳，临淄，建业，鄮阴，成都五处，并有阿育王塔。又吴中两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颇得真相。能往礼拜者，不堕地狱。”语已东行。荷作礼而别。出南大道，广百余步。道上行者，不可称计。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草树山涧，忽然满目。所乘黑马，并皆能言。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荷惧然无对。须臾，有人以叉叉之，

投镬汤中。自视四体，溃然烂碎。有风吹身，聚小岸边，忽然不觉还复全形。执笔者复问：“汝又射雉，亦尝杀雁。”言已，又投镬汤，如前烂法。受此报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谓荷曰：“汝受轻罪，又得还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后，复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见故身，意不欲还。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苏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

本篇写慧达入冥，由慧达还阳后自叙经历，地狱的种种情状描叙得透迤真切，已接近后世小说笔法。篇幅已突破古小说尺寸短书的限制，情节完整而详细，场景描写也很突出，在文体上是志怪小说向传奇小说转变中的形态。（王宜庭）

庾绍之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晋湘东太守，与南阳宋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卒，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顾？”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绍辄漫略，不甚诣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无啖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复异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未复求酒。协时时饷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对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为人语声高壮，此言论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遯之来，绍闻履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

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

释法安

晋沙门释法安者，庐山之僧远法师弟子也。义熙末，阳新县虎暴甚盛，县有大社树，下有筑神庙，左右民居以百数。遭虎死者，夕必一两。法安尝游其县，暮投此村，民以惧虎，早闭门闾，且不识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遥之树下，坐禅通夜，向晓，有虎负人而至，投树之北，见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据地不动，有顷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树下，见安大惊，谓其神人，故虎不害。自兹以后，而虎患遂息。众益敬异，一县士庶，略皆奉法。后欲画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铜青，而又无铜。夜梦人径其床前云：“此中有两铜钟，便可取之。”安明即掘得，遂以成像。后远法师铸像，安送一劝助；余一，武昌太守熊无患借观之，遂留不还。

石长和

赵石长和者，赵国高邑人也。年十九时，病一月余日亡。家贫，未能及时得殡殓，经四日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和前五十步，和行有迟疾，二人治道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棘刺森然，皆如鹰爪，见人甚众，群走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见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见瓦屋采楼，可数千间，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壮大，著皂袍四缝，临窗而坐。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千年。”长和尔时意中，便若忆此别时也。和相识有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积年岁，阁上人曰：“君识孟丞不？”长和曰：“识。”阁上人

曰：“孟丞生时不能精进，今恒为我司扫除之役；孟丞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开窗见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不消息，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附书也。”俄见孟丞持帚提箕，自阁西来，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精进，为信尔？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不妄也。”语久之间，阁上人问都录主者：“审案石君名录，勿谬滥也。”主者案录云：“余三十年命在。”阁上人曰：“君欲归不？”和对曰：“愿归。”乃敕主者，以车骑两吏送之。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更有传馆吏民饮食储峙之具。倏忽至家，恶其尸臭，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家亡妹于后推之，踏尸面上，因得苏活。道人支法山时未出家，闻和所说，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时人也。

本篇与《幽明录》“石长和”同，但文字略有异，可参看。（王宜庭）

赵 单

赵沙门单，或作善，字道开，不知何许人也。别传云，敦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穷栖岩谷，故先断谷食。初进面，三年后，服练松脂，三十年后，唯时吞小石子，石子下，辄复断酒脯杂果。体畏风寒，唯啖椒姜，气力微弱，而肤色润泽，行步如飞。山神数试，未曾倾动，仙人恒来，意亦不耐，每啮蒜以却之。端坐静念，昼夜不眠。久住枹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来，至郾下，不乘舟车，日行七百余里。过南安，度一童子为沙弥，年十三四，行亦及开。既至，居于昭德佛图，服缕粗敝，背胫恒袒。于屋内作棚阁，高八九

尺，上织菅为帐，禅于其中。绝谷七载，常御杂药，药有松脂茯苓之气。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疗百姓，王公远近，赠遗累积，皆受而施散，一毫无余。石虎之末，逆知其乱，乃与弟子南之许昌。升平三年，来至建业，复适番禺，住罗浮山，荫卧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遗言露尸林里，弟子从之。陈郡袁彦伯，兴宁元年，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烧香作礼。

仇那跋摩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种，罽宾王子也。幼而出家，号三藏法师。宋初，来游中国，宣译至典甚众。律行精高，莫与为比。惠观沙门钦其风德，要来京师，居于祇洹寺。当时来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测焉。尝赴请于钟山定林寺，时诸道俗多采众华，布僧席下，验求真人；诸僧所坐，华同萎悴，而跋摩席华，鲜荣若初，于是京师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无痾患，但结跏趺坐，敛衽叉手，乃经信宿，容色不变。于时或谓深禅，既而得遗书于簏下，云获沙门二果，乃知其终。弟子侍侧，普闻馨烟。京师赴会二百余人，其夕转经，户外集听盈阶。将晓，而西南上有云气勃然，俄有一物，长将一匝，绕尸而去，同集咸睹云。跋未亡时，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

陈安居

宋陈安居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庙宇，充满其宅；父独敬信释法，旦夕斋戒。后伯父亡，无子，父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飧之事，废不复设。于是遂得笃病，而发则为歌神之曲，迷闷惛僻，如此者弥岁，而执心愈

固。常誓曰：“若我不杀之志，遂当亏夺者，必先自齧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谏之，安居不听。经积二年，永初元年，病发，遂绝，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敛；至七日夜，守视之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衣动衾，于是而苏。有声，家人初惧尸蹙，并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未求饮浆，家人喜之，问从何来，安居乃具说所经见云：初有人若使者，将刀数十，呼将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三百许里，至一城府，楼宇甚整，使者将至数处，如局司所居，未有人授纸笔与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侍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称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人颇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论不判，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有顷，见有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都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植小福，故暂得游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见汝依然，可随我共游观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观众苦，略与经文相符。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安居茫惧然，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安居至阁，见有钳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既至阶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读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导徒众，得士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常冤诉。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罪二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福灶口，而此妇眠重，

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寤，已即请谢神祇，盥洗精熟；而其舅乃骂詈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污秽。司命闻知此，录送之。府君曰：“眠重非过，小儿无知，又已请谢神明，是无罪也；舅骂詈言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到，赤索捉至。安居，阶下人具读名牒，为伯所诉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谤讪百姓，罪宜穷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复谤诉无辜！”教催录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还，云：“若可还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也。”安居出自阁，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名既毕，而欲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得还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办生天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乐，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还为吾致意：深尽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门，数步，有专使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过戍逻，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徒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也。”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蒙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闻家中号恸哭泣，所送之人，劝还就身，安居云：“身已臭秽，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踏于尸脚上。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故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曩旧，云已死得生，舅即以某日而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受五戒师字僧昊，襄阳人也，末居长沙，本与安居同里，闻其口说。安居之终，亦亲睹，果九十三焉。

僧 规

宋沙门僧规者，武当寺僧也。时京兆张瑜于此县，常请僧规

在家供养。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无病忽暴死，二日而苏愈。自说云：五日夜五更中，闻门巷间晓晓有声，须臾，见有五人，炳炬火，执信幡，径来，入屋叱咀，僧规因顿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绳缚将去。行至一山，都无草木，土色坚黑，有类石铁；山侧左右，白骨填积，山数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长壮，被铠执仗，问五人：“有几人来？”答曰：“政一人耳！”五人又将规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数十，筑壤为之，屋前有立木，长十余丈，上有铁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贮土，土有品数，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并赤，语规曰：“汝生世时，有何罪福？依实说之，勿妄言也。”规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开簿检其罪福也。”有顷，吏至长木下，提一匱土，县铁梁上称之，如觉低昂，吏谓规曰：“此称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应先受罚。”俄有一人，衣冠长者，谓规曰：“汝沙门也，何不念佛？我闻悔过，可度八难。”规于是一心称佛，衣冠人谓吏曰：“可更为此人称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脱。”吏乃复上匱称之，称乃正平。既而将规至监官前辩之，监执笔观簿，迟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绶，执玉板，来，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监官愕然，命左右收录去。须臾，见反缚向五人来，监官曰：“杀鬼，何以滥将人来？”乃鞭之。少顷，有使者称：“天帝唤道人来。”既至帝宫，经见践历，略皆金宝，精光晃昱，不得凝视。帝左右朱衣宝冠，饰以华珍，帝曰：“汝是沙门，何不勤业，而为小鬼横收捕也？”规稽首诸佛，祈恩请福，帝曰：“汝命未尽，今当还生；宜勤精进，勿屡游白衣家。杀鬼取人，亦多枉滥，如汝比也。”规曰：“横滥之厄，当以何方而济免之？”帝曰：“广设福业，最为善也；若不办，尔可作八关斋；生免横祸，死离地狱，亦其次也。”语毕，遣规去。行还未久，见一精舍，大有沙门，见

武当寺主白法师，弟子慧进，皆在焉。居于宏整，资待自然，规请欲居之，有一沙门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处也。”使者将规还至瑜家而去。

《冥祥记》关于地狱的描写大体相同，但各篇侧重点不同，可以互相补充。此篇写人生罪福可以称量，是其他各篇所没有的。此外，写冥间杀鬼取人也多枉滥，与阳间冤狱无异，亦是新颖处。（王宜庭）

竺慧炽

宋沙门竺慧炽，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层寺。永初二年卒，弟子为设七日会。其日将夕，烧香竟，道贤沙门因往视炽弟子，至房前，忽暖暖若人形，详视，乃慧炽也，容貌衣服，不异生时。谓贤：“君旦食肉，美不？”贤曰：“美。”炽曰：“我坐食肉，今生饿狗地狱。”道贤惧奢，未及得答，炽复言：“汝若不信，试看我背后。”乃回背示贤，见三黄狗，形半似驴，眼甚亦，光照户内，状欲啣炽而复止。贤骇怖闷绝，良久乃苏。具说其事。

饿狗地狱之说甚新奇，其三黄狗的形象写得狰狞可怖，足见文字表现之功力。（王宜庭）

释道罔

宋沙门释道罔，扶风好畤人也。本姓马氏，学业淳粹，弱龄有声。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阳为人作普贤斋，道俗四十许人，已经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裤褶乘马，入至堂前，下马礼佛；罔谓常

人，不加礼异，此人登马挥鞭，忽失所在，便见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灭。后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复作普贤斋，将竟之日，有二沙门，容服如凡，直来礼佛；众中谓是庸僧，不甚尊仰，聊问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时众白衣有张道，觉其有异，至心礼拜，沙门出门，行可数十步，忽有飞尘，直上冲天，追目此僧，不复知所。罔以七年与同学来游京师，时司空何尚之始构南涧精舍，罔寓居焉。夜中，忽见四人乘一新车，从四人，传教来在屋内，呼与共载，道罔惊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闭，不觉升车。俄而至郡后沈桥，见一贵人，著帙，被笈布单衣，坐床煮伞，形似华盖，鹵簿从卫可数百人，悉服黄衣，见罔惊曰：“行般舟道人，精心远诣，旨欲知其处耳！何故将来？”即遣人引送罔还。至精舍门外，失所送人，门闭如故，扣唤久之，寺内诸僧咸惊相报告，开门内之。视所住房户，犹故关之。

司马文宣

宋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难，弟丧，月望旦，忽见其弟身形于灵座上，不异平日，回遑叹嗟，讽求饮食。文乃试与言曰：“汝平生时，修行十善，若如经言，应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沉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旦灵床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诣以白兄。”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叱置遣之，鬼云：“饿乞食耳！”积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体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息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初虽恐惧，末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时京师传相报

告，往来观者门巷迭迹。时南林寺有僧与灵味寺僧含沙门，与鬼言论，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病，所应钟灾者，不忤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进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可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藉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后，不甚见形，后往视者，但闻语耳。时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

昙 远

宋沙门昙远，庐江人也。父万寿，御史中丞。远奉法精至，持菩萨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艰，哀毁致招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便归心净土，庶祈感应。远时请僧，常有数人，师僧含亦在焉。远常向含悔忏宿业，恐有烦缘，终无感彻；僧念每奖励，劝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转经竟，众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诵，僧含惊而问之，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形状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余，旛华翼从，充彻虚空，瑰妙丽极，事绝言称。”远时住西厢中，云佛自西来，转身西向，当宁而立，呼其速去。昙远常日羸喘，示有气息，此夕壮厉，悦乐动容，便起净手。含布香手中，并取园华，遥以散佛。母谓远曰：“汝今若去，不念吾

耶？”远无所言，俄而顿卧；家既宿信，闻此灵异，既皆欣肃，不甚悲惧。远至五更，忽然而终，中宅芬馨，数日乃歇。

释智通

宋尼释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群甫妻；生一男，年大七岁，家甚贫，无以为衣。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捣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忽惊悸，竟体剥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燥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剧报。”旬余而死。

仝氏二女

宋仝氏二女，东官曾城人也，是时祖姊妹。元嘉九年，姊年十岁，妹年九岁，里越愚蒙，未知经法。忽以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归，粗说见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还，作外国语，诵经及梵书，见西域沙门，便相开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复失之，田间作人云：见其从风径飘上天。父母号惧，祀神求福。既而经月乃返，剃头为尼，被服法衣，持发而归。自说见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缘，应为我弟子。”拳手摩头，发因堕落，与其法名：大曰法缘，小曰法彩。临遣还，曰：“可作精舍，当与汝经法也。”女既归家，即毁除鬼座，缮立精庐，夜齐诵经，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峰岭，若灯烛。二女自此后，容止华雅，音制诠正，上京风调，不能过也。刺史韦朗、孔默等并迎供养，闻其谈说，甚敬异焉。于是溪里皆知奉法。

刘 龄

宋刘龄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法，于宅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为章符，诳化村里，语龄曰：“君家衰祸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将来灭门。”龄遂揭延祭酒，罢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经像，灾乃当除耳。”遂闭精舍户，放火焚烧，炎炽移日，而所烧者，唯屋而已，经像幡幢，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又放光赫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亦有惧畏灵验，密委去者。叵等师徒，犹盛意不止；被发偶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胡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夕，如有人殴打之者，顿仆于地，家人扶起，示余气息，遂委挛臂，不能行动。道士魏叵，其时体内发疽，日出二升，不过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并皆著癩。其邻人东安太守水丘和传于东阳无疑，时亦多有见者。

此篇写释、道二教争夺信徒，很有特色。道士魏叵攻击佛教来自胡国，不得留在中夏，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站在佛教立场，写灭佛者皆得恶报也。（王宜庭）

马 虔 伯

宋马虔伯，巴西阆中人也。少信佛法，尝作宣汉县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于县得梦：见天际有三人，长二丈余，姿容严丽，临云下观，诸天妓乐盈彻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处山泽，其祸克消；人中斋戒，亦可获免。若过此

期，当悟道也。”时俯见相识杨暹等八人，并著锁械，又见道士胡辽，半身土中。天中天际神人皆记八人命尽年月，唯语辽曰：“若能修立功德，犹可延长也。”暹等皆如期终亡，辽益惧，奉法山居，勤励弥至。虔伯后为梁州西曹掾，州将萧思话也。萧转南蛮，复命为行参军。虔伯耳荆楚之言，心甚惧然，求萧解职，将适衡山，萧苦不许。十五年即戊寅岁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笃守命。其日黄昏后，忽朗然彻视，遥见西面有三人，形长可二丈，前一人衣帙垂鬓，顶光圆明，后二人姿质金曜，仪相端备，列于空中，去地数仞。虔伯委悉详视，犹是前所梦者也。顷之不见，余芳移时方歇，同居小大，皆闻香气，因而流汗，病即小瘥。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时自觉处在殿堂，廊壁环曜，皆是珍宝。于是所患悉以平复。

阮稚宗

宋阮稚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愔在郡。愔便与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芑，边定随焉。行达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举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行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渔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肉截，具如治诸牲畜之法。复纳于深水，钩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不？”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蚊数头，道人指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论复巨此者也。鱼肉自死，此可啖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

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尔愚蒙，不识缘报，故以相诫。”因尔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耳。

本篇戒杀生，启迪阮稚宗用设身处地之法，被剥皮，被肢解，被脍，被炙，被煮，写得真切可感。（王宜庭）

邢 怀 明

宋邢怀明，河间人。宋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修之北伐，俱见陷没。于是伺候间隙，俱得遁归，夜行昼伏，已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候，即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将晓忽至。至乃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修等怪愕。怀明先奉法，自征后，头上恒载观世音经，转读不废；尔夕亦暗诵，咸疑是经神力。于是常共祈心，遂以得免，居于京师。元嘉十七年，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气，宜移避之。”语毕便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没，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父妾，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景文比门连接，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同被诛夷云。

陈 秀 远

宋陈秀远者，颍川人也。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湘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于昏夕间，卧未寝，叨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自惟己身，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萤火者，罔然

明照，流飞而去。俄而一室尽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昼。秀远遽起坐，合掌端念。顷，见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焉，又阑槛朱彩，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动之时，而已自见平坐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返填衢，衣服妆束，不异世人。未有一姬，年可三十许，上著青袄，下服白布裳，行至秀远左边而立；有顷，复有一妇人，通体衣白布，为偏环髻，手持华香，当前而立。语秀远曰：“汝欲睹前身，即我是也。以此华供养佛故，故得转身作汝。”回指白姬曰：“此即复是我先身也。”言毕而去，去后桥亦渐隐。秀远忽然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也。

本篇描写空中桥阁以及一姬一妇形象都很生动，这种描写文字在志怪小说中是不多见的。（王宜庭）

智 达

宋沙门智达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颇流俗，而善经呗。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殓。遂经二日，稍还，至三旦，而能言视。自说言：始困之时，见两人皆著黄布裤褶，一人立于户外，一人径造床前，曰：“上人应去，可下地也。”达曰：“贫道体羸，不堪涉道。”此人复曰：“可乘舆也。”言卒而舆至，达既升之，意识恍然，不复见家人屋及所乘舆。四望极目，但睹荒野，途径艰危，示道登蹶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门，墙阙甚华，达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贵人，朱衣冠帻，据床傲坐，姿貌严远，甚有威容，左右兵卫百许人，皆朱拄刀，列直森然。贵人见达，乃敛颜正色谓曰：“出家之人，何宜多过？”达曰：“有识以来，不忆作罪。”问曰：“诵戒废不？”达曰：“初受具足之时，实常习诵，比逐斋讲，恒事转

经，故于诵戒，时有亏废。”复曰：“沙门时不诵戒，此非罪何为？可且诵经！”达即诵《法华》，三契而止。贵人敕所录达使人曰：“可送置恶地，勿令太苦。”二人引达将去，行数十里，稍闻轰磕，闹声沸火，而前路转暗。次至一门，高数十丈，色甚坚黑，盖铁门也，墙亦如之。达心自念：经说地狱，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时，不修业行。及大门里，闹声转壮，久之靖听，方知是人叫呼之响，门里转暗，无所复见。时火光乍灭乍扬，见有数人，反缚前行，后有数人，执叉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达从伯母，彼此相见，意欲共语，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门二百许步，见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余，二人执达，掷置囤上，囤里有火，焰烧达身，半体皆烂，痛不可忍，自囤坠地，闷绝良久。二人复将达去。见有铁镬十余，皆煮罪人，人在镬中，随沸出没，镬侧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镬出者，两目沸凸，舌出尺余，肉尽焦烂，而犹不死。诸镬皆满，唯有一镬尚空，二人谓达曰：“上人即时应入此中。”达闻其言，肝胆涂地，乃请之曰：“君听贫道，一得礼佛。”便至心稽首，愿免此苦。伏地食顷，祈悔特至。既而四望，无所复见，唯睹平原茂树，风景清明。而二人犹导达行，至一楼下，楼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谓达曰：“沙门现受轻报，殊可欣也。”达于楼下，忽然不觉还就身时。达今犹存，在索寺也。斋戒愈坚，禅诵弥固。

《冥祥记》写地狱的不只此篇，但此篇却有特色，描状铁镬煎煮罪人，形象具体，有声有色，令人毛骨悚然。作者之意，不恐怖不足以劝人向佛矣。（王宜庭）

袁 廓

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也。元徽中，为吴郡丞，病经少日，奄然如死，但余息未尽，棺含之具并备，待毕而殓，三日而能转动视瞬。自说云：有使者称教唤，廓随去，既至，有大城池，楼堞高整，阶阨崇丽。既命廓进，主人南面，阶陛森然，威饰冠首。执刀者点廓坐，坐定，温凉毕，设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尝进，种族形味，不异世中。酒数行，主人谓廓曰：“身主簿，不幸阁任有阙，以君才颖，故欲相屈，当能顾怀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辞：“凡簿非所克堪，家少穷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当以幽显异方，故有辞耳。此间荣禄资待，身口服御，乃当胜君世中。勤勤之怀，甚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复固请曰：“男女藐然，并在韶龠，仆一旦恭任，养视无托，父子之恋，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颡。主人曰：“君辞让乃尔，何容相逼？愿言不获，深为叹恨。”就案上取一卷文书，拘籛之。既而廓谢恩辞归，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将廓行，经历寺署甚众，未得一垣，城门楯并，盖囹圄也。将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诸屋宇，骈填衔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见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异平生，见廓惊喜。户边有一人，身面伤痍，形类甚异，呼廓语，廓惊问其谁，羊氏谓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识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时，不信报应，虽复无甚余罪，正坐鞭挞婢仆过苦，故受此罚。亡来楚毒，殆无暂休，今特少时宽隙耳。前唤汝姊来，望以自代，竟无所益，徒为忧聚。”言毕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时亦在其侧。有顷，使人复将廓去，经涉巷陌，间里整顿，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篱茅屋，见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门，父扬手

遣廓曰：“汝既蒙罢，可速归去，不须来也。”廓跪辞而归，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马是也。

董青建

宋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未尝睹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必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割，不须忧念。”因七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表十许人，墓所致祭，于墓东见建如生，曰：“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出东斋。至十四夜，于眠中闻建唤声，惊起，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住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恸，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以后，勿复啼哭祭祀。阿母已发愿求见建，母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之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问云：“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

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终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昔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后，毒疠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途，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不？”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说之。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湛，羊希，张永，王玄谟，萧惠明，梁季父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沈 约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沈约所撰《俗说》为南朝梁志人小说集。《隋志》著录为三卷，又附注“梁五卷”，大约原本五卷，隋唐时仅存三卷，唐以后便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五十二则。《俗说》性质与《世说新语》相同，主要记叙东晋和南朝宋文人士大夫的佚闻杂事，但水平不及《世说新语》。然而《俗说》也有一些隽永的篇章，在写人物对话中运用口语，是它的一大特色。

俗 说 (选四)

买 得 郎

桓宣城丧后，家至贫，孔夫人疾患，须羊解神，不能得。桓温以弟买得质羊，羊主家富，谓桓言：“仆乃不须买得郎为质，但郎家贫，幸可为郎养买得郎耳！”车骑冲也。后江州出射堂射，羊主东边看，车骑犹识之，呼来问：“公识我否？”答云：“不识。”桓公曰：“我是昔日买得郎也。”

殷 伯 仁

殷伯仁为何无忌参军，在浔阳与何共樗蒲，得何百万便住，何守语求决，不听。何大怒，骂殷曰：“慧子敢尔！取节来。”殷犹傲然，谓何曰：“朝廷授将军三千羸兵狗头节，以威蛮獠，乃复拟议国士，异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狱中。殷啸歌自若，经一日，遂恚死。

樗蒲是一种博戏，输赢为常事，何无忌输钱后恼怒，竟以自己的权柄置对手于狱中，何无忌性格之狭隘刻毒，表现得十分鲜明。殷伯仁的傲骨也很突出。（王宜庭）

书 苑

刘柳为仆射，傅迪为左丞。傅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唯读老庄而已。傅道刘云：“止读十二卷，何足本人？”刘道傅云：“读书虽

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

读书而不解其义，可谓书簏，此比喻非常俏皮。这是学者的灼见。（王宜庭）

荀 妇 妒

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为中兵参军，来诣荀谘事；论事已讫，为复作余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作人不？论事已讫，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荀妇妒忌而又有几分急躁和直憨，她忍无可忍对桓参军下逐客令，那话语很有个性。（王宜庭）

陶弘景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陶弘景所撰《冥通记》又名《周子良冥通记》、《周氏冥通记》，南朝梁志怪小说。《隋志》和《旧唐志》著录为一卷，《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为三卷，《宋志》著录为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道家类存目著录为四卷。今存《道藏》本、《秘册汇函》本、《津逮秘书》本、《丛书集成》本等，皆作四卷。周子良是著名的道教人物陶弘景的弟子，据说在梁天监十四年（515）遇仙通灵，次年便去世，卒年二十。周子良在临终前将自己游仙经历记录下来封存山中。陶弘景在茅山燕口洞找到周子良遗稿，整理后加注释和按语编成

此书，于梁天监十六年(517)进呈梁武帝。

《冥通记》记事起自梁天监十四年五月，止于天监十五年七月，共一百三十三事。书中有关道教人物的记载亦可补诸史之缺。

冥通记 (选一)

六月十一日夜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来岭里。形貌妍丽，作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迁中有四人欲来尔所住处，今既在此，当不果。至十九日，只当来耳。”子良言：“侍从师还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还住处仰俟，可得尔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须复还，恐人相疑，亦不须道今夕来此意。”子良问：“不审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飞华，淮阴人，来易迁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学，未能超进。今者之来，乃赵夫人见使。”便别曰：“十九日期君于西阿。”子良敛手而别。

《冥通记》全书按时间顺序记述南朝梁道士周子良与神仙交通过事迹，由此篇可见一斑。叙事文笔细密，有些地方颇有世间情味。

吴均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续齐谐记》为南朝梁志怪小说集，一卷。《隋志》、两《唐志》、《宋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此书今存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逸史》本、《广汉魏丛书》本、《五朝小说》、《虞初志》、《说郛》重编本、《秘书二十一种》、《四库全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等，都是十七篇。题名《续齐谐记》，吴均把它当作是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的续书。但《续齐谐记》多有佳作，如《四库全书总目》称誉是“小说之表表者”。

续齐谐记 (选六)

紫荆树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贖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太中大夫。

反对兄弟分家是封建宗法思想，这篇以紫荆树枯而复荣作喻，却很有诗意。（王宜庭）

洛水白獭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静可怜，见人辄去。帝欲见之，终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獭嗜鲙鱼，乃不避死。”画板作两生鲙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佳之。曰：

“闻卿善画，何其妙也！”答曰：“臣未尝执笔，然人之所目，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

画板为鱼是赞徐景山的画技，描写白獭则很得神韵，篇末魏明帝悟道“善用所长”，不仅含有哲理，而且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个帝王的心态。（王宜庭）

阳羨书生

阳羨许彦，相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于口中吐出一铜奩子。奩子中具诸饌肴，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甚。向复窃将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

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本事来源于佛经，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不过，在吴均之前还有《灵鬼志》之“外国道人”并写此事，《灵鬼志》说吐纳人物的是外国人，而此篇则写成是中国书生，篇末云铜盘铭题“永平三年作”，似确凿为中国发生的事了。由此可见志怪小说演化的轨迹。此篇叙事曲折有致，吞吐之男女都极有常人情感，虚中有实。全篇所表现的是士人的一种愿望，诚如袁宏道所指出的，“无处不可便安，无时不可宴客，无地不可邀姝”，写的是虚境，表现的是实情。（王宜庭）

七夕牛女

柱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

七夕织女牛郎相会是古代传说，七夕相沿而成古代妇女节日。此篇据古代传说而敷衍，成武丁与其弟的对话写得飘逸清拔，使织女之说宛然如真。（王宜庭）

五花丝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花丝，遗风也。

此篇记以楝叶和五花丝包粽子的民俗之来由，可广见闻。
(王宜庭)

清溪庙神

会稽赵文韶，为东宫扶侍。坐清溪中桥，与尚书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许。秋夜嘉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夜乌飞》，其声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闻君歌声，有门人逐月游戏，遣相闻耳。”时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过。须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怜，犹将两婢自随。问家在何处，举手指王尚书宅。曰：“是闻君歌声，故来相诣，岂能为一曲邪？”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音韵清畅，又深会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顾谓婢子：“还取筮篨，为扶侍鼓之。”须臾至，女为酌两三弹，泠泠更增楚绝。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带系筮篨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晓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阙，夜已久，遂相伫燕寝。竟四更别去，脱金簪以赠文韶。文韶亦答以银碗、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

溪庙歌，神坐上见碗，甚疑而委悉之，屏风后则琉璃匕在焉，筮篋带缚如故。祠庙中唯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于是遂绝。当宋元嘉五年也。

本篇写人神恋，清绝哀婉。清溪神女与赵文韶相会情好，若无篇末点明女子为神，则为一篇极绮丽的人间爱情故事。神而具有人性，全篇重在写情，已非常接近传奇小说。（王宜庭）

殷 芸

生平事迹不详。

殷芸所撰《殷芸小说》为南朝梁志人小说集，十卷。《隋志》、两《唐志》、《宋志》均著录为十卷。宋代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赵弘殷讳而改“殷”为“商”，故又称《商芸小说》。此书大约佚于明初，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佚文一百三十五则，其后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又有所发现，佚文增至一百五十四则。《殷芸小说》是记录轶事的小说，上起周秦，下迄南齐，记载了正史所不录的一些民间传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所以此书体例依从史书，按历史时代顺序依次分卷，而价值之所在也在补正史之不足。

殷荃小说 (选十)

始皇蒲

齐鬲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紫蒲以系马,至今蒲生犹紫,俗谓之始皇蒲。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阳城山上石皆起立东倾,如相随状,至今犹尔。秦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海三十里,与神人相见。左右巧者潜以脚画神形。神怒曰:“速去!”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

汉高祖手救太子

汉高祖手救太子云:“吾遭乱世,当秦禁学问,生不读书,又不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邪?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又云:“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吏人也。”又云:“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并语汝诸弟。”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子皆足自立,哀此儿

犹小也。”

刘邦此五敕不见于正史，所叙符合刘邦晚年心理。如意母子即戚夫人及其儿子赵王如意。刘邦死后，如意母子均被吕后害死。此篇可补正史。（王宜庭）

高祖初入咸阳宫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九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盘龙，以口衔灯，灯然则鳞皆动，烂炳若列星而盈室。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瑟笙竽，各有所执，皆点缀华彩，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有绳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约绳，则琴瑟笙竽等皆作，与真乐不殊。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琦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鳞相次，吹息则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见肠胃五藏，历然无碍，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汉武帝尝微行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乃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乃入，见一男子持刀将欲入，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蹙缩走去，客星应时而退。如是者数遍。

帝闻其声，异而召问之，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媪，将欲肆其凶恶于朕。”乃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拿问之，服而诛。后，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厚赐书生。

丁 缓

武帝时，长安巧手丁缓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机环运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致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转动。又作七轮扇，轮大皆径尺，相连续，一人运之，则满堂皆寒战焉。

神 鼎

孙氏《瑞应图》云：“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周德者，始于天授，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于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德□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愈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以精神于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龟。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灭，不迁自行。’”《拾遗录》

云：“周末大乱，九鼎飞入天池。”《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

蹙鞠

汉成帝好蹙鞠，群臣以蹙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覲。

蹙鞠，即踢球，古代体育运动之一种。群臣之见解，反映当时人们的等级观念和对体育之蒙昧观念。（王宜庭）

魏武少时

魏武少时，常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荆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呼！“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云：“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厚相报。”侍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席卧床上，剑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砍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砍杀。自尔莫敢近之。

庾后持尺威帝

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箠。诸庾数密

表”云，宗骂言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后帝问左右：“见宗室有白头老翁何在？”答曰：“同苏峻已诛。”帝闻之流涕。后颇知其事，每见诸庾，道：“枉死。”帝尝在后前，乃曰：“阿舅何为云人作贼，辄杀之？人忽言阿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形语？”帝无言，唯大张目，熟视诸庾。诸庾甚惧。

怪 哉

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朔视之，还对曰：“此‘怪哉’也。昔秦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果秦故狱。又问：“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果糜散矣。

刘之遴

生卒年不详。字思贞，为南朝梁人，官至大常卿，《梁书》、《南史》均有传。

所撰《神录》为南朝梁志怪小说集。《隋志》、《新唐志》著录为五卷，宋时便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三则。此三则故事均采自他书，其一见《搜神记》，其二见《列仙传》，其三见《神仙传》，可知此书大约是采辑各种志怪书编辑而成。

神 录 (选一)

由 拳 县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姬闻之忧惧，每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姬言其故。姬去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姬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陷为谷。老母牵狗北走六十里，移至伊莱山得免。西南隅今乃有石室，名为神母庙；庙前石上，狗迹犹存。

此篇亦见《搜神记》今本卷一三，文字有异。老姬牵狗北走，以及神母庙云云，为《搜神记》所无。（王宜庭）

颜之推

生平事迹见本“集成”诗歌卷。

颜之推所撰《冤魂志》又名《还冤志》、《还冤记》，为北齐志怪小说集。《隋志》、两《唐志》均著录为三卷。北宋《崇文总目》著录为《还冤志》，明代《汉魏丛书》称《还冤记》。今存本有《宝颜堂秘笈》本、《续百川学海》本、《唐宋丛书》本、《五朝小说》本、《说郛》本、《古今说部丛书》本等，均为一卷，共三十五篇。今传本已非原貌。此书是释氏辅教之书，鲁迅说它“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

儒释之端”(《中国小说史略》)。此书取材于历史和当时事件,所谓冤魂,自然是死于枉杀,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残酷。颜之推所撰小说除《冤魂志》之外,还有《集灵记》。《集灵记》,《隋志》著录为二十卷,两《唐志》均著录为十卷。此书大约亡于宋末,鲁迅《古小说钩沉》仅辑得佚文一则。

冤魂志 (选七)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暉,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暉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暉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暉载病到家而卒。

西魏兵攻破江陵掳掠人口,逼刘氏士大夫弃儿,描写之惨状,令人痛伤!写刘氏步步回顾雪地弃儿,文字虽简,却出神入化。(王宜庭)

徐铁白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白。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虐之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白,非吾子也。”因名之为铁杵,欲以捣白也。于是捶打铁

白，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得意行其酷暴。铁白竟以冻饿甚，被杖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白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间，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云：“何敢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了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火盛，内外狼籍。俄尔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讴歌，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落早已。”声甚伤凄，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时铁杵六岁。鬼至，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靛。月余而死，鬼便寂然。

本篇对于后母陈氏刻毒心理的刻划入木三分，铁白为鬼复仇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故事离奇，但入情入理，而尤以情感人。（王宜庭）

张 钧

梁武昌太守张钧，尝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钧便躬捶之。杖下臂折，无复活状，钧遂推江中。须臾，见此人从水而出，对钧抚手曰：“罪不当死，官枉见杀，今来相报。”即跳入钧口。因得病，少日而殁。

部曲因小故而被捶折臂，被推入江中，生命毫无保障，而武昌太守张绡根本不把部曲当人看待，肆意虐杀，终遭恶报。张绡之类比比皆是，所谓冤魂复仇只是人们出于怨恨的一种愿望而已。颜之推的文字简练，极富表现力。（王宜庭）

弘 氏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缛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材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殒歿。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

弘氏被诬陷处死，他的冤案具有典型性。本篇着重描写他的冤魂复仇过程，参与制造冤案的人都遭报应，连梁武帝营造的文皇帝陵上的寺院也被天火烧成白无，使人心大快。（王宜庭）

太 乐 伎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劫掠。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微密寻捕，遂擒龙等。取龙引一人，是太乐伎，忘其姓名。劫发之

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列，随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贵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遂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伎精能，又殊辨慧。将死之日，亲邻知识看者甚众，伎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死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殒泣。经月余，陶遂夜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深忿，诉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绝，状若风癫，良久方醒。有时而发，辄夭矫头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悴，一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

此篇除太乐伎鬼魂复仇一段之外，主要情节是完全现实主义的。陶令明知冤枉，只为了私利而草菅人命，这种情形在封建社会中是屡见不鲜的。（王宜庭）

张 稗

宋下邳张稗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色。邻人求聘为妾，稗以旧门之后，耻而不与，邻人愤之，乃焚其屋，稗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稗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呕血而死。邦死之日，邻又见稗排门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殒歿。

王 恽

汉时有王恽，字少林，为郿县令，之县，到釐亭。亭常有鬼杀人。恽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盖。恽以衣与之，乃进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余口，埋在楼下，夺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恽曰：“当为汝报之，勿复妄杀良善。”鬼捉衣而去。恽旦收游徼诘问，即服。收同谋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殡葬。亭永清宁。人谣曰：“信哉少林世无偶，飞被走马与鬼语。”飞被走马，别为他事，今所不录。

王恽确有其人，以信义著称，《后汉书》有传。飞被、走马事传中有载。（王宜庭）

集 灵 记 （选一）

王 诒

王诒，琅邪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于衣食。岁暮，诒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诒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写鬼魂显灵事。鬼魂复仇事收在《冤魂志》上，鬼魂复仇多揭露衙门腐败、官僚贪酷和地方豪强的横暴，内容较可观，而《集灵记》此类作品就显得平庸了。（王宜庭）

续异记

作者佚名，据佚文，大约是梁、陈间人。此书为南朝志怪小说集，不见史志著录，《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保存了一些佚文，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十一则。佚文中以记叙动物精怪故事为多，这也许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以下三篇均选自《续异记》。

徐 邈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以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窗，瞥睹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铁镬中。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镬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时疑不即道。语之曰：“我始来直省，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

施 子 然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而神情辨悟。家大作

田。至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独自未眠之顷，见一丈夫来，长短是中形人，著黄练单衣夹，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棕溪边，临水。”复经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棕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

朱法公

山阴朱法公者，尝出行，憩于台城东桔树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丽。薄晚，遣婢与法公相闻，方夕欲诣宿。至人定后，乃来。自称姓檀，住在城侧。因共眠寝，至晓而去。明日复来，如此数夜。每晓去，婢辄来迎。复有男子可六七岁，端丽可爱；女云是其弟。后晓去，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法公方悟是魅，欲执之。向夕复来，即然火照觅，寻失所在。

祥异记

作者佚名。此书为《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未见史志著录，仅《太平广记》、《法苑珠林》保存佚文各一则，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从下选两条佚文看，作者当是梁、陈间人。

元 稚 宗

宋元稚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齧截，具如治诸牲畜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微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可啖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蒙，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尔便苏，四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

此篇与《冥祥记》“阮稚宗”同，文字略微有异，主人公姓，“阮”作“元”。（王宜庭）

慧 进

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坐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

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广，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安养。空中告曰：“法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

神怪录

作者佚名。此书为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不见史志著录，早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二则。下选一则。

王 果

将军王果，昔为益州太守，路经三峡，船中望见江岸石壁千丈，有物悬之，在半崖，似棺椁，令人缘崖就视，乃一棺也。发之，骸骨存焉。有石志云：“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遇王果。”果视铭怆然云：“数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为营敛葬埋，设祭而去。

石壁悬棺的民俗，南北朝时在三峡地区即有，此篇可资考证。（王宜庭）